

前 言

殖民地和附属国千百万人民群众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当代的一个显著特点。

帝国主义国家专横独霸地统治这些国家的漫长历史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民族解放斗争也在非洲大陆一年比一年地扩大起来，但是帝国主义者依然妄图保持这块地方作为殖民体系的支柱。因此，结束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统治和使非洲国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是当代最迫切的问题。战后时期，非洲各国成了强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的斗争舞台，在这些国家里，比属殖民地刚果占有显著的地位。

就领土面积和人口来说，比利时在非洲的领地（刚果和卢安达—乌隆迪^①）在1959年约占整个殖民地世界的十分之一。就经济地位来说，刚果不容争辩地在各殖民地国家中居于首位，它是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各种重要矿产和农业原料，以及各种军事战略原料的无尽泉源。

几十年来，在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刚果各族人民，遭受着非人的剥削。由于殖民主义者的逞威肆虐，刚果土著居民受尽贫困、饥饿和疾病的折磨。虽然如此，资产阶级报刊却常常把比属刚果称为所谓“模范殖民地”，大肆吹嘘比利时

^① 1960年6月30日，刚果正式宣布独立，定名为刚果共和国。卢安达—乌隆迪于1962年7月1日分别宣布独立，改国名为卢旺达共和国和布隆迪王国。——译者

帝国主义在中非有“传播文明的使命”，把比利时的殖民政策捧上了天，并把它当作仿效的榜样加以推荐。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根据馬克思主义的观点，客观地闡明比属刚果的状况，以反駁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捏造。

为了研究刚果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問題，本书引用了許多統計資料和各种著作，其中包括各种专题著作和报刊上的文章。必須指出，在刚果，人們所用統計大纲、統計的方法和組織，都是不完备的，而且是怀有偏見的。各种文献資料中引用的材料，往往是互相矛盾的。这些材料中很大一部分只有参考价值，必需批判地接受。比如，由于刚果国民收入的計算方法不正确，就使比利时的統計資料能够把土著居民的收入份額人为地加以扩大。

只有少数研究刚果社会經濟問題的外国作者，力求实事求是地說明这个殖民地的情况。大部分資料都充滿种族主义思想，并且为殖民主义辯护。资产阶级作者常常有意识地歪曲刚果殖民地化的历史，捏造那里已形成的生产关系，粉飾土著居民的生活状况。因此，本书对这类著作中引用的事实，在经过慎重审查和对比之后才加以利用。最有价值的是，比利时共产党发表的各种文件中富有揭露性的資料，而这一部分資料却是絕大多数资产阶级作者所隐諱不談的。

* * *

比属刚果在非洲中部占据广闊的領域，面积(二百三十四万五千八百六十平方公里)为整个非洲大陆的十二分之一，超过宗主国比利时面积七十六倍。整个国家远离海岸，只有沿刚果河右岸的一条狭长走廊通向大西洋。刚果的陆地国境线长达九千四百公里，海岸线长仅四十公里。刚果

的疆界，不是在非洲各族人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是帝国主义列强相互角逐和彼此妥协的结果。这种疆界的划分，是完全抹煞民族区域和土著居民利益的。

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特点，对于刚果的社会经济发展发生很大的影响。从表面结构来看，刚果很像一个大直径约为二千公里的大碟子，碟子的平坦底部很宽，并有高度不等微微隆起的边缘。从气候条件来看，整个刚果处于最适于农业和居住的地势较高的边陲地区，这里还集中着极为丰富的矿产地。内陆平原大部分复盖着热带森林，这里的特点是气候条件恶劣：长年保持很高的湿度和炎热，极有害地影响着人的健康，助长各种热带疾病（如疟疾、昏睡病等等）的传播。

比属刚果占有以水流充沛著称的刚果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刚果河及其无数支流是一个强大的水力资源：比属刚果的水力发电潜力在资本主义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发电能量估计约为一亿零三百万瓩，而全世界河流的总发电能量才为五亿瓩。刚果盆地的河流网，构成了一个联结全国各地的有许多分支的内河航行系统。

早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刚果就已开始进行地质勘测，查明国内拥有蕴藏极为丰富的矿物产地。在矿物资源种类和蕴藏量方面，比属刚果居非洲大陆各国的前列。矿产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刚果东南部，即加丹加省。地质学家把加丹加这个地区看作是稀世之珍，是独特的“地质奇迹”。这个天然宝库集中着极其丰富而又多种多样的矿产综合体，其中主要是铜矿。

铜，是比属刚果的主要矿物资源。延伸到北罗得西亚的加丹加“铜矿带”，形成长四百公里、宽四十五公里至一百公

里的带状，沿比属刚果东南部的边陲伸展。这里集中有約一百五十处銅矿和銅矿中含有鈷、鋅、鈾等的多金属矿床。加丹加銅矿区，是整个中非矿物原料产地的集結点，也是世界矿产蘊藏量最富、純銅含量最多的地区之一。据1955年估計，銅矿的可靠蘊藏量为九百万吨純銅，矿石的平均含銅量为6.44%。加丹加銅矿的总蘊藏量，估計为二千七百万吨^①。加丹加矿石的含銅量，常常达到15%。由此可見，在比属刚果的一块面积不大的土地上，集中了世界銅矿蘊藏量的10%以上。除了加丹加地区而外，刚果其他地区，也发现有蘊藏量較小的銅矿产地。

在勘测出加丹加“銅矿带”的同时，还勘测出了鈷矿产地。据1952年估計，鈷矿蘊藏量为二十万吨純鈷，矿石的平均含鈷量为1—2%。比属刚果矿产中鋅矿的蘊藏量是非洲最大的，共达二百万吨。加丹加銅矿中的含鋅量，平均为2%^②。著名的基普什矿产地（“利奥波德王子”矿山），除了銅和鋅以外，还有錳、鎳、銀和鉛。加丹加的綜合矿层，还蘊藏有丰富的鈾、鐳、錳、鉑、鈾，等等矿床。申科洛伯維的主要瀝青鈾矿产地，分布在加丹加“銅矿带”的中部。这种矿床还含有銅、鐳、鈷、鎳、鉍、黃金以及鉑、钒之类的金属。加丹加南部还有几处鈾矿矿苗（在卡隆格維，卢伊斯維什，康波韦，卡摩托，卢阿什和卢伊希亚），不过这些地区的矿产蘊藏量少得很^③。錳矿产地主要分布在加丹加，它的蘊藏量，

① E·B·奥尔洛娃和E·И·馬尔科娃：“資本主义国家的銅、鉛和鋅矿資源”（E·B· Орлова и E·И· Маркова. “Ресурсы меди, свинца и цинка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ах”），莫斯科1957年版，第13頁。

② M·C·罗森：“非洲矿产地理学”（M·C· Розин. “География полезных ископаемых Африки”），莫斯科1957年版，第126頁。

1956年估計为一千万吨。

为数众多的錫石矿床形成带状，从加丹加西北部经过卢阿拉巴河上游河谷延伸到基伍湖地区，而遍布加丹加全境。比属刚果矿产中的金属錫的总蘊藏量，1955年估計为五十万吨，其中可靠蘊藏量为十四万吨。錫的脉矿石含錫量在1%以下，在錫开采中占主要地位的冲积矿床，錫的含量在1%到10%之間。比属刚果的錫矿，往往与稀有金属鉍—鈮共生，鉍—鈮有时也构成单独的矿层。比属刚果被公认为世界上鉍—鈮矿蘊藏量最丰富的地区。有許多錫石矿床也含有鎢和綠柱石。

比属刚果东北部是黄金的主要产区，有脉矿金和砂金。再往南，在卢阿拉巴河和坦噶尼喀湖之間的地区，以及在加丹加和刚果的其他地区，都发现有含量較小的含金岩。

金剛石冲积矿床，广泛分布于比属刚果南部开赛河及其支流地区，面积大約为四十万平方公里。冲积矿床的金剛石含量，每立方米平均为一克拉，含量最丰富的矿床，每立方米平均約为一百克拉。用于工业的低級金剛石居多。用于技术和首飾方面的高級金剛石結晶为数还不到5%。各产区蘊藏量达数十万克拉。刚果其他地区也有少量的金剛石。

刚果許多地区，尤其是南部，有铁矿产地。在加丹加“銅矿带”以南，有一座成寬带形的巨大的铁矿床，它至少蘊藏有一千万吨优质铁矿。由于铁矿几乎尚未加以利用，因而也沒对它的矿层进行过估計和研究。所以連刚果境內的铁矿总儲藏量，也不能作概略的估計。

③ Л·凱恩：“比屬刚果地质学”(Л. Каэн, "Геология Бельгийского Конго"),莫斯科1958年版,第482頁。

在煤炭产地方面，有两个煤田：一个是在坦噶尼喀湖附近的卢库卡；另一个是在加丹加的卢阿拉巴河上游河谷的卢埃纳。比属刚果煤炭总储藏量，估计为九亿九千万吨，其中褐煤占九亿吨。煤田中主要是低级煤炭，没有炼焦煤^①。

斯坦利维尔区拥有巨大的油母页岩，目前还完全未加利用。此外，据已有材料证明，在大西洋沿海一带，以及爱德华湖和阿伯特湖沿岸发现有石油层。在刚果拥有的其他矿产中值得指出的有铝、石棉、重晶石、云母、宝石、钾、硫、以及铀。

除矿产资源外，比属刚果还拥有大量植物资源。全国面积大半复盖着森林，其中生长着极珍贵的乔木树种。大部分地区的自然条件，适于栽种各种技术作物和粮食作物。比如，据估计，目前每平方公里只有居民一至五人的中部平原地区，可以供应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五百四十二人的居民对农产品的需要^②。比利时列日大学教授A·瑞列把现代的刚果叫“绿色的沙漠”，他肯定地说，刚果的农业如果集约化，它的收成足够供应十亿以上居民的需要^③。

从自然资源有充分保障的观点来看，比属刚果具有全面发展生产力的稳固基础。但是，在殖民制度条件下，国家

① “外国矿产资源”(Минеральные Ресурсы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 莫斯科1950年版, 第18分册, 第98—105页; “资本主义国家的矿产资源(动力燃料原料, 黑色、有色和稀有金属)” (Минеральные ресурсы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е сырье, черные, цветные и редкие металлы]), 莫斯科1959年版, 第130、148、347、348、354、369页。

② “比利时地理学会公报”(Bulletin de la Societe belge des études géographiques), 1956年, 第1期, 第166页。

③ “矿业一般评论”(Revue universelle des mines), 1957年, 第11期, 第674页。

的水力、矿产和植物资源不是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它们成了外国垄断组织的掠夺对象和大发横财的泉源。直接用于比属刚果的经济需要的矿产和植物原料，为数极微。它们几乎全部被运出刚果境外。自然资源遭到劫掠性的和不合理的开采，这种开采是根据租让合同实际应用的“直到穷竭为止”的公式进行的。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严重地影响到非洲居民的物质生活状况，而且将使未来受到更加严重的灾难性后果的威胁。

* * *

据1957年末的统计，比属刚果居民中有刚果人一千三百一十七万四千人，欧洲人十万零九千人，其他居民（黑白混血种人，一般混血种人，以及来自非洲各遥远地区和亚洲的移民）六千人^①。

土著居民绝大多数是操班图族语的各族人民；刚果北部和东北部约有三百万苏丹族和尼罗族居民。各地还有过着孤立生活的赤道森林区的矮体种居民集团——侏儒人，他们在比属刚果境内总人口约为十五万人^②。当地语言中最通用的是下刚果语（西部地区），契卢巴语（南部地区），林加耳语（刚果河中游一带），以及金格万的斯瓦希里方言（东部地区）。欧洲人在总人口中还不到1%，其中80%左右是比利时人。欧洲人绝大多数是刚果的临时住户，到刚果住一定期限就回国。只有极少数欧洲人是携带家眷到这里定居的。

①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乌隆迪中央银行公报”（Bulletin de la Banque centrale du Congo belge et du Ruanda-Urundi），1958年，第11期，第410、417、419、420页。

② 详细的人种分类，参看：“非洲各族人民”（Народы Африки），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32—642页。——译者

比属刚果是非洲大陆人口最稀少的国家之一。全国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平均只有五点六人。这就是说低于整个非洲的平均人口密度；整个非洲的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为七人。实际上，刚果境内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比平均密度还要低，许多地方每平方公里甚至不到一人。比如，刚果的六个省份中，工业比较发达的加丹加省，居民人数最少，人口密度最稀（每平方公里大约只有三人）。

根据官方统计资料，非洲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额，1940—1950年约为十万人，而1951—1957年约为二十六万人，这个数字只不过是个近似数。很难确定这一增长额中哪一部分是自然增加的，哪一部分是由于非洲其他地区大批劳动力的流入，或者由于改进了殖民地人口统计方法而增加的。但是，不管怎样，比属刚果人口的动态，说明了由于“世代急速地更替”^①而出现的繁殖率增长的特点，也就是说，这里一方面死亡率、特别是儿童的死亡率很高，一方面出生率也相当高，这就可以看出全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不长。刚果有许多地区的人口日益减少，甚至有些部落和民族濒于灭绝，这是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加上没有医疗救护，因而他们的死亡率大大超过了出生率。

值得注意的是，1953年联合国出版的“非自治区社会状况研究特辑”所作的结论：“营养不足——这是非洲整个保健问题的一个怪影。”^②刚果土著居民的状况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结论的正确性。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大肆吹嘘它的殖民地在开采各种原料方面所创造的“最高纪录”，而对刚果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808页。

——译者

② “世界新闻”(World News)，1954年10月9日。

土著居民生活水平是全世界最低的这一事实，却避而不谈。由于他们在比属刚果主宰一切，以致创造了这样的悲惨纪录：肉类消费量是非洲各国中最少的，按人口计算，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量仅半公斤。据“粮食地图集”的资料，刚果蛋白质的总消费量，每人每天平均为四十三克，其中动物蛋白的消费量只有五克。同时，当地的畜牧业、狩猎业和捕鱼业，只能提供刚果全部动物蛋白消费量的44%；另外33%要靠其他国家进口，主要是干鱼类；其余的23%是靠饥肠辘辘的居民普遍食用的毛虫和昆虫来补充^①。由于殖民主义者推行强迫农民栽植经济作物的政策，结果按人口计算，无论粮食产量或消费量，都在逐年下降。

由于历史过程的特殊性，到帝国主义分割非洲时期，居住在刚果盆地的各民族在社会发展方面仍然停滞不前。欧洲的奴隶贩使这些民族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资本原始积累时代的骇人听闻的产物——贩卖奴隶，在非洲盛行了好几百年。据D·伦申估计^②：欧洲奴隶贩，从刚果河河口附近地区把一千三百二十五万个黑人运往美洲，其中有五百多万人在经过大西洋的途中死亡。奴隶贩给刚果各民族造成的灾难，绝不只是把千百万男人、女人和儿童运往国外。由于奴隶贩的袭击和他们所挑起的内战，还断送了无数人的生命，并使许多地区遭到了毁灭。

① “粮食地图集”(Atlas de la géographie alimentaire), 巴黎1954年版, 第26页。

② D·伦申：“贩卖黑奴和欧洲人对刚果人的奴役制度”(D Rinchon, “La traite et l’esclavage des Congolais par les Européens”), “一千三百二十五万黑人运往美洲的历史”(Histoire de la déportation de 13 millions 250,000 noirs en Amérique), 布鲁塞尔1929年版, 第133、209页。

販賣奴隸使非洲人口顯著減少，使非洲人的生產力遭到破壞。帝國主義時代歐洲人的殖民掠奪，同樣也給非洲社會帶來了浩劫。決不能把歐洲人的殖民掠奪對非洲社會發展的極嚴重的有害影響，同它的微小的、極其有限的好的作用（使生產力有了某些發展，生產關係有了一些改進）相提並論。況且，這點好的作用只是殖民地化的副產品，並非它的目的和本質。

為了論證殖民制度的“合理性”，帝國主義宣傳機器，常常提出這樣的論點：說什麼非洲各族人民有智力上的和精神上的缺陷，說什麼他們沒有能力獨立發展和改進社會經濟。最近幾十年的歷史經驗，徹底地駁倒了這些種族主義的謊言。非洲社會過去的全部歷史，也雄辯地證明了這種論點是站不住腳的。中非各民族，在殖民奴役以前，正是處在原始社會制度瓦解的不同階段。其中某些民族已發生了階級分化，開始形成國家。在歐洲人進行殖民掠奪以前，剛果河流域的獨特的物質和精神文化就獲得了很大的發展。定居在這個地區的很多部落，從事鋤耕農業，採集野生水果，狩獵和捕魚。居民很久以來就擅於熔煉鐵、銅和黃金，並對它們進行加工。剛果南部保存着許多古代的礦場和熔爐的遺迹。在加丹加，土著居民開採銅礦的礦場，深達三十五米。採掘工作是用整個村整個村的力量有計劃進行的。非洲人用硬質木材燒成高發熱量的木炭。礦石往往是用加熱爐熔煉，爐壁具有耐火特性。適合於熔爐的加熱爐，用木炭和礦物作燃料；並用由獸皮製成的手拉風箱鼓風。同時開爐的這種熔爐多達二十至三十座。用這種方法取得的粗銅，再放在每爐能加工五、六公斤金屬的專用鍛工爐里精煉。當地的鐵匠特別受到重視，甚至備受居民的推崇，他們有很高

的金属加工技艺。例如，他们利用极简陋的设备，把长十五厘米的金属条拉到约四米长，并能制造做手镯用的直径零点五毫米的金属丝^①。但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很低，例如，巴孙果部落的手工业者，制造十个铁锄，用了一百个工作日^②。

铜匠和铁匠能制造各种各样家庭和日常生活用品：斧子、锄头、刀子、器皿等等，以及铜币、武器和各种各样的饰物。除生产和加工金属外，有些部落在陶器业、制造编织品、以及木刻和象牙雕刻各方面，都有出色的技巧，他们的制品销行邻近各部落，以交换其他产品，甚至常常销行到距离出产地极为遥远的非洲各地区。各部落之间繁荣的实物交易和刚果河流域各地区之间的商业联系，都足以证明社会劳动分工有了某些发展。

贩卖奴隶大大地阻碍和破坏了非洲居民的独立发展过程，可是自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起，中非沦为欧洲殖民地以后，这种发展过程竟完全停止。刚果河流域沦为比利时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给这里带来了骇人听闻的残酷、横暴和非法行为。殖民奴役使刚果的土著居民蒙受了难以估计的损害。在某些地区，刚果各族人民处于被灭绝的实际威胁之下，只是因为殖民主义者需要劳动力，才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保存非洲居民。

在殖民地化过程中，殖民地开发的方法有所改变，并且更加完善了，但是它的目的并没有改变，仍然是为了榨取殖民地的超额利润。殖民地化使刚果的旧生产关系遭到破

① “比属刚果百科全书” (Encyclopedie du Congo belge), 布鲁塞尔, 1950年, 第3卷, 第396—398页。

② “比利时地理学会公报”, 1954年, 第2期, 第220页。

坏，使刚果的全部经济活动都服从于一个目的：植物原料和矿物原料的生产，一概用于供应世界市场。殖民制度为加速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农民流入城市。由于对农民群众进行惨无人道的剥削和使他们贫困化，商品农产品才有了迅速的增长。对刚果大量天然资源的资本主义开发，决定了比较强大的生产机构，如运输系统、动力部门、采矿工业和某些加工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在殖民地化的几十年间，比属刚果变成了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原料产地，工业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

第一章

帝国主义的剥削体系

垄断组织在经济中的统治

比利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資本輸出，对外国垄断組織奴役刚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外国投資額來說，比属刚果在非洲各国中居于前列。1870—1936年，在非洲各国的外国投資总額，为十二亿二千一百六十八万六千英鎊，其中比属刚果(連同卢安达—烏隆迪)所占份額为一亿四千三百三十三万七千英鎊，即占12%左右^①。按可比价格計算，帝国主义对刚果的年平均投資总額，1928年以前为十亿比利时法郎^②，1928—1938年为十二亿法郎，1938—1948年为十五亿法郎，1948—1953年为九十亿法郎。投資額的不断增长，反映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剥削的加强。

据“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的估計，1887—1953年，帝国主义对刚果經濟的投資共达一千零四十四亿比利时法郎(按历年牌价計算)，其中有四百三十八亿(42%)是来自宗主國的投資，四十二亿(4%)是其他各國的投資，七十四亿(7%)是比属刚果当地各方面的投資，其中大部分投資——四百九十亿法郎(47%)是殖民地公司

① S·H·弗兰克耳：“对非洲的投資”(S. H. Frankel, “Capital investment in Africa”), 伦敦1938年版, 第159頁。

② 刚果法郎与比利时法郎等值。——譯者

的自投資金^①。可見，外國投資總共占46%，國內投資占54%，而國內投資都是直接從對剛果實行殖民剝削得來的。下列數字可以看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投資額激增的情況（單位：百萬法郎）^②。

年份	內部投資	外來投資差額	新投資總額
1950	7,710	3,050	10,760
1951	13,300	2,370	15,670
1952	16,670	-1,470	15,200
1953	15,700	-1,700	14,000
1954	16,250	-1,640	14,610
1955	17,090	-2,070	15,020
1956	18,420	-3,360	15,060
1957	18,920	-7,230	11,690

上列數字表明，從1950年至1957年八年內，帝國主義對剛果經濟的投資總額，在一千一百二十億法郎以上。同期，依靠內部積累來源，主要地依靠壟斷組織掠奪來的利潤進行再投資所構成的資本，超過一千二百四十億法郎。

最近幾年，從比屬剛果抽出的資本，比從其他國家抽出的多得多。1950—1957年，從剛果純外流的資本達一百二十億法郎。這就是說明向殖民地國家輸出資本，并把殖民地的國民收入汲往宗主國這一行為的寄生本質的絕無僅有的鮮明例證。

① R·德·舒特爾：“比屬剛果的國內資金周轉”(R. de Schutter, "Le financement interne au Congo belge"), 巴黎1957年版, 第63-64頁。

② “比屬剛果和盧安達—烏隆迪中央銀行公報”, 1958年, 第10期, 第365頁。

殖民开发的最初几十年，主要是依靠从外国流入資本的投資，后来則主要是由榨取来的利潤进行再投資。利用利潤再投資，在投資总額中所占比重，1926年以前平均为10%，1927—1947年为35%，1948—1953年为75%^①。可見，最近几十年，对刚果經濟的投資中，外国垄断組織利潤的再投資占大部分，比利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輸出的資本只占一小部分。这种投資結構令人信服地证明，外国資本是榨取利潤的强有力的工具，因而阻碍着刚果經濟的全面發展，把刚果变成帝国主义垄断組織的債務国和納貢者。甚至連比利时臭名昭著的殖民活动家P·里克芒斯也承认外国在刚果的投資所起的有害作用，他說：“某些新兴国家的經濟所以动荡不定，是由当地資本奇缺引起的。而利用外国資本的企业則利潤外溢。即使把这些利潤在国内再投資，仍然是外資，它的收入同样要流出国外”^②。下列資料說明从刚果匯出的利潤在刚果國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单位：百万法郎)^③。

	1950年	1956年	1957年
比屬刚果的 國民收入	29,310	49,530	48,820
从殖民地匯 出的利潤	1,490	4,610	3,810

① “比利时商业公报”(Bulletin commercial belge), 1955年, 第10期, 第97頁。

② 引自G·霍斯特勒：“1885—1953年比利时对刚果的文化工作”(G. Hostelet, “L'oeuvre civilisatrice de la Belgique au Congo de 1885 a 1953”), 第2卷, 布鲁塞尔1954年版, 第214頁。

③ “比屬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公报”, 1958年, 第10期, 第360頁。

漏洞百出的計算方法，使資產階級統計資料得以捏造國民收入的數字。但是，甚至根據所引用的官方資料，這個擁有一千幾百萬人口的大國比屬剛果的國民收入，比小小的比利時的國民收入也幾乎要少十分之九。而在这少得可憐的剛果國民收入的每一千法郎中，僅以投資人的純利形式，就大約要被吞噬了六十至一百法郎。這一撮豪富的“保護人”——假仁假義地說什麼自己在殖民地有“傳播文明使命”的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就是這樣把他們備受壓迫的“被保護者”掠奪一空。

1920—1954年，三十五年內，比屬剛果投資的總動態，值得認真地加以研究(表一)。這些年代，出現了兩個特別加緊投資的時期，這兩個時期正好在危機前的“繁榮”年代，為期十三年。按1950年的牌價計算，1920—1954年的投資總額為一千四百億法郎，其中加緊投資時期占一千零二十億法郎，即占73%。“正常的”投資時期，年平均投資額為十七億法郎，而在这兩個特別加緊投資時期，每年平均投資相應地達到四十五億和一百零七億法郎。

投資收入這樣明顯的不平衡，是由於宗主國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周期性，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對基本資本投資的波動而引起的。在市場情況不利的時期，即在剛果經濟遇到了由於世界市場需求緊縮和原料跌價而引起的極大困難的時候，壟斷組織力圖依靠顯著削減投資和加緊從剛果匯出資本的辦法，來彌補減少了的利潤。

1887—1953年投入比屬剛果經濟的資本總額中，運輸部門占27%，商業和金融部門25%，采礦工業19%，加工工業12%，農業11%，其他經濟部門6%^①。這是典型的殖民地投資的結構。

1920—1954年对比屬剛果經濟的投資*

單位：十億法郎。按1950年牌價計算

時 期	年 數	投 資 總 額	在 中 的 比 重 (%) 投 資 總 額	年 資 平 均 投 額
正常投資時期：				
1920—1924年和				
1931—1947年	22	38	27	1.7
加緊投資時期：				
1925—1930年	6	27	19	4.5
1948—1954年	7	75	54	10.7
總 計	35	140	100	4.0

* F·貝吉：“剛果的經濟結構問題”(F. Bezy, *Problemes Structurels de L'economie*), 盧沙1957年版, 第149頁。

運輸業是國家資本的主要投資範圍。商業和銀行由於具有受損失的風險最小的條件，有把握獨享高額的壟斷利潤，所以私人資本最喜歡投入這兩個部門。由於農業和工業的技術水平很低，所以對這兩個部門的投資的比重相對縮小了。資本主義公司對於經濟上的技術設備是漠不關心的，

• ① J·勒費伯佛勒：“比屬剛果和盧安達—烏隆迪的經濟結構”(J. Lefebvre, *Structures economiques du Congo belge et du Ruanda-Urundi*), 布魯塞爾1956年版, 第107頁。

因为在殖民地的条件下，它們投入少量的固定資本，便可以获得高額利潤率。

上面說过，根据統計資料如果不算比利时，外国投資在投資总額中所占份額是不大的(1887—1953年間为4%)。但是实际上，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瑞士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比利时除外)資本的份額要大得多。这些国家的資本，常常以宗主国和殖民地收入的形式，通过比利时銀行和公司對刚果经济进行投資和再投資。根据比利时殖民部经济研究局的初步估計，外国(比利时除外)在刚果的投資，总共只占投入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資本总額的10%^①。但显然这种估計太低了。

就投入刚果的資本額來說，除了比利时，就要算美国和英国最多了。美国和英国的投資人，通常投資于最重要而最有利可图的部門和企业，并控制这些部門。英、美投資人在一些农业、采矿业和其他企业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資本在比属刚果的采矿业中据有强大的陣地，并且控制着資本雄厚的“尤尼萊佛公司”，这个垄断組織拥有規模很大的油料棕櫚种植园，大量榨油企业和制肥皂企业。美国資本早就控制了垄断金刚石生产的“福米尼埃尔公司”和規模巨大的木材加工企业、紡织企业和其他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和战后年代，美国資本滚滚流入比属刚果的经济。美国垄断組織通过給予刚果行政当局和私人組織以奴役性的貸款、收买殖民地公司的股票，而滲入了刚果各主要经济部門，并建立对它們的監督。美国資本由于同比利

① “比屬刚果的投資，远景和规划”(Les investissements au Congo belge, perspectives et réglementation), 拉卢維耶尔1955年版, 第25頁。

时統治集团締結了对自己有利的协定，取得了收购殖民地出产的各种重要战略原料的垄断权。

据“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的資料，1887—1953年在刚果的投資总額中，国家投資占二百六十亿法郎(25%)，私人投資占七百八十亿法郎(75%)。最近几年，随着比属刚果经济中国家投資的不断增长，私人資本在投資总額中的比重显著下降。这从下列数字的对比中可以看出^①。

年份	国家投資 (单位:百万法郎)	私人投資 (单位:百万法郎)	私人資本在 投資总額中 的比重(%)
1950	2,250	5,460	71
1951	4,360	8,940	67
1952	5,190	11,430	69
1953	6,770	8,930	57
1954	7,230	8,970	55
1955	6,970	10,120	59
1956	6,810	11,610	63

私人投資的年投資額虽然不断上升，但是它的相对作用却日益縮小。在非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的条件下，資本家們竭力避免自己的資金遇到风险，即使眼看有厚利可图，也不願意向殖民地企业投資。許多資本持有人宁願把資金通过国家渠道投入周轉領域，以获得較少、但較有保障的收入。

^① “经济金融通訊”(Agefi)“比属刚果”专刊,1958年5月4日,第13頁。

投入刚果经济的私人資本，絕大部分来自殖民地公司。欧洲移民的投資也起着显著作用，他們在农业、工业和其他经济领域中拥有許多企业。他們的投資有的高达到一千万法郎或更多，总額估計共达二百亿法郎^①。所有移民完全处于依賴大殖民地公司和銀行的地位，并在信貸、生产、銷售等系統上受它們的控制。因此，他們的投資中很大一部分，归根到底可以认为是这些公司和銀行的資產。

帝国主义的財政資本独占地統治了比属刚果的经济。比利时資本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利益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的垄断組織的利益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它們彼此交织在一起。比属刚果有許多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垄断集团。根据公布的材料，虽然不能完全看出美国、英国、法国的垄断組織参与开发比属刚果自然資源的規模有多大，但实际上，完全有理由可以把比属刚果叫做国际垄断联合的殖民地。在这里营业的許多公司，不少只在名义上是属于比利时的。这些公司实际上受其他国家的垄断資本家的控制，它們所获得的实际的利潤大部分落入其他国家的垄断資本家之手。有一些比利时公司和企业主，往往只是資本雄厚的欧美財团的中介人。当然，这样对比利时人也有一定的好处，只是在殖民地获得的很大一部分利潤落入他們的强有力的伙伴的腰包里了。

刚果的太上皇是五个垄断集团，它們总共控制了帝国主义在比属刚果投資总額的90%左右，并且操纵了殖民地的政策。这“五大”垄断組織中，实力最强的是比利时財团——“比利时总公司”，它在宗主国的经济中也占統治地位。

^① “欧非”(Eurafrica)杂志(布鲁塞尔),1959年3月,第27頁。

1954年，比利时財团的总資產估計为三千六百八十亿法郎，其中有六百亿，即16%左右集中在刚果。“比利时总公司”的資產共为一千七百亿法郎，其中約三百三十亿投資在刚果，也就是說，这个垄断組織的全部国外資產的20%左右集中在刚果。“比利时总公司”設有庞大的分公司系統，因而能够控制刚果几乎所有的经济部門。

“比利时总公司”的九个大持股分公司中，有两个殖民地持股公司，即“刚果通商实业公司”和“加丹加公司”，操纵着比属刚果的垄断事业。“比利时总公司”的几个殖民地分公司，都是强大的垄断联合，它們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并在中央垄断組織的领导方面有很大的影响。“比利时总公司”在比属刚果的大部分女儿公司（其中甚至包括“加丹加公司”这个持股公司）都受持股公司“刚果通商实业公司”的监督，它隶属下的公司共有四十家，而这些公司又有自己的許多分公司，并且拥有其他許多公司的股票控制額。例如，仅仅加入“比利时总公司”系統的“比利时工程和工业地质勘探矿业公司”一家，就拥有下列这些公司的大量股票控制額：“卢安达—烏隆迪矿业公司”、“卢庫卡煤业公司”、“非洲开发公司”、“魯埃納矿业公司”、“錫业总公司”、“馬諾諾啤酒酿造和商业公司”、“加丹加中央劳动介紹所”、“加丹加比利时开发公司”和“皇家殖民协会附属公司”。

“比利时总公司”通过自己的持股公司——参加国家垄断組織“加丹加特別委员会”的“加丹加公司”控制着在加丹加的許多从属的公司；“加丹加特別委员会”在开发加丹加的資源方面，拥有极广泛的经济和行政全权。“比利时总公司”的最大分公司为“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这个垄断公司，直接开发加丹加南部蘊藏丰富的矿产地。“比利时总公

司”通过“刚果林业和矿业公司”(“福米尼埃尔公司”)和其他许多组织,控制开采开赛省的世界最大金刚石矿产地。“比利时总公司”通过“比利时工程和工业地质勘探矿业公司”控制着加丹加中部锡矿的开采。“比利时总公司”在比属刚果的女儿公司中还派生出许多分支公司:“贝塞卡矿业公司”、“卢马米和卢阿拉巴公司”、“布希拉和上刚果农业和商业公司”、“刚果水泥公司”、“梅奥比农垦公司”、“加丹加工业和矿业公司”、“加丹加水泥公司”和“开赛公司”,等等。刚果的主要银行——“比属刚果银行”受“比利时总公司”的监督,这个银行在1952年以前是刚果的纸币发行银行。“比利时总公司”还全部或局部地控制了比属刚果和邻近各殖民地的其他许多工业、农业、商业、运输、森林工业和其他一些公司。“比利时总公司”控制着刚果整个经济的70%左右,从这里榨取大量的财富。1956年,仅仅“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的各企业所生产的铜,价值就达一百一十亿法郎,占刚果出口总值的40%^①。

在比属刚果设有代表机构的其他垄断组织,在殖民地开采事业方面所占比重较小。在“五大”垄断组织中居第二位的比利时“安班”垄断集团,在殖民地经济中的影响,较之“比利时总公司”大有逊色。在它监督下的许多公司的资产,1954年估计为二百五十亿法郎,其中约有三十亿集中在比属刚果。“安班”垄断组织在刚果东部的殖民开发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它同在该区主宰一切的国家垄断组织“基伍国民委员会”有密切联系。“安班”垄断组织通过所属各公司,掌握主要位于刚果东部的铁路、采矿业、农业和其他企业。实

^① “经济金融通讯”附刊,布鲁塞尔,1957年5月8日。

力雄厚的“大湖—刚果铁路公司”（“Компани де шмэн де фер де гран лак о Конго суперьер”）在这个財团的殖民地分公司中起领导作用。这个垄断组织的另外几个大型女儿公司是：“大湖矿业公司”（“Компани миньер де гран лак”）、“非洲大湖工业和金融附属公司”（“Сосьете оксцльер энвюстрнель э финзнсьер де гран лак афрцкэн”）、“工矿商业公司”、“工业企业联合公司”、“卢阿拉巴矿业公司”、“伊图里北部矿业公司”、“卢安达—烏隆迪矿业公司”和“卢济济公司”，等等。

比利时“隆瓦”財团，就其作用来说，在宗主国居第二位，而在殖民地居第三位。这个財团控制下的公司的总资产据1954年估计为五百亿法郎，其中殖民地公司约占二十五亿法郎。“非洲金融公司”控制着“隆瓦”垄断组织的大部分殖民地企业，而“非洲金融公司”本身又受“隆瓦”財团的一个中央持股分公司——“布鲁塞尔工业和金融公司”（“布鲁塞尔財团”）监督。“布鲁塞尔工业和金融公司”通过“布鲁塞尔銀行”控制着在比属刚果居第二位的“非洲比利时銀行”。“隆瓦”財团在殖民地掌握有巨大的采錫业、建筑业、木材加工业、啤酒酿造企业以及农业和商业企业。这个財团的殖民地女儿公司中最突出的有：“非洲矿业辛迪加”、“錫矿辛迪加”、“非洲抵押信贷公司”和“非洲土地信贷公司”，等等。

比利时“康米尼埃尔”垄断集团（“刚果商业和矿业公司”）同比利时的“納热馬凱斯”（“Нажельмакерс”）和“阿拉尔”（“Алар”）財团有密切联系。这三个財团的总资产估计为三十亿法郎，这些资产大半集中在刚果。“康米尼埃尔”財团由于同美国资本有密切的联系，并取得经常的合作，在殖民地的影响特别大。这个財团办的許多事业，一向得到

强大的美国垄断组织的支持。“康米尼埃尔”财团在比属刚果拥有制材业和木材加工业企业、铁路和大种植园，这些企业和种植园多半集中在下刚果地区和刚果的东北部。“康米尼埃尔”垄断组织监督下的大公司有：“梅奥比林业和农业公司”、“电力开发公司”、“利奥波尔公共运输公司”、“刚果乡村铁路公司”、“非洲动产和不动产公司”、“大陆和殖民地建设公司”、“韦累商业和矿业公司”和“比属非洲商业公司”。

比属刚果是强大的英荷“尤尼莱佛”人造牛油和肥皂托拉斯的一个主要剥削对象。这个托拉斯通过自己的主要分公司“比属刚果与尤尼莱佛制油和肥皂联合公司”和它的非洲分公司“比属刚果制油公司”，以及通过另一个女儿公司的系统——“非洲联合公司”而掌握刚果广大的油棕种植园；此外它还拥有其他很多的榨油和制肥皂企业。

除了“五大”垄断组织之外，在比属刚果活动的还有其他许多财团，以及比利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大批各种公司和托拉斯的分公司和分行。比利时垄断组织的代表有：“郎贝”财团、“阿勒”财团以及“运输和企业金融公司”、“比利时石油金融公司”、“安特卫普公司”等等财团的分公司^①。其他国家的垄断联合中，在比属刚果拥有最大权益的是洛希尔、摩根和洛克菲勒等财团，以及“巴黎荷兰银行”。

这些劫掠刚果自然资源的垄断组织彼此间关系的特点

① 关于各垄断组织在刚果活动的详细情况，参见“所有权与经济民主”（Holdings et démocratie économique），列日1956年版；P·茹阿：“比利时的托拉斯”（П Жуа. “Тресты в Бельгии”），莫斯科1957年版。

是：经常处于你争我夺和竞争的状态，并且常常演成激烈的冲突。为了把力量联合起来，以便同竞争者角斗，各垄断公司往往彼此结成短期的或长期的同盟，例如“安班”财团和“康米尼埃尔”财团之间就曾签订合作协定。根据这个协定，1957年初，“安班”财团的两个著名活动家加入了“康米尼埃尔”财团的管理委员会，而“康米尼埃尔”财团的两个领导人也成了“安班”财团的一个大公司——“非洲大湖工业和金融附属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委员。

銀行在殖民地剝削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比属刚果的经济中占有决定性地位的一些垄断联合，都在刚果设有自己銀行的分行，这些分行操纵各个殖民地公司的活动，控制着殖民地的对外贸易业务、利潤的积累和分配，供給殖民地企业資金。一家发行紙币的“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从1952年起在刚果营业，这个銀行的股票大部分属于刚果和“比利时国家銀行”。据1955年12月31日的估計，“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的总资产为一百七十亿法郎^①。1952年以前，“比利时总公司”垄断组织所属的一个最大的私人銀行“比属刚果銀行”的分行也执行发行紙币的职能。

根据1955年12月31日在比属刚果各主要私人銀行的存款額(单位：百万法郎)^②，可以看出它們的相对作用：

“比属刚果銀行”	11,877
“非洲比利时銀行”	2,023
“刚果銀行公司”	469

① R·德·舒特尔：“比属刚果的國內資金周轉”，第25頁。

② F·貝吉：“刚果经济結構問題”(F. Bézy, “Problèmes structurels de l'économie congolaise”), 卢汶1957年版, 第245頁。

“剛果信貸銀行”	265
“剛果信託局”	124

總 計	14,758
-----	--------

上列數字可以證明，剛果各銀行資本極高的集中化程度。在上述期間，“比屬剛果銀行”的存款總額占殖民地各主要私人銀行存款總額的80%。同樣在法屬赤道非洲活動的“布魯塞爾銀行”的分行——“非洲比利時銀行”的存款總額占殖民地各主要私人銀行存款總額的14%左右。其他三家銀行是比利時另一些銀行的分行，它們的存款在剛果各主要私人銀行的存款總額中所占的比重還不到6%。

在比屬剛果活動的還有兩家法國銀行的分行——“國民工商業聯合銀行”和上述“巴黎荷蘭銀行”。1956年底，在比屬剛果境內活動的，總共約有五十家銀行和區行，其中“比屬剛果銀行”有二十四家，“非洲比利時銀行”有十六家^①。

在殖民地的條件下，銀行的信貸職能，沒有多大發展。銀行在信貸方面所實行的政策是：不許非洲企業主和手工業者貸款，對於歐洲人經營的中小企業的貸款也加以限制。基本上只有壟斷公司、國家機關和團體才能獲得貸款。銀行樂於貸款給殖民地行政當局，因為它能保證準期償還債款，並保證債權人獲得最高的利息。例如，殖民地銀行為國家十年計劃的投資而貸給了五十億法郎，占用於這一項目的必要資金總額的20%。私營部門的銀行貸款，1954年占國民收入總額的16%，而同一年度，在比利時達到116%^②。

① “晚報”(Le soir)布魯塞爾，1957年3月30日。

② R·德·舒特爾：“比屬剛果的國內資金周轉”，第36、39頁。

在利潤率極高的基礎上進行的殖民地開發，使各壟斷組織獲得了巨額利潤。在比屬剛果投資的收入，比資本家們在宗主國的平均收入高得多。1955年，比利時私人資本主義公司的平均利潤為8.9%，而它們所支付的紅利為資本和儲備金總額的5.1%。同年，比屬剛果的殖民地公司的利潤達到19%，紅利達到11.5%^①。況且，在剛果還有更有利於壟斷組織的國庫制度。

各殖民地公司報告中所公布的關於固定資本、儲備金和利潤額的資料，一向都被大大地壓低了，關於各公司所集中的財富的實際數量和這種財富的增加速度，向來是完全保密的。不但如此，這些資料都是根據名義指標編制的，並沒有計算出資產的實際價值。根據以下事實就可以看出名義指標和實際指標之間的差額：壟斷組織“上加丹加聯合礦業公司”的資產，在報告中是一百六十億法郎，可這是個壟斷組織的有價證券的實際交易所價值，在1955年末達到九百億法郎，也就是說，已經超過票面價格的四倍半以上^②。

殖民地有價證券在布魯塞爾交易所的成交價值，無論在絕對數字方面或者在它和各種有價證券總額的比例方面，都是不斷地上漲，這一點是有重大意義的。造成這種現象的因素有二：一方面是增加殖民地公司的資本額，另一方面是殖民地股票行市的猛漲。如果以1950年初殖民地公司的有價證券的行市指數為一百，那末，1951年1月為一百三十一，1952年為一百七十五，1953和1954年為一百六十四，

① “比利時經濟和社會情況資料”附刊(Donnees sur la situation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Belgique), “紅旗報”(Le drapeau rouge), 1957年2月1日。

② “所有權與經濟民主”，第90頁。

1955年为二百五十,1956年为三百二十四,而1957年为二百七十二^①。

表二

布鲁塞尔交易所挂牌的股票交易所价值*

日 期	股票总额 (单位: 百万法郎)	殖民地 有价证 券(单位: 百万法 郎)	殖民地 有价证 券比重 (%)
1914年5月1日	6,323	340	5.4
1920年5月1日	11,502	1,122	9.7
1930年1月1日	87,200	13,851	15.9
1940年1月1日	33,137	7,981	24.1
1950年1月1日	90,206	29,305	32.5
1955年1月1日	189,068	77,528	41.0

* F·貝吉：“刚果的经济结构问题”，第119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情况,大大有助于各殖民地公司的盈利活动。只要指出下列的事实就够了:1948—1955年,刚果出口的矿产品价格的指数上升69.5%,矿物原料的出口总量增加了一倍多。对于刚果天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加紧剥削,给殖民地公司带来了巨额利润。根据1953—1957年的资料(表三),可以看出这种利润的规模和分配情况。

殖民地公司的利润逐年增长,使外国商人和食利者发

① “法兰西生活”(La vie française), 1956年4月5日,第16页。

表三

刚果私人资本主义公司的利润*

年 份	准备金和 滚存利润		红利和各 项开支		酬劳金 和奖金		纯利润 (单位: 百万法郎)
	单位:百 万法郎	利润 %	单位:百 万法郎	利润 %	单位:百 万法郎	利润 %	
1953	2,705	33.4	4,997	61.8	384	4.8	8,036
1954	2,632	30.2	5,673	65.1	405	4.7	8,710
1955	2,877	27.7	7,073	63.1	436	4.2	10,384
1956	3,377	28.7	7,851	66.9	512	4.4	11,740
1957	2,284	29.9	6,411	70.0	463	5.1	9,158
1957年 对1953 年的百 分比	-15.6	—	+23.2	—	+20.0	—	+13.1

*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乌隆迪中央银行公报”，1958年，第10期，第38页。

财致富。仅仅一家“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所分配的紅利、酬劳金和津贴，1946年为四亿七千二百五十万法郎，1947年为六亿三千零十万法郎，1948年为七亿五千六百一十万法郎，1949年为七亿五千六百一十万法郎，1950年为十一亿八千一百四十万法郎，1951年为十五亿七千五百一十万法郎，1952年为十九亿六千八百九十万法郎，1953年为二十二亿八千四百万法郎，1954年为二十五亿零四百六十万法郎，1955年为三十三亿九千五百五十万法郎，1956年为三十五亿八千一百万法郎。1956年“加丹加公司”的总收入为三亿

三千零三十万法郎，其中分配的紅利为二亿五千九百四十万法郎，酬劳金为一千四百五十万法郎^①。

普通股东的收入无论多么大，比起各殖民地公司领导人本身所得的意外的酬劳金和形形色色的奖金的收入来，还是微不足道的。比如，1953年，仅仅“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的十五个经理和六个全权代表，所得的酬劳金总额就达六千八百四十万法郎。每一个经理平均分得的份額約达四百万法郎，每一个全权代表所分得的也逾百万法郎。此外，经理和全权代表还得到了巨額的薪金、紅利、奖金和酬金。当然，公司领导人的收入是随着利潤的增加而增加的。可是在行情不利的情况下，或破产时，他們所积累的财产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吃亏和破产的却是普通股东。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家的活动的邏輯就是如此。比利时劳工联合会出版的关于比利时垄断组织的調查报告中指出：“比如说，在輪船遇险时，船长可以抛弃沉船，絲毫不受損失，可是股東們却遭到了沒頂”^②。

比属刚果经济的管理权操纵在一小撮“船长”（财政巨头家族成員及其代理人）的手里。每一个财政寡头的代表，总是在各种公司领导机构中兼任几个、有时几十个职位。例如，“比利时总公司”这个垄断组织的副经理爱德加尔·范·德尔·斯特雷登，同时兼任“加丹加公司”、“刚果通商实业公司”和“加丹加水泥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加丹加特别委员会”的委員，“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和“刚果

① “財政汇编”(Le recueil financier)，第3卷，布鲁塞尔1957年版，第2879、3014頁。

② “所有权与經濟民主”，第92頁。

棉业公司” (“Котонко”) 等公司的管理委员会副主席，以及“福米尼埃尔公司”、“坦噶尼喀罐头公司”以及其他许多公司的经理。保罗·吉勒、加斯頓·布莱兹、爱德加尔·桑日耶、菲尔曼·范·布雷和其他许多人都在“比利时总公司”系统中兼任几十个领导职位和薪金极高的职务。列日的銀行家納热馬凱斯家族的代表，都在“康米尼埃尔”垄断組織的管理委员会中任职（其中包括让·納热馬凱斯所担任的主席职务），并兼任“非洲矿业辛迪加”、“錫矿辛迪加”、“散坎公司” (“Синкин”)、“非洲大湖工业和金融附属公司”、“韦累商业和矿业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领导职务。有爵位的貴族代表也积极参加殖民地公司的领导，沾分丰厚的利潤。老牌銀行家的家族代表們也盘踞在许多殖民地公司的管理机关里。例如，爱德华·安班男爵，就一身兼任许多公司的主席、副主席和经理。在刚果活动的许多公司的管理委员会的职员名单中，常常可以看到许多巴黎貴族的名字，例如：罗伯尔·累塞普斯伯爵（“康米尼埃尔公司”、“韦累商业和矿业公司”的经理），拿破侖公爵（“加丹加公司”、“布希拉和卢馬米农业经营公司”和“比属刚果农牧业公司”的经理），阿伯尔—爱德华·德·林公爵（“刚果矿业公司”和“索米金公司” [“Сомикин”] 的管理委员会主席、“苏隆果矿业公司” [“Суронго”]、“刚果北部矿业公司”的经理），以及其他一大批公爵、伯爵和男爵——欧洲各国封建—王室家族的后裔。

除了比利时财政寡头的代理人之外，各殖民公司的领导机关里，还有大批其他各国的垄断組織的代表。例如在垄断組織“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的经理中，就有几个英国資本家。在“福米尼埃尔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中，除了比

利时垄断组织的代理人P·吉勒，F·范·布雷，P·里克芒斯和E·汪·德尔·斯特雷登等人之外，还有美国商人爱伦·A·莱恩和阿尔伯特·A·蒂尔(纽约)，威廉·霍利姆·杜克(马里兰)。連較小的工商业公司“刚果阿特拉斯采矿公司”(“Атлас Копко Конго”)的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也有瑞典、法国、比利时和土耳其的代表。

在比属刚果胡作非为的各公司领导机构中，連一个非洲人的代表也没有。由于资本和生产的高度集中化，比属刚果的政权完全集中在一小撮外国商人和金融资本家的手里。殖民地行政机关各个环节，都从属于外国商人和金融资本家，维护他们的利益。比利时殖民政策的极端反人民的性质，首先是根据垄断资本家上层人物的意志决定的，他们力图保持自己在比属刚果的统治和特权，使尽一切手段来控制可以榨取庞大超额利润的无尽泉源。

比属刚果是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

刚果的对外贸易是一面特殊的镜子，它反映出帝国主义剥削这个殖民地的结果。在出口方面充分反映出刚果被迫处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原料产地的地位，在进口方面，则反映出它被迫处于帝国主义世界市场工业品的销售市场的地位。这种情况大大地影响了刚果经济的发展，因为它的生产必须屈服于出口的需要，并且要仰赖进口的供应。刚果大部分人力和物资，都漫无限制地消耗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商品生产和输出方面(例如，1956—1957年，比属刚果的出口额占总产量的40%以上)。刚果的商品和提供的劳务，所取得的代价小得简直不成比例。外国公司控制着刚果的市场，进口制品的竞争，扼杀了当地的手工业生产，

阻碍了当地加工业的发展，加深了刚果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依赖地位。

比属刚果对外贸易的动态，证明帝国主义垄断组织对刚果剥削的加强。随着殖民剥削的变本加厉，劫掠天然资源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贸易的物量和价值也相应地增长，对外贸易的构成也更复杂了。

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即殖民主义者，对刚果实行原始开发的阶段，输出品多半是土著居民的手工业产品（象牙、野生橡胶、硬树脂等）。进口商品绝大部分是粮食和日用品，而且这些东西主要是供应欧洲人的。提供土著居民的商品，大部分是殖民主义者用来和非洲人交换的项链和形形色色的小饰物。

随着资本主义“开发事业”的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时期，从刚果出口的主要是原始矿物原料和农业原料。在进口货中，除欧洲人和非洲人的消费品外，运输设备、矿业设备、机器和燃料也开始占重要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者加紧剥削刚果的结果是：对外贸易物量和价值显著增长。这个时期，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由于在东欧各国和亚洲丧失了重要的经济阵地，所以更加紧掠夺非洲的自然资源。刚果经济的变化，表现在输出商品构成中，是半制品和制品的比重有所增长，而表现在进口商品的构成中的则是：工业设备、各种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数量有所增长。

比属刚果是比利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工业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对它的加紧开发的结果是，对外贸易物量和价值增长了（表四）。

从表四所列数字，可以看出比属刚果对外贸易的特点：

表四

比屬剛果對外貿易物量和價值的動態*

年 份	物 量 (單位: 千噸)		價 值 (單位: 百萬法郎)		
	出 口	進 口	出 口	進 口	差 額
1893	—	—	6.2	9.2	-3.0
1903	—	—	54.6	20.9	+33.7
1913	24.6	170.8	55.2	71.6	-16.4
1918	25.6	144.0	112.0	75.9	+36.1
1928	259.5	742.0	1,246.6	1,670.4	-423.8
1933	271.5	138.0	674.0	416.9	+257.1
1938	552.1	321.3	1,962.0	1,085.0	+877.0
1943	634.9	478.1	4,838.5	2,426.3	+2,412.2
1948	854.3	756.3	10,820.5	8,392.1	+2,428.4
1950	915.1	879.5	13,631.0	9,133.9	+4,497.1
1955	1,398.7	1,703.9	23,438.3	18,963.9	+4,474.4
1957	1,530.6	1,682.2	23,959.0	21,807.2	+2,151.8

* “經濟金融通訊”“比屬剛果”專刊，1958年5月4日，第1頁。表內從1928年起包括盧安達—烏隆迪的進出口的数字。

出口值一般大大超過進口值。換句話說，從剛果出口的物資向來比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多得多。

在剛果也和在非洲其他殖民地國家一樣，帝國主義的宣傳機器用所謂幫助剛果實現“工業化”，使它獲得“經濟發展”之類的謊言，來掩蓋其對當地天然財富的變本加厲的掠奪。帝國主義的宣傳機器在那裡胡吹瞎說，把各加工工業部門的發展說成就是實現剛果的“工業化”，可是這根本就不能使剛果擺脫被迫處於它的宗主國和其他工業國家的原料

附属品的地位，同时也不能减轻殖民地经济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供求关系的奴役依赖性。刚果经济结构的某些变化，其结果只不过增加了刚果原料的出口和继续加深它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刚果出口日益增长的基础仍然是原料和半制品，而进口主要是工业品。下列数字可以说明1957年和1958年刚果对外贸易构成的特点(单位:百万法郎)^①。

进 口	1957年	1958年
个人消费品	6,735	5,495
其中:		
纺织品和衣服	2,004	1,380
食品和饮料	1,587	1,426
工业原料和材料	7,137	5,640
其中:		
燃料	1,555	1,470
金属品和金属制品	1,303	718
机器和设备	7,523	6,399
其中:		
机器和仪器	2,812	2,422
汽车	1,478	1,107
运输设备	1,154	1,333
其他	509	453
总 计	21,909	17,986

① “比属刚果银行月报”(Bulletin mensuel de la Banque du Congo belge), 1959年, 第3期, 第66、67页。1958年是初步数字。

出 口	1957年	1958年
矿产品	14,211	11,177
其中：		
銅	7,501	5,402
金剛石	1,537	1,681
鈷	1,463	1,102
錫	1,534	959
鋅	754	531
黃金	637	579
錳	440	446
动植物产品	9,310	8,852
其中：		
咖啡	2,946	2,816
棕櫚产品	2,523	2,570
棉花	1,287	1,066
橡胶	1,019	850
木材	334	291
其 他	775	758
总 計	24,296	20,787

比属刚果对外贸易的商品构成，反映出它在经济上的落后和依赖性。比属刚果的出口有99%是矿物原料和植物原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提供战略矿物原料，特别是铜、钴、钽、锡和锰的产地的刚果的作用不断增长。虽然在刚果出口的成分中农产品的相对意义降低了，它的出口物量日益增长。1950年，比属刚果的出口50%是矿产品，49%是植物产品；1957年矿产品的比重增加到60%，植物产品的比重降低到38%^①。比属刚果出口贸易构成的特点是，少数原

料产品显著占优势。特别应注意的是，1938—1957年，五种矿产品和五种农产品就大约占有刚果出口总额的90%^①。

在进口成分中多半是采矿业和原料初步加工工业所用的各种材料和设备，此外还有运输材料和消费品。这样的进口成分，完全是由比利时垄断组织所实行的政策决定的，这种政策促使刚果生产力片面发展，并使刚果保持原料供应者和外国制造品消费者的地位。垄断组织向刚果进口的，只是那些有助于加强榨取殖民地自然财富的生产资料。在刚果获得发展的，主要是为出口服务的工业部门。消费品的进口，阻碍着供应国内市场的工业企业的建立。其实，比属刚果拥有许多极其有利的条件，可以建立许多对出口原料进行加工的工业，以及在本地生产大多数目前成为进口对象的商品的各种工业部门。

刚果对外贸易的构成，是在帝国主义垄断组织的政策的决定性影响下形成的，这种政策只允许刚果经济在非常狭窄的基础上发展。由于刚果的生产服从于某几种原料的出口目的，以致它的经济完全处于依赖进口的地位。这就使垄断组织有可能迫使刚果接受采购原料和容纳工业品的条件。

比利时帝国主义对它的殖民地的剥削，是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进行的：根据在刚果河流域所确立的“门户开放”制度，各国在这里的贸易都享有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由于比利时资本主义力量比较薄弱，没有做到垄断刚果的市场和独占这块殖民地的庞大自然资源。帝国主义列

① “经济金融通讯”，1958年2月22—23日。

② “经济金融通讯”“比属刚果”专刊，1958年5月4日，第2页。

强之間彼此的爭奪和以后的妥協的結果，使剛果盆地遼闊的土地落入比利時這個小國之手。比利時擁有這個殖民地的代價，是在剛果承擔對列強保持平等權利的義務。因此，比利時對它的殖民地的對外貿易是沒有關稅壁壘的障礙的，同其他國家比較，它在剛果市場上所享有的優越性並不大。在這種情況下，比屬剛果就成了許多國家的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而在這些國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一些頭號的帝國主義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和比利時共同掠奪這個殖民地的主要國家是英國。

戰後時期，由於帝國主義陣營內部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變化，在比屬剛果活動的壟斷組織中間的角色進行了一次再分配。因此，每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在對剛果的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也相應地確定下來。除了比利時之外，美國把參與掠奪剛果的其他國家遠遠地拋在後面，而躍居第一位。

表五的數字並不能確切地反映出剛果的資源和市場對於各帝國主義國家的作用。儘管比利時在剛果的對外貿易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937年的67%降低到1957年的42%，1958年再降到40%，但是它在這方面依然占首位。比利時和剛果之間的對外貿易額大部分是比利時公司和商人的中介業務；他們把該殖民地的產品進行再輸出，或在比利時企業中加工後轉售給其他國家。各國在比屬剛果的市場上雖然享有形式上的平等地位，但是這並不能排除比利時各壟斷組織的活動，特別是在銷售和採購範圍內活動的實際優越地位，它們在這兩個範圍內擁有許多代理處和分公司的分支系統。殖民地當局，在“門戶開放”制度範圍內，竭力為比利時的公司和企業創造比來自其他國家的競爭者更為有

表五

比屬剛果對外貿易的地區分布*

(單位：百萬法郎)

通商國	出 口			進 口		
	1938年	1945年	1958年	1938年	1945年	1958年
比利時— 盧森堡	1,587	1,211	9,123	497	133	6,319
美 國	30	1,696	2,799	78	830	2,570
德 國	142	—	1,215**	49	—	1,552**
英 國	4	701	2,026	64	364	1,379
法 國	4	14	1,058	23	2	620
意 大 利	43	—	1,204	6	2	663
荷 蘭	15	—	395	19	—	744
南非聯邦	29	708	253	19	204	240
其他國家	43	452	2,709	263	423	3,899
總 計	1,897	4,782	20,787	1,023	1,958	17,986

* “比利時和比屬剛果統計年鑑”(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Belgique et du Congo belge), 第62卷, 第315—316頁; 第68卷, 第306—307頁。“比屬剛果銀行月報”, 1959年, 第3期, 第68頁。1958年是初步數字。

** 這個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數字。

利的條件。例如, 根據剛果現行的法令, 除比利時和盧森堡之外, 所有其他各國輸入剛果的商品都要事先領取進口許可證。因此, 其他國家的許多公司在剛果的貿易業務喜歡請比利時人作中介。在比利時有很多企業專門加工殖民地原料, 以便轉售給其他國家。比利時再輸出的殖民地原料, 大部分運往美國, 而美國在比屬剛果的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 本來就從1937年的4.6%增長到1957—1958年的14—15%。

实际上，美国攫取了比属刚果提供世界市場的絕大部分产品，而它在刚果銷售的商品，比統計材料所列的輸入刚果数字也大得多。

比利时和比属刚果之間的貿易只占它对外貿易額的很小一部分，然而，英国和法国同它們的殖民地之間的商品交换，在这两个国家的对外貿易总額中所占的份額却大得多。

茲列举这三个宗主国在对外貿易中它們的殖民地所占比重的数字如下(在对外貿易額中所占的百分比)^①。

	1950年	1953年	1958年
进 口：			
比利时	7.5	7.5	5.2
英 国	12.5	17.5	22.3
法 国	21.6	25.0	27.5
出 口：			
比利时	3.8	5.8	3.8
英 国	12.4	15.9	22.8
法 国	36.0	37.0	37.6

战后期間，在英法两国的对外貿易中，它們的殖民地的比重大大增长，可是比属刚果在比利时的对外貿易中，無論从总的来看，或从某些种类的商品来看，它的比重竟下降了。如果再考虑到英国和法国还不像比利时那样大規模地经营

① “扎依尔”(Zaire)布魯塞尔，1954年，第10期，第1088頁，“1958年資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和对外貿易”(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и 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国外商情公报”(БИКИ)附刊，1959年5月30日，第10期，第47、55、81頁。

中介业务和再輸出业务，那末，其差异就更加悬殊了。例如，1953年，据統計比利时从刚果进口的商品有一半是过境商品。茲列举以下数字說明从刚果輸入比利时的各种商品，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经济联盟的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百分数）^①。

	1951年	1956年
銅	71.5	81.2
錫	80.7	87.3
可可	9.5	14.2
咖啡	15.9	17.2
橡胶	16.4	25.1
棕櫚仁	59.3	65.4
花生油	3.2	18.3
棕櫚油	97.7	87.5
棕櫚仁油	82.5	86.9
棉花	21.7	13.8
香蕉	30.4	23.4
黄金	100.0	45.7
鋅矿石	34.6	12.2

显然，对于比属刚果輸出的某些原料來說，宗主国的市場是太狹窄了；它只能容納刚果供应的产品的某些部分：銅、鋁、工业用金刚石。可是，甚至連現存的条件也远沒有充分加以利用。从刚果輸出的主要产品(除几种外)，大部輸

^① “比利时国家銀行。情报和文件公报” (Banque nationale de Belgique. Bulletin d'informaticim et de documentation), 1958年, 第2期, 第97頁。

往其他国家。从下列資料可以看出，在刚果出口总额中对比利时和卢森堡经济联盟的出口額所占的比重(百分数)①。

	1951年	1956年
銅	66.7	67.3
錫	64.7	91.7
可可	41.5	37.7
咖啡	24.7	20.1
橡膠	48.4	34.6
棕櫚仁	4.1	40.1
花生油	10.6	63.3
棕櫚油	24.1	23.5
棕櫚仁油	1.2	5.8
棉花	65.1	32.9
香蕉	—	31.6
黃金	100.0	100.0
鋅矿石	86.0	92.6

从刚果輸往比利时的产品，大部分以后都轉售于其他国家。例如，1956年刚果出口的四万八千吨皮棉，其中絕大部分——四万二千吨輸往比利时，其中再輸出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六千至七千吨，輸往荷兰的八千吨，輸往葡萄牙的二千七百万吨，輸往瑞典的一千吨。比利时的皮棉总消費量达九万吨。同一年度，刚果出口的一万一千四百吨精选錫矿石中，比利时占一万零二百吨，而从比利时出口到美国、加

① “比利时国家銀行。情报和文件公报”，1958年，第2期，第97頁。

拿大、法国和其他国家的錫則达九千八百吨^①。宗主国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刚果的原料資源来满足本国的需求，有种种原因，其中具有绝对意义的因素是：比利时的各公司在开发刚果的自然財富方面所起的中介作用。对于比利时的資本來說，刚果与其說是供应必要产品的产地，倒不如說是投資和中介业务收入的泉源。L·布尔西埃·德·加尔蓬所著“宗主国和海外国家的金融关系”一书指出，比利时攫取了刚果所获得的外汇，特别是美元：“比属刚果从对外商品交换中获得的外汇，必須出售給比利时，以弥补它和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的国际收支逆差。”^②

比属刚果与帝国主义国家，首先是与宗主国之間经济关系的不平等的奴役性，鮮明地表现在这个殖民地的收支差額上。比属刚果的对外贸易虽然处于垄断组织的控制之下，可是許多年来它一直是貿易出超，这就是說，出口价值超过进口价值，最近几年来，刚果的收支差額中逆差越来越大。根据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在1956年和1957年的收支差額，可以看出这两个国家与外界的財政核算的性质(差額单位：百万法郎)^③。

① “热带产品国际評論”(Revue internationale des produits tropicaux), 1958年, 第340期, 第33頁; “国际錫理事会統計月报”(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 Statistical bulletin), 1957年9月, 第8—9、11頁。

② L·布尔西埃·德·加尔蓬: “宗主国和海外国家的金融关系”(L·Bourcier de Carbon, “Les rapports monétaires des metropoles et des pays d’outre-mer”) “经济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所汇刊”(Cahiers de l’Institut de science économique et appliquée), 1959年, 第80期, 第16頁。

③ “经济金融通訊”“比属刚果”专刊, 1958年5月4日, 第80頁。

	1956年	1957年
1. 日常业务:		
商品业务	+11,365	+ 7,750
黄金输出	+ 652	+ 631
国际旅行	-- 1,392	-- 1,526
运输业和保险业	-- 6,409	-- 6,873
投资收入	-- 4,411	-- 3,569
政府业务	-- 948	-- 1,131
非商业性汇款	-- 1,006	-- 1,353
其他	-- 1,712	-- 1,755
合 計	-- 3,861	-- 7,826
2. 长期投资的资本变动情况:		
私人资本	-- 623	+ 365
国家资本	+ 4,326	+ 76
合 計	+ 3,703	+ 441
总 計	-- 294	-- 7,482

从上列数字可以看出，刚果经济由于非商品项目的开支，即外国投资利润的汇出、水运费、保险费等，而受到莫大损失。宗主国获得这些付款的绝大部分。例如，1948—1956年间，刚果由于非商品业务而受亏损额达六百九十亿法郎，其中五百四十四亿法郎落入比利时—卢森堡经济联盟之手^①。在刚果供应世界市场的贵重原料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由于垄断组织的政策，刚果的财政债务负担仍然日益沉重。1957—1958年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

^① “比利时国家银行。情报和文件公报”，1958年，第2期，第88页。

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場原料价格的暴跌，給刚果经济带来了极坏的后果。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外国資本的流入和信貨的猛烈下降。从1957年比属刚果国际收支对照中出现了巨大的逆差，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所受的損失多么大，压在劳动人民肩上的負担是多么沉重。外国垄断組織的这种做法，是力图損害刚果人民的切身利益，来保持它們最高的收入。

不等价交换的掠夺性制度，集中表现在对外貿易方面，这种制度深入到比属刚果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里，給帝国主义垄断組織带来不可估量的利潤。由于单位产量的劳动消耗量大，刚果在同各经济发达国家进行商品交换时，便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样的商品交换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不等价的性质。这种国家，以实物形态提供的物化劳动，比它所获得的要多^①。

但是，垄断組織利用它們对刚果经济和貿易的絕對統治，人为地扩大由于不同的劳动消耗而造成的价格水平的差額，它們对进口的工业品規定出大大超过它的商品价值的垄断高价，同时对于向刚果采购的矿物原料和农业原料，則垄断地压低价格。这样一来，不等价商品交换的規模就十分庞大。刚果劳动人民，無論作为生产者，还是作为消費者，都由于这种“价格的剪刀差”而負担着額外的“貢賦”。

垄断組織利用物价的結構，来实行不等价商品交换的傾向日益加强。1913年到1957年，比属刚果对外貿易动态的材料，雄辯地证明了这一点(参看第34頁表四)。在这一时期，出口物量由二万四千六百吨，增加到一百五十三万零六

^① 參見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81頁。

——譯者

百吨，也就是說，大約增加了六十二倍。如果再考慮到比利時法郎的猛烈貶值，1957年，它的價值僅為1914年以前的金法郎價值的零點零六左右^①，那麼上述期間的出口總值，就由五千五百二十萬法郎增加到十四億三千七百五十萬法郎（按照1914年前的牌價計算），即僅增加了二十五倍。出口物量和價值動態大大脫節：價值的增長遠遠落後於物量的增長。因此，1913年每一噸出口原料的平均價格為二千二百法郎，可是1957年，它的平均價格卻不到一千法郎。

進口物量和價值的動態的對比關係，就截然不同。按照可比價格計算，同期每一噸進口商品的平均價值從四百法郎增加到八百法郎。這樣一來，在1913年到1957年，即四十四年內，每一噸出口貨的平均價值下降了一倍多，可是進口貨的平均價值卻增長了一倍。如果再看看上述期間進出口商品構成的變化，那麼這種差額就更加懸殊了。同時還可以明顯地看出，壟斷組織的掠奪政策，使剛果輸出原料和進口的制成品之間價格的脫節，具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剛果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商品交換的不等價現象，從1957年年中起特別嚴重。1958年，剛果出口的產品，按照重量大約和1957年一樣多。出口物量的主要項目變化很小。可是出口總值，1958年卻比1957年下降了三十五億法郎，也就是說，幾乎降低15%，例如1957年，剛果出口二十四萬二千噸銅，獲得七十五億零一百萬法郎；可是1958年出口二十四萬一千噸銅，總共只收入五十四億零二百萬法郎。僅僅由於銅價下跌，剛果所遭受的損失就超過了二十億法郎。由於出口產品的進款減少，進口貨也隨之迅速下降；1958年進

^① “經濟金融通訊”“比屬剛果”專刊，1958年5月4日，第2頁。

口物量减少了十六万吨，进口价值减少了三十九亿法郎^①。

由于刚果和其他经济不发达国家，在1957—1958年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才得以只受微小的损失，便渡过了经济难关。刚果经济所经受的震荡，必然在很长时期内，发生影响。刚果对外贸易不等价现象的日益严重，加深了它的经济困难，使自然资源穷竭，广大非洲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悲惨。

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自比利时开始殖民的初期起，刚果就成了帝国主义矛盾和角逐的中心，这种矛盾和角逐反映出各垄断组织争夺投资范围、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的斗争。随着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深和对刚果剥削的加剧，参加这一斗争的国家越来越多，它们之间的力量对比有所变化，矛盾更加尖锐化，而争夺在刚果的优势地位的斗争也更复杂了。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即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起，刚果河流域就开始沦为殖民地，因此，从一开始，这里的殖民开发就具有许多国家的垄断组织共同事业的性质，这种事业在初期是由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领导的。可是，也像帝国主义者共同进行掠夺而结成的任何联盟一样，垄断组织在使刚果盆地沦为殖民地的共同活动中，为了争夺在某一地区的优势地位和各种特权，它们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斗争。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在刚果的帝国主义势力形成了一定的对比关系，划分了势力范围。同时，这些共同进行殖民地掠夺的伙伴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

^① “比属刚果银行月报”，1959年，第3期，第65页。

列宁在下面这句话里，清楚地说明刚果的命运，他说：“这些小国能够保持自己的殖民地，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間存在着利益上的矛盾、冲突等等，妨碍了他们达成分赃的协议”^①。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盆地同法国、英国、葡萄牙和其他国家展开了竞争。它十分巧妙地利用了各大国相持不下的利益冲突，比利时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妥协性的协定，从而巩固了自己在中非的地位。这样，它才能够领导许多国家实力雄厚的垄断组织，共同剥削刚果。1884—1885年十四国柏林会议的决议，使这种殖民主义者的国际联合方式合法化。名为刚果自由国的中非广大领土，处于利奥波德二世和他周围的一群冒险家的统治之下，它保证各国在刚果盆地有贸易自由和通航自由，保持国际垄断组织获得全面开发刚果的均等机会。当然，柏林会议的决议并没有能够解决帝国主义者之間在中非的矛盾，没有消除他们互相角逐的根源。这个决议只是表明主要矛盾从领土瓜分的斗争，转变为开发刚果自然资源的斗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应把在1883年成为比利时国王的私产而后来领土范围又大大扩张了的刚果自由国，看作是比利时在瓜分非洲的角逐中争得的一块肥肉”^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比利时掠夺刚果的主要劲敌是大英帝国。英国垄断组织特别广泛地参加开发刚果的自然资源。英国垄断组织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许许多多企业和分公司，并参加了和比利时以及其他各国资本家一起合营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1—252页。——译者

② 列宁：“帝国主义笔记”（Тетради п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у），莫斯科1939年版，第352页。

的企业和公司。这个时期，在比属刚果的对外贸易中除了比利时外，英国始终居首位。在殖民地舞台上，比利时和英国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特点是，经常你争我夺，而且往往演成公开的冲突。

比利时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头一次大规模冲突，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发生于加丹加。这时，比利时人对遥远的加丹加还未进行勘探和开发，可是关于它所蕴藏的财富，却已有所传闻。加丹加东南的邻近地区已经成了塞西耳·罗德斯所领导的臭名昭著的“英属南非公司”的扩张对象。这个“开普拿破仑”怀抱着要把南非和北非的英国领地联合起来的野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占领加丹加。比利时报刊警告说：“罗德斯站在加丹加的门口了！”利奥波德二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击退罗德斯的第一次进攻。但是比利时人知道，他们对付不了这些强敌，于是认为有必要预先取得英国人的合作，以便共同开发加丹加。从这时起，加丹加实际已成为比—英共同进行殖民掠夺的地区。为了有效地开发加丹加，1891年在英国和比利时银行的参加下，成立了“加丹加公司”。这个公司获得了一大片土地的租借权，并且在它的租借地上享有无限的大权。它和上述罗德斯的公司——“坦噶尼喀租借企业有限公司”的分公司密切合作。1900年成立的~~国家垄断组织~~“加丹加特别委员会”领导了开发加丹加的广大富源。1906年，在“加丹加特别委员会”、“坦噶尼喀租借企业有限公司”和“加丹加公司”的参加下，成立了~~垄断组织~~“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开采南加丹加蕴藏丰富的矿物资源。在刚果活动的其他许多公司中，除了比利时和英国资本以外，还有美国、法国和德国资本的代表。

在帝国主义扩张和瓜分刚果盆地时期，法国也是比利

时危险的竞争对手，可是利奥波德却同它取得了妥协。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在非洲事务的利害关系仍然不大。因而利奥波德能够通过美国财政集团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1884年，美国总统首先正式承认利奥波德在刚果的权利。但是，二十世纪初美国开始争夺国外市场，并在全世界各地积极推行殖民政策以后，便开始掠夺刚果的财富。美国人利用利奥波德的财政困难，劝他把非洲的领地，以四亿五千万法郎的代价卖给他们^①。利奥波德拒绝了这项交易。此后，美国人积极参加所展开的反对利奥波德企图在刚果独占地主宰一切的斗争。

十九世纪最后几年和二十世纪初，利奥波德二世图谋从刚果获得最大的收入，改行残酷的“橡胶和象牙政策”，这个政策就是掠夺最容易到手的自然财富，所得利益被利奥波德个人据为己有。这种行径尤其是租借公司的活动受到了某些限制的做法，破坏了柏林会议的决议。利奥波德这样蓄意侵犯刚果的无冕之王（国际垄断组织）的利益，受到严厉的报复。比利时和其他各国都激烈反对利奥波德二世，特别是在英国，展开了一个反对“利奥波德制度”的广泛运动。为此，还利用了世界民主舆论中掀起的抗议运动，来反对在刚果的暴虐行为。当代著名社会活动家和作家，其中包括马克·吐温和康南·道尔，都谴责了利奥波德制度时期殖民主义者所犯的罪行。官方的头面人物，如英国首相爱德华·格雷、美国总统特奥多尔·罗斯福、英国贸易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等人也表达了商界和广大舆论界的意

^① “欧洲—法国—海外”（“Europe-France-Outre-mer”），1959年，第350期，第47页。

見，譴責利奧波德在剛果的政策^①。1907年5月，英國外交大臣在下院宣稱：“剛果的制度不應只加改組，而必須徹底更換”^②。剛果自由國面臨被大國瓜分的危險。在這種局勢下，利奧波德不得不投降，於1908年把剛果轉歸比利時國家管理。為了壟斷組織的利益，貿易自由部分地得到恢復，對剛果的管理制度也有所改變。

利奧波德在剛果的壟斷地位被消除以後，比利時、英國、美國、法國和其他國家的財團的活動猖獗起來了。德帝國主義對這個地區的加緊滲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和戰爭期間暫告中止。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德國又卷土重來，只是規模不大而已。1906年，美國“瑞安和古根海”財團和“比利時總公司”合資成立了“福米尼埃爾公司”，壟斷了剛果南部的金剛石開采。美國資本還參加了其他幾家較小的工業企業。總的說來，在1939年以前，美國資本在剝削剛果方面扮演了二流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比利時在比屬剛果的出口額（包括再輸出）中幾乎占四分之三，在進口額中約占二分之一。英國在剛果的對外貿易中穩固地占第二位，其次是美國、法國、日本、德國和南非聯邦等國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和在加緊剝削比屬剛果的自然資源的同時，參與殖民地掠奪的帝國主義者之間又重新劃分了勢力範圍。德國占領下的比利時和其他許多國家，都暫時退出了殖民地掠奪者的行列。比屬剛果轉歸英國人

① R·P·E·鮑埃拉耶爾特：“土著居民的獨立狀態和土地”（R·P·E·Bolaert, “L'État Indépendant et les terres indigènes”），布魯塞爾1956年版，第40頁。

② O·米克耳：“非洲的覺醒”（O·Meeker, “L'Afrique s'éveille”），巴黎1957年版，第104—105頁。

和美国人的管轄。

这个时期，美国在比属刚果的对外贸易中占优势。美国获得了在刚果所榨取的原料的大部分，刚果进口的工业品也多数是美国货。刚果对英国和南非联邦的商品流轉也大大地增长。比属刚果供給同盟国的鈾、鈷、錫、橡胶和其他各种战略原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希特勒的軸心国家占領了其他国家几种这类原料的重要产地以后，更是如此。1943年，刚果出口十八万八千七百吨銅(其中十万零一千二百吨輸往美国，八万七千四百吨輸往英国)，一万零八百吨金属錫和六千吨精錫矿(运往美国)，二万一千四百吨鋅(运往美国)，一千零二十万克拉金刚石(运往英国)，九万九千一百吨棕櫚油(其中二万四千三百吨运往美国，五万六千六百吨运往英国，一万六千五百吨运往南非联邦)，四万一千三百吨籽棉(其中三万零三百吨运往英国，一千八百吨运往南非联邦)^①。

刚果对美国的出口价值从1939年的六千零三十万法郎，增加到1943年的十五亿五千四百五十万法郎，对英国的出口价值，同期从六百九十万法郎增加到十五亿三千五百四十万法郎，对南非联邦的出口价值从一千六百七十万法郎增加到十一亿零一百二十万法郎。美国的商品供应对比属刚果的经济所起的作用急剧加强：刚果从美国进口的价值从1939年的七千八百八十万法郎增加到1943年的九亿八千零六十万法郎，从英国进口的价值同期也从五千七百六十万法郎增加到三亿三千五百九十万法郎，从南非联邦进

^① “比利时和比屬剛果統計年鑑”(Annuaire statistique de la Belgique et du Congo belge)，第66卷，布魯塞爾1945年版，第290頁。

口的从一千九百八十万法郎增加到三亿二千七百九十万法郎。

美国垄断组织趁比属刚果和比利时联系中断的机会，夺取了刚果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主要障地。美国在刚果的主导经济部门中的投资大大增长。刚果在美国专家的领导下进行了军事基地、飞机场和战略交通线的建设。有大批的美国使团和顾问在指导殖民地行政当局的政策。

美国垄断组织趁比利时资本受到削弱的机会，加紧渗入开发刚果资源的公司。美国摩根财团的拿手把戏便是取得“比利时总公司”所属银行的大量股票控制额。美国财团在这个垄断组织中巩固自己的地位以后，获得了操纵在刚果活动的大部分公司的机会，其中包括矿物原料的主要生产者——“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在战时，“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和其他许多公司的领导机关都从德寇占领下的比利时迁往美国，并依附于美国垄断组织，这种情况也有助于美国垄断组织对这些公司的控制。“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在美国的尼亚加拉附近建设了炼钴厂，该厂的全部产品都由美国人支配。美国垄断组织特别重视在加丹加的申科洛伯维世界最大铀和钍的矿产地。在战时，美国垄断组织完全控制了 this 矿产地，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矿石开采，对铀矿井的重新装备，也是在美国专家的领导下进行的。

战后年代的特点，是美国垄断组织进一步加强对非洲各国的扩张。美国垄断组织是从两个主要方面向老牌殖民国家的障地进攻的：一方面夺取殖民地国家的重要障地，另一方面也采取在宗主国本身扩大影响的方法。为了渗入非洲各国，为了排挤它的竞争者，美国垄断组织很容易地利用

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扩张手段：“馬歇爾計劃”、臭名远揚的所謂对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奴役性的借款和貸款，以及把比利时拉入侵略性联盟等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垄断組織之間在比属刚果进行了爭夺原料产地和銷售市場的更激烈的斗争。美国垄断組織利用一切手段来获得刚果开采的最重要的原料。战后时期，刚果对美国的出口物量不断增长。美国公司积极加强它在刚果市場的活动，銷售的商品越来越多，特别是汽車、某些机器和其他种类的工业品。著名的捷克斯洛伐克旅行家杰·汗澤尔卡和米·席克蒙德指出：“在非洲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会像在刚果看到那样多的美国貨。美国剃鬚膏，美国照相机，美国衣服，美国口香糖，美国卡迪来克汽車”^①。

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間，对于比属刚果出产的鈾矿的分配問題，发生了特別尖銳的矛盾。許多年来，申科洛伯維鈾矿产地一直是資本主义世界的主要鈾矿产地。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夺得这个鈾矿产地，把全部的鈾矿开采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并利用申科洛伯維的鈾矿制造了第一批原子弹。根据1944年的三国协定，比利时政府承认美英两国在刚果享有开采鈾矿的特权。这个协定在1956年以前有效。根据这个协定，比属刚果的鈾矿75%預定供美国使用，25%供英国使用。可是实际上美国垄断組織支配了全部鈾矿。比利时坚持要修改这个协定，力爭要分沾鈾矿，可是沒有成功。直到1944年的协定有效期滿，在加拿大、南非联邦和其他国家都发现了巨大的鈾矿产区的时候，美国才同意修改比属刚果出口鈾矿的分配条件。1955年

^① 杰·汗澤尔卡和米·席克蒙德：“非洲——梦想与现实”，第2卷，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03頁。——譯者

末，締結了新的協定，根據這個協定，比利時有權在1956—1957年間獲得在剛果開採的鈾礦的10%，1958—1960年間獲得25%。大部分鈾礦仍然掌握在美英兩國的手里。

美國資本在比屬剛果經濟中施展的主要手段，是控制剛果現有各公司。對剛果的某種原料饒涎欲滴的美國商人，竭力取得足以操縱開採這種原料的公司的股票控制額。這樣就使他們取得對這些公司的支配權，並且保證按照最優惠的價格，在美國市場銷售剛果出產的原料。這一方面最典型的事件是，美國壟斷組織買得從前屬於英國的“坦噶尼喀租借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上加丹加聯合礦業公司”的大量股票控制額。美國有幾家最大的銀行（如：紐約“拉薩爾兄弟公司”、“拉登堡·台爾曼公司”、“國際合作基金銀行”、“大衛·洛克菲勒公司”）通過1950年的這樁買賣而獲得了直接控制上加丹加採礦工業的機會。美國商人爭購殖民地公司的股票，使這些股票在各國交易所里的牌價猛漲。

除了收買股票以外，美國壟斷組織還廣泛地貸款給掌握重要原料生產的公司。例如曾以供應美國錫和鉍作為償還條件，給“比利時工程和工業地質勘探礦業公司”大量美國貸款。

美國公司還通過在剛果獨資創辦或同其他外國公司合資創辦生產能力很大的木材加工企業、紡織企業和其他企業，來加強自己在剛果經濟中的陣地。

剛果和比利時舉借外債，幫助了美國私人資本滲入比屬剛果經濟，這些國債是通過“國際復興開發銀行”、“美國進出口銀行”、“經濟合作總署”（前“馬歇爾計劃管理局”）和

“共同安全署”获得的。从1947年到1956年，“国际复兴开发銀行”給予非洲各殖民地国家的貸款达一亿八千四百万美元，其中絕大部分(九千七百万美元)是貸給比属刚果的^①。“经济合作总署”和“共同安全署”貸給殖民地的款項达一千八百九十万美元^②。在实行殖民地十年发展計劃(1950—1959年)以后，美国对比属刚果经济的投資急遽增长，这个計劃的資金大半是依靠以奴役性条件换来的美“援”。

美国貸款向来是有特殊用途的，使用这些錢須受种种严格的限制。例如，1957年末，“国际复兴开发銀行”为1957—1960年計劃中修筑道路并使之現代化，而撥給了比属刚果大批的貸款。这一笔貸款总額达七千万美元，起初撥給殖民当局四千万美元，其中五百多万美元是美国和其他国家財政垄断联合提供的，它們是：“加拿大皇家銀行”、“大通曼哈頓銀行”、“布劳兄弟—哈利曼公司”、“紐約信托公司”、“紐約第一花旗銀行”、“比利时—美国銀公司”和“瑞士信貸銀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按照貸款的条件，这些資金只能用于特定項目的拨款^③。美国垄断組織就是这样按照它所希望的方向来指导刚果的经济发展。同时它还追求下列目的：第一，貸款是有利的投資，因为它的年利是6%，期限十八年。第二，預定項目对于西欧联盟国家的交通总体系具有战略意义。最后，道路的建筑和現代化，将会按照較低

① P·毛沙：“法国非洲共同体的经济好轉”(P. Moussa, “Les chances économiques de la communauté franco-africaine”), 巴黎1957年版, 第272頁。

② “非洲经济和技术援助, 參議員特奧多尔·法朗西斯·格林的報告书”(Economic aid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in Africa. Report of senator Theodore Francis Green), 華盛頓1957年版, 第24頁。

③ “比利时商业公报”, 1958年, 第1期, 第97頁。

的价格向美国輸出原料。

比利时政府被迫向美国垄断組織在刚果的扩张作出了让步。这从下列措施可以得到证明：由于1948年比利时和美国签订了所謂经济合作协定，美国企业主和出口商人在刚果享有許多特惠和优待，此外，1957年还签订了一项协定，保证美国在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的投資，在财政上获得許多优待。

这样就为美国垄断組織的继续加紧扩张，为国际帝国主义之間在比利时的非洲殖民地上矛盾的进一步尖銳化創造了前提。

“冷战”的局势和比利时参加北大西洋集团所承担的义务，也有助于美国在比属刚果的陣地的扩大和巩固。比属刚果居非洲大陆的要冲，拥有貴重原料的产地，它在北大西洋集团的侵略計劃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在美国顧問的领导下，刚果加紧进行战略交通道路、飞机場和軍事基地的建設。按照西方战略家制定的战略总計劃，在刚果境内曾經举行有各兵种参加的大規模的演习。所有这一切，使美国垄断組織有可能更加放手地在刚果領土上独断专行，建立自己的据点，并从提供軍用物資和装备中获得大量額外利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非洲各国的扩张是这个地区帝国主义之間矛盾尖銳化的主要因素。最近几年，另一个引起帝国主义者中間一系列新的冲突，使老殖民国家的地位继续受到破坏的因素也在迅速增长。西德垄断組織在美“援”的扶植下迅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敗中复活起来，并重新冲击殖民地的原料产地和銷售市場；西德垄断組織的侵入，使帝国主义力量原来的配置状况发生了变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垄断組織投入了“非洲爭夺战”，用尽

各种渗入办法，采取最狡猾的手段，同那些在刚果占有重要地位并打算继续负隅顽抗的竞争对手搏斗。

为了全面地研究有关渗入非洲各国的問題和协调这一方面的活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了一些官方的和私人的组织。1949年，在波恩的联邦政府之下成立了“国外事务行动组”，由被公认为是非洲通的弗利克博士领导。此外，西德有几所大学也开始培养在经济不发达国家活动的具有高度业务水平的干部。1951—1952年恢复了两个“科学研究机关”，在希特勒统治时代，这两个科学机关是欧洲列强殖民地“开发”计划的拟订者和情报中心。其中之一是设在汉堡的“德国殖民地研究所”，所长是从希特勒帝国时代起就在殖民地舞台上活动的西德财政寡头的著名代表科尔特·维赫尔。1957年，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了“经济不发达国家合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西德垄断组织的几个主要团体建立的，它们是：“德国企业家联合会”、“私人银行联盟”、“德国企业主联盟”、“德国工商业联盟”，等等。这个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部和外交部监护下的委员会，主要目的是同经济不发达国家建立和发展联系；它的无数分委员会必须提供有关的情报，并协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各公司渗入这类国家，特别是渗入刚果。这个委员会的领导者是在殖民地事务方面富有经验的垄断组织的代理人——波登博士和库恩采博士。1958年9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部长艾哈德声称：西德政府为奖励向经济不发达国家投资，采取了一项新的保证制度。规定设立总数约十亿马克的保证基金。在某一国家的投资被收归国有的情况下，就用这笔基金来补偿西德企业的损失^①。

西德垄断组织没有放过参加殖民地企业的任何微小机

会。最近几年，它們已经获得很大的成就。1956年，“南德銀行”参加了国际垄断組織“欧洲开发非洲自然資源銀行团”的創立。它在这个銀行团的代表赫尔曼·阿布斯，从前是希特勒的经济顧問，以后又当上了阿登納总理的財政顧問，他同时兼任十七家大工业公司的管理委員會的主席。康采恩“联合制鋁公司”参加了“鋁业”垄断組織国际辛迪加，这个国际辛迪加的成立，是为了研究在英格地区（刚果河下游）建立强大的工业綜合体的問題。“柏林商业銀行”直接参加了“比利时海外銀行”，并且在刚果的一家大銀行——同比利时的垄断組織“郎貝”財团有密切关系的“刚果銀行公司”——的管理委員會有自己的代表。

必須指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客和財政界代表，都力图使他們在非洲各国的扩张活动不引起世界輿論的注意，因此，他們在这一方面的活动的全部結果不大为人所知。但是，即使根据上述的事实，也可以看出西德帝国主义在为划分非洲大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中，是多么慎密而全面地进行着复仇准备。

由于西德垄断組織在非洲一帆風順地扎下根基，因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非洲各国的对外貿易、包括对比属刚果的貿易，迅速增长起来（見下頁表，单位百万西德馬克）^②。

1958年，非洲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进口总额中的比重为6.3%，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为5.2%。值得注意的是，

① “热带和地中海市場” (*Marchés tropicaux et méditerranéens*)，巴黎1958年，第673期，第2458頁。

② “法兰西海外新評論” (*La nouvelle revue française d'outre-mer*)，1957年，第2期，第75頁；“世界报” (*Die welt*)，1959年5月13日；“比屬刚果銀行月报”，1958年3月，第68頁。

	1950年	1952年	1953年	1958年
进口……	1,033	1,431	1,771	1,977
其中包括				
从比属刚果				
进口的…	99	212	146	101
出口……	292	777	1,474	1,937
其中包括				
輸往比属刚				
果的……	14	53	86	129

約有60%的产品是从非洲通过第三国运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西德垄断組織坚决要避免这种繁重的中介手续，力爭直接地获得非洲的廉价原料的产地。就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进口量來說，比属刚果在非洲各国中居第四位，仅次于埃及、尼日利亚和南非联邦。就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出口量來說，比属刚果占第二位，次于南非联邦。1958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輸往刚果的商品，占刚果进口总额的8.6%，而在1937年希特勒統治时代的德国，仅占5%。由此可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已经压倒英国，而在比属刚果的供应者当中跃居第三位。有几种工业制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垄断組織在刚果市場上甚至排挤了美国人。例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小轎車的銷售方面，1956年和1957年赶过了美国，分別銷售了三千一百零一辆和二千七百八十三辆，可是美国仅銷售小轎車二千七百四十八辆和二千四百九十四辆^①。但是，美国人牢牢地保持住卡車的市場，1956年輸入刚果的六千二百二十二辆卡車中，美国

^① “经济金融通訊”“比属刚果”专刊，1958年5月4日，第81頁。

占四千九百五十五輛，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只有五百三十三輛。1957年，輸入剛果的五千零一十五輛卡車中，美國占三千五百零五輛，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只占六百二十六輛。爭奪汽車銷售市場的搏鬥現在還在繼續。在剛果的出口供應方面也進行着激烈的鬥爭。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壟斷組織在從剛果進口礦物原料方面的比重還不大。比屬剛果提供西德的多半是植物原料，特別是棕櫚油和棕櫚仁。

最近幾年，帝國主義之間在比屬剛果的矛盾和競爭日益激烈。除了美國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壟斷組織之外，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荷蘭、意大利、法國和南非聯邦的壟斷資本家，也都採取了攻勢。荷蘭財政資本被趕出印度尼西亞以後，便把非洲看作它的主要活動範圍。由於它和比利時的壟斷組織有密切聯繫並參加了“比利時—盧森堡經濟聯盟”，因而更便於滲入剛果。比屬剛果和荷蘭之間的出口貿易，從1938年的一百七十萬美元增加到1948年的五百八十萬美元，1957年再增到一千四百萬美元。同期，從荷蘭輸入比屬剛果的貿易也相應地從七十萬美元增加到二百九十萬美元和一千六百萬美元。比屬剛果同意大利的貿易，也以同樣的速度不斷增長。在比屬剛果的東南部加丹加地區，南非聯邦、北羅得西亞和南羅得西亞的工業公司都對歐洲壟斷組織的障地展開了攻勢。比利時工商業資產階級的喉舌“比利時商業公報”承認，它在加丹加市場的勁敵是南非聯邦^①。

建立“歐非共同體”的計劃^②，反映出帝國主義要依靠損害非洲人民的利益，來消除它們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的

^① “比利時商業公報”，1954年，第7期，第74頁。

痴心妄想。可是，实现这个计划已被宣布为欧洲六国（“共同市场”的成员国）的正式目的。这个计划规定欧洲高度发达的国家和非洲经济落后的地区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综合体。世界舆论公正地指出，“欧非共同体”的实质是“集体的帝国主义”。显然，这实际上就是殖民主义者企图以联合的力量加强对非洲国家的剥削，镇压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无怪乎“欧非共同体”组织者的共同活动一开始，就在非洲的巨大动力来源附近建立了军事工业中心。其中“英格计划”规定在下刚果建设发电力强大的水电站和战略原料加工企业，比利时垄断组织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同美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垄断组织勾结在一起。

“欧非共同体”计划的另一方面，也是不难看出的：这个计划是根据帝国主义列强的新的力量对比，重新划分非洲势力范围的工具。首先，西德垄断组织想利用“欧非共同体”参加者的“机会均等”，排挤自己的强盗伙伴，进而统治各个殖民地国家。

“共同市场”的参加者当中，无论对“欧非共同体”未来构造的观点方面，或者在对拟议中的措施的看法方面，都没

② 1957年3月25日，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在罗马签订了关于“欧洲共同市场”的条约，其中包括所谓欧非共同体计划，规定各成员国的海外领地（殖民地和托管地）也包括在“共同市场”之内，那些领地的商品在这个市场上享受与六国相互间同样的减税待遇，六国商品进入那些领地时，也享受与宗主国相同的优惠待遇。此外还设立了“海外领地开发基金”，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幌子下向这些领地输出资本。所谓“欧非共同体”实际上是西德、法国等国际垄断资本集体进行掠夺奴役的新花样，维持帝国主义在非洲殖民统治的又一手段。——译者

有統一的意見。參加者个个都想从計劃中謀取自己一定的利益，而不願意放棄私利來達到共同目的。在西德，“歐非共同體”受到最熱烈的歡迎，人們對它寄予莫大的希望。可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一些力量較弱的伙伴，既把“共同市場”和它的附屬品——“歐非共同體”，視為非常必要的東西，而又把它當成一個沉重的包袱。

“歐非共同體”是由不可調和的矛盾產生的，並且引起了在它還沒完全實現以前早已出現的新的更深刻矛盾，特別是在事情觸及它的組織者在剛果的地位時，他們相互之間的关系更是如此。讓比利時的殖民地加入“共同市場”的主張，遭到美國的堅決反對，因此不出所料，這個企圖失敗了。一般地說，美國是支持“歐非共同體”的，因為它預示着給美國帶來一些好處，並將加強某些殖民主義國家（美國的盟友）的地位。可是讓比屬剛果加入“共同市場”，就隱伏着把剛果變成“歐洲共同體”的剝削對象，這樣就難免要損害美國的利益。尤其是使“共同市場”的關稅制度適用於比屬剛果，會給剛果同美國的貿易帶來不利的影響。美國壟斷組織特別重視剛果原料的供應，把剛果視為禁臠，對自己的特權死抱不放。美國壟斷組織以為維持比屬剛果一定的自治權，保持剛果“門戶開放”制度，是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的可靠保證。在這一方面，美國得到許多在剛果營業並同美國有貿易联系的公司的支持。有些商人和企業家團體，如聯合着六十七家工業企業和一百三十七家商業公司的“利奧波德維爾商會”，都反對把“共同市場”制度推行到比屬剛果。因此比利時政府宣布，剛果只贊成“共同市場”，但不參加“共同市場”。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條約在1957年3月簽字，其中有附帶條款：每個海外地區在同“共同市場”的國

家进行对外贸易时，得适用最惠国待遇。这就是說，要在比属刚果保持“門戶开放”制度。欧洲垄断組織企图利用关税壁垒，把刚果变成它的不可侵犯的势力范围，而削弱美国人在这个国家的霸权，結果未能得逞。比利时人不敢触犯美国垄断資本家在自己的殖民地的利益，这种态度引起了西德的极大不滿。“国民经济”杂志反映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財政界和工商界人士的失望心情，它写道：“想根据在羅馬簽訂的条約，把比利时由于它的殖民地而肩負的重担由‘共同市場’的六个伙伴来分担。但是，并不能同时保证这六个伙伴有相应的特权。”^①

当談到美国的“厚待”和美国的貸款时，“欧非人”的团結就无影无踪了。指望美国貸款来实现“英格計劃”的比利时人，和希望同样靠美“援”作为在加蓬的魁卢河建設大型水电站和工业总体（首先是炼鋁工厂）的法国人之間，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这就完全证实了上述的情况。行将建立的这两个工业总体相距不远，大致都是加工同样的原料，而且这些原料大部分必須依靠共同来源。因此可以看出它們之間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美国人暗示他們不打算資助这两个計劃。因此，比利时和法国的报刊便开始夸耀本国計劃的优点，而抨击对方的計劃。比利时政府和法国政府就这个問題进行了談判，它們彼此都想劝对方放弃或者至少緩期实现这个計劃。关于“协调”比利时和法国計劃的談判毫无結果。于是两国政府大叫大嚷地宣布要着手实现自己的計劃，并且为此开始乞求美“援”。在由“英格”和“魁卢”問題引起的法比冲突中，美国采取和事佬的立場，拖延了問題的

^① “国民经济”（“Der Volkswirt”），1957年4月6日。

解决，并竭力利用这种局势从中渔利。

由此可見，在“欧非共同体”的框框里，并不能消除帝国主义国家之間的矛盾。这个“欧非共同体”的前途究竟如何，連它的組織者也茫无所知，况且目前刚一着手实现这个計劃，就发生了新的尖銳冲突。

殖民地管理机关为垄断组织服务

国家政权服从于垄断组织的利益，这一点在殖民地的条件下表现得特別明显。从最初“开拓”比属刚果的时候起，殖民当局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垄断组织投資刚果和它的殖民地分公司的盈利活动創造有利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从肥沃的土地上赶走非洲居民，而把这些土地长期租让給殖民地公司。垄断组织在租借地內享有独立的統治权，这里成了真正的国中之国。殖民地行政当局实际上无权过問这些地区。有些大公司在它的領地內甚至設有自己的警察。

許多年来，殖民地行政当局一直推行使土著居民丧失土地的政策，限制了非洲人打猎和捕魚的可能。土著居民必須繳納极高的捐稅，如果不按时繳納，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所有这些，都促使非洲农民流入城市，而为欧洲企业主和种植园主的活动所需要的劳动力市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还在刚果建立了强迫劳动的制度，使殖民当局修筑道路、运输貨物和采伐木材等等，几乎不花分文。私人資本公司在殖民当局协助下，广泛使用对非洲人的强迫劳动。

殖民地行政当局为垄断组织的盈利活动創造了特別有利的条件，它們不惜牺牲人民的利益提供垄断组织种种特权。殖民当局保证垄断组织的投資一本万利。也就是說，

殖民地的國庫完全承擔了企業主的風險，補償它們各種可能的損失。壟斷資本家獲得殖民地行政當局的巨額補助金和低息貸款；它們享有運輸上的優待、關稅保護和國庫方面的豁免等等特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特別是戰後，當一些大承租人“英一比橡膠公司”、“剛果安特衛普商業公司”和“美國剛果公司”以及另外一些專門經營野生橡膠植物的公司，由於合成橡膠的競爭而感到處境困難時，國家就把租借地全部贖買回來，有時修改租借條件，慷慨地補助租借人^①。

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時期，剛果經濟受到嚴重的影響，那時殖民當局對破產的小生產者和貧困的失業者絲毫不予援助，而卻盡一切可能來補助壟斷公司，抵償它們由於利潤的降低所受的損失。行政當局為保證私人資本有一定收入，由剛果國庫承擔發給補助金的開支，1928年領取這種補助金的私人資本總數達七億一千一萬法郎。1934年，這種資本總額達二十六億零四萬法郎。在剛果預算項目中支付保證私人資本收入的補助金，由1931年的一千五百萬法郎增加到1934年的一億一千萬法郎。然而在剛果，即使在危機時期，壟斷組織也獲得了巨額利潤，1934年到1946年曾任殖民地總督的P·里克芒斯證明，戰前（1927—1939年）十三年間，比利時公司投入剛果的資本（包括發行獎金），共達七十二億三千九百萬法郎，獲得的純利潤達七十八億八千五百萬法郎。而這些公司所納的稅款只有八億三千五百萬法郎，也就是說，不到利潤的12%。同期，比利時股東從剛果獲得的紅利，總額達五十三億六千六百萬

^① L·弗蘭克：“比屬剛果”（L. Franck, “Le Congo belge”），第1卷，布魯塞爾，第186頁。

法郎^①。

在殖民地国家里，私人資本的公司从事这种或那种原料的生产，常常比把这些原料輸出世界市場要容易一些。因此，殖民当局就来援助資本家，利用非洲人的强制劳动来修建运输网。殖民当局着手发展动力经济。因此，在刚果活动的私人資本公司，无须再付出額外开支来修建不生利的“外部结构”。这就使資本家能够榨取更高的利潤。

在刚果的农业区，垄断組織经常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对非洲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剝削和掠夺。直到現在，殖民地行政当局还在大規模地剝夺农民的土地。这种可恥的勾当，只在少数情况下才由于极明显的原因而为人所知。例如，比利时糖厂主和著名的政客克罗那克尔领导的一个大規模糖业辛迪加，1954年在卢济济平原（基伍省）侵占了一万四千公頃土地，虽然这个地区曾正式宣布禁止殖民开发。自从开始殖民开发以来，到1947年，仅仅天主教传教士团无偿地获得私有地和租借地就达十四万七千多公頃，从1947年到1953年末，又获得了約六万三千公頃土地。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农民，有的被迫迁到别的地区，有的被直接赶出故乡。在最好的条件下，也只发給他們微小的賠償費，例如有一个欧洲籍殖民者，1955年在卡宗巴地区获得了三块租借地，总面积三千五百公頃，只付出約五千法郎給丧失土地的农民，而向行政当局的财务机关繳納的稅款也不过二万七千法郎左右。驅逐农民的事是由地方行政当局負責办理的，地方行政当局的代表和各公司、传教士以及殖民者有密切

① G·霍斯特勒：“1885—1953年比利时对刚果的文化工作”（G. Hostelet “L'oeuvre civilisatrice de la Belgique au Congo”），第1卷，第225頁，第11卷，第31頁。

的联系。不肯放弃自己合法权利的最“执拗”的农民，受到了毒打、罰款、恫吓和坐牢，不肯屈服的酋长則遭到废黜和放逐^①。

殖民地行政机关，在强迫非洲农户从事大半供出口用的商品产品生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殖民主义者厚颜无耻地说，当局提倡栽植的农作物是非洲人的收入泉源，它能大大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其实，推行强迫栽植农作物的政策，使农民完全成了垄断资本的附属品，使他们遭受繁重劳动和暗无天日的贫困生活的折磨。

非洲人的农业栽植出口作物，是行政当局采取强迫手段实现的。每个地区必须栽植的作物品种都有明确的规定，其中棉花、咖啡树、油棕和橡胶植物占主要地位。各村庄和各农户都接到了播种或栽培一定面积的强迫栽植的农作物的指示。行政当局的代理人和他收买的当地酋长残酷地惩罚不执行这种命令的农民。犯这种“罪行”的农民须受体罚，强迫服额外的劳役，或缴纳罚金。行政当局利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在刚果广泛地推行强迫栽植农作物。农业公司只是在当地设置采购站，将农产品进行初步加工。这些公司彼此之间划分势力范围，残酷地奴役刚果农民。它们在某些地区占垄断地位，并且得到殖民地行政当局的大力支持，因而可以极便宜地购买农业原料，非法地干出各种舞弊行为，获得巨额的利润。这些公司如此迅速地发财致富，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从事欺诈行为和经常掠夺、蒙骗农民的结果。

比利时帝国主义在刚果实施农业政策的最后阶段，是向普遍建立所谓“农庄”即农业居民点过渡，农庄根据管理

^① “刚果的觉醒”“L'éveil du Congo”布鲁塞尔，1955年，第9期，第6页，1956年，第11期，第8页，第17页，1956年，第12期，第21页。

机关的严格规定进行活动，并受它监督。每个农民耕种一块份地，必须按照当局的规定在这块份地上栽植规定的作物。殖民主义者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1950—1960年）中正式宣布把上述措施作为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加紧剥削广大的农民群众，以便增加农业原料的生产。由于控制着刚果农业生产和农产品的输出，垄断组织获得了一切好处。许多新的、极其繁重的负担都落在当地居民的肩上。行政当局在成立“农庄”时，常常用整村整村迫迁的办法，强制农民在他们不习惯的条件下，栽植公司所需要的农作物。因此，由于缩小粮食生产，经济作物的生产便迅速增长，粮食的减产情况，按人口计算，1950年比1934年几乎减少了30%^①。

早在实行殖民地剥削的初期，比属刚果的国家政权和垄断组织的密切合作，就经常采取国家垄断联合的形式。此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比属刚果获得广泛的扩展，并成了国家参加刚果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宗主国的国家机关在刚果处于共同的资本家的地位，它所关心的只是如何加紧剥削人民，如何榨取超额的殖民地利润。刚果受到双重剥削：一方面是私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剥削，另一方面是国家的剥削。美国政论家约翰·根室打比喻说：“刚果这条牛是两头同时挤奶的”^②。

在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垄断组织经常吸引国家参加自己的企业，力图充分利用行政机关的良好条件，并使国家资金参加周转。为了避免冒风险，垄断资本家们常常怂恿国

① “对外贸易”（“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1958年，第8期，第38页。

② 约翰·根室：“非洲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下册，第761页。

——译者

家独资创办企业。然后，等这些企业有了起色，开始获得相当高额收入时，国家便把企业让给垄断组织。例如基洛—摩托地区的金矿开采，就经历过这两个阶段。这个金矿多年来一直是殖民当局的财产，受专设的管理局的管辖。1926年，金矿装备起来了，采掘工作也上了轨道，这时金矿管理局就改组成一个叫“基洛—摩托金矿公司”的股份有限公司。国家保留着对这个公司的股票控制额，其余的股份分配给各大垄断集团，从此以后，这些垄断集团就从这世界最大的金矿产地之一的开采中，获得巨额利润。

垄断组织利用它们在殖民地行政机关中的走卒，在清棉企业进行同样的阴谋活动。用强制方法叫非洲农民的农场种棉花，但其试验结果如何未见分晓。行政当局就利用国家出资建设清棉厂。等到数千非洲小商品农户开始以极低的代价出卖棉花时，垄断组织通过采购、加工和销售棉花大发其财的情况就十分明显了。1920年出现了棉业托拉斯“刚果棉业公司”，参加创立这个公司的有“比利时总公司”（占资本额的42%），“康米尼埃尔公司”（占资本额的26%），“布鲁塞尔财团”（占资本额的16%）和各银行。“刚果棉业公司”刚一成立，国家就把清棉厂转让给它。

行政当局在运输方面的政策的演变，清楚地暴露它的奴僕嘴脸。正如已经指出的，在刚果的殖民开发时期，国家承担着解决修建运输网的艰巨而复杂的任务，运输网对于过渡到由私人资本有效地开发刚果，具有重要意义。这时，特别注意发展刚果河的叉系及其支流的航运事业。内河运输事业大部分属于国家和私营公司“斯坦利·普尔工业和运输公司”所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加紧对刚果各遥远而富

饒的地区进行資本主义剝削，貨物流轉量迅速增加的时候，国家商船队就轉让給新成立的合营公司“刚果水上运输国民公司”，这个合营公司后来和“斯坦利·普尔工业和运输公司”联合組成垄断組織“国民航运联合公司”。这个垄断联合几乎完全控制了比属刚果的航运船队，垄断地規定了高额運費，攫取巨額利潤。但是，“国民航运联合公司”这个垄断組織对于內河运输的垄断，严重地阻碍了殖民地公司在生产矿业和农业原料的主要地区的活动。結果在世界经济危机时期，这些公司处于特別难堪的境地。比如1929年生产棕櫚油的公司每一吨桶装的棕櫚油从斯坦利維尔运到安特卫普的運費为一千三百三十法郎，可是在危机时期，每一吨棕櫚油的价格，按质量的高低，在一千零七十五法郎到一千四百五十法郎之間^①，也就是說，運費把出售产品的全部收入都花光了。在比属刚果橫行霸道的垄断組織的共同利益要求改組运输系統。1935年，国家收买了“国民航运联合公司”的內河运输船队，而成立了运输管理机构“殖民地交通管理局”，它开始管理主要河流和铁路交通的貨运和客运，并且負責管理比属刚果的各大海港和內河港埠。国家垄断組織“殖民地交通管理局”的业务完全以它的主要顾客（殖民地垄断組織）的利益为轉移。“殖民地交通管理局”的管理委员会中有各垄断組織的走卒，如E·荣格尔斯，J·吉朗，斯努瓦·多浦埃男爵，M·特維斯等人。“殖民地交通管理局”利用差别运价給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并实行了竭力为大垄断集团撑腰的政策。

^① Ph·弗罗蒙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运输”（Ph·Fromont, “Les transports dans les economies sous-developpees”），巴黎1957年版，第186頁。

实力最强的国家垄断组织，是由主要的垄断集团和在刚果的比利时行政当局建立的，它的目的是要在刚果东部和东南部最富饶的和难以通行的地区开发自然资源。这些组织当中作用最大的，是在加丹加占统治地位的“加丹加特别委员会”、在基伍湖、坦噶尼喀、卢阿拉巴河地区活动的“基伍国民委员会”，“非洲大湖—上刚果铁路公司”。这些公司都从宗主国政府获得了能完全支配广大地区和那里所拥有的一切自然财富的权利。国家垄断组织拥有雄厚的实力，也有很大的灵活性。

行政机关以及私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和殖民当局的物资和财政，都受这些国家垄断组织的支配。这就使国家垄断组织得以特别加紧地剥削人力和自然资源，榨取高额利润，并在行政当局和垄断资本家之间按一定比例分配这些利润。

例如，行政当局和“加丹加公司”在1900年创办的“加丹加特别委员会”有权支配整个加丹加地区。“加丹加特别委员会”把这个地区的矿床、土地、森林和水力资源通通租借给私人资本公司。要在加丹加开办新公司，必须得到“加丹加特别委员会”的许可，必须有它参加。“加丹加特别委员会”控制着加丹加所有各公司，并且用租借费、税收和红利等形式向各公司征收巨额提成金。在“加丹加特别委员会”的委员中有四人代表殖民地行政当局的，其中一个是主席，另外有两人代表“加丹加公司”。利润按照下列比例分配：行政当局得三分之二，“加丹加公司”得三分之一，虽然“加丹加公司”在“加丹加特别委员会”的创办资本中所占的比重较之前者少六分之五^①。“加丹加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以“加丹加公司”为代表的各垄断组织的统治和发财的工具。

行政当局的参加，在颇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各垄断组织在“加丹加特别委员会”中享有充分的权限，它们可以随意利用国家的财政和纯国家政权的行政权力。行政当局在“加丹加特别委员会”的利润中所得份额主要用来为私人资本主义公司服务，并向它们的企业再投资。

行政当局在“加丹加特别委员会”中，主要是在它遇到某些困难时才起积极作用，因为要克服困难，就必须采取非常的措施。例如在“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开始营业的初期（“加丹加特别委员会”是它的主要股东之一），曾几次濒于破产。“加丹加特别委员会”一贯地予以援助，提供补助金同时由国家拨给贷款。殖民地当局的参加，对垄断组织是有利的，因为这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在广大公众面前，掩饰它们在刚果的横行霸道和掠夺行为。

国家直接参加许多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它降低到股东的地位，只能获得企业收入中股东应得的部分。国家利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帮助企业的盈利活动。它的各种社会职能都服务于企业主的利益，服从于企业主榨取利润的目的。这种管理制度没有真正的代表机关，土著居民对自己的国家管理不起丝毫作用，这种制度使资本主义公司可以在殖民地主宰一切，任所欲为，不受监督和不受制裁。垄断组织使整个管理制度听从它的使唤，它们经常利用这种制度为自己谋取贪得无厌的利益。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经访问过刚果的美国人法尔孙(Фарсон)证明，“在刚果比利时官吏完成了多少行政职务，也就是为这些垄断性的联合组织作了多少事情，这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①。

① “新民主”(Democratie, nouvelle)(巴黎),1959年2月,第35页。

② 引自“非洲各族人民”,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51页。——译者

比利时政府控制了在必属刚果营业的各公司股份的一半左右(总额为二亿二千万美元,相当于比属刚果的国债总额),这个事实生动地证明在剥削刚果的过程中,国家机关和垄断集团是串通一气的^①。1956年12月31日,比利时政府在刚果拥有有价证券共计三百一十一亿二千五百万法郎,其中银行和财政机关的有价证券和股票占1.44%,运输机构——占37.80%,"证券"公司和机构——22.14%,矿业公司——16.31%,电力供应和给水企业等——12.30%^②。

上述数字证明,绝大部分国家资本用于发展运输事业,而银行和工农业主要部门,则仍然是各垄断组织逞威作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不但税收和关税,就连作为红利的收入也都入了国库。而这些不同来源的收入,绝大部分终究要回到私人资本主义公司手里,或者用来为它们服务。

关于这一点,比利时议会每年批准的刚果国家预算的分配情况,便是最好的说明。1957—1958年比属刚果的年度预算岁收部分如下(单位:百万法郎)^③。

	1957年	1958年
关税和消费税	4,817	5,400
所得税	3,276	3,486
有价证券和股票收入	1,233	1,239
人头税	361	368
司法和行政收入	960	1,111

① “经济问题”(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1955年,第8期,第126页。

② “1956年比属刚果和卢安达—乌隆迪经济情况”,布鲁塞尔1957年版,第136页。

③ “经济金融通讯”“比属刚果”专刊,1958年5月4日,第81页。

其他		708	818
总 計		11,325	12,472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預算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关税和消費稅，而它的重担主要落在比属刚果人民群众的肩上。預算的收入部分直接依賴垄断公司的营业。行政当局从被垄断組織掠夺的貧苦和飢餓的非洲人民身上榨取巨額資金。1957年，刚果国库总收入为一百四十亿五千万法郎，其中仅仅刚果居民担負的直接稅就达到十一亿法郎(8%)^①。人头稅占預算收入的一小部分，但是对于統治刚果的私人資本公司來說，却有重大的意义，它是强迫千万非洲人去追求貨幣收入的因素：或者生产供应出售的产品，或者在欧洲人的企业和种植园里做工。宗主国的情况不同，那里沒有收入的人就不是納稅人，可是在刚果，每一个非洲人，只要不在欧洲人的企业里做工，而且年龄达到十七至十八岁，就必须繳納人头稅。“这项表面看来相当和緩的稅收，迫使每一个非洲人常常要耕种三十、四十或五十公亩(依土地的肥沃程度而定)的土地，以便生产本地区欧洲人開設的企业需要的东西”^②。

預算的支出部分，生动地表现出为垄断組織全面地开发比属刚果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創造条件的意图。1957—1958年度比属刚果的年度預算支出部分如下(单位：百万法郎)^③。

①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公报”，1958年，第10期，第372頁。

② G·霍斯特勒：“1885—1953年比利时对刚果的文化工作”，第1卷，第356頁。

③ “经济金融通訊”“比属刚果”专刊，1958年5月4日，第81頁。

	1957年	1958年
、 職員的薪資和養		
老金	4,948	5,446
補助金和投資	2,463	2,743
材料和設備的開支	1,345	1,337
國債的付款	1,745	1,963
其他開支	792	950
總計	11,293	12,439

從上述數字可以看出，預算資金大部分用於行政費，行政機關主要是為壟斷組織服務的。這些開支中絕大部分是用於軍警方面的逐年增加的撥款，軍警的使命是嚴厲地控制被奴役的剛果人民。各種補助金和投資在頗大程度上決定於國家直接參加各企業的情況，這一筆款項超過了有價證券和股票的“總存量”收入額一倍以上。其次，剛果預算的沉重負擔是不斷增加的國債開支，即壟斷組織的直接提成。從1950年到1958年，這一項開支從二億零九百萬法郎增加到十九億六千三百萬法郎，幾乎增加了九倍。

對千萬非洲人民的直接需要方面的撥款，在總支出中占極小部分。例如在國民教育方面的預算撥款，基本上列入“其他開支”項目之內，況且這些撥款還大部分用在歐洲籍居民兒童的教育方面。根據國家撥款的另一個來源——“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計劃，1958年貸款總額為三十八億五千萬法郎，其中土著居民的國民教育費只占一億九千一百萬法郎，即占5%，可是運輸業和動力工程方面的貸款却占約50%。這個計劃的撥款，即所謂特別預算，大部分要靠內外債款來支付，這些債款更使國家債台高筑。

各壟斷組織通過國家預算的渠道重新分配資金，同時

利用殖民地行政当局来奴役比属刚果的土著居民。各垄断组织利用所陆续侵吞的预算经费来加紧剥削劳动人民。预算收入还不够拨给各种迫切需要的措施的经费。近几年来，刚果的预算赤字日益增长，1957年的年度预算赤字为六亿法郎，1958年为二十亿法郎，1959年为二十五亿法郎^①。

垄断组织除了在经济领域内，利用国家机关为自己谋利益，还利用它们的代理人把持比利时的政府机关和刚果的行政机关。刚果的高级行政官吏，也和比利时一样，由主要垄断集团的代理人担任。例如比属刚果的总督在该殖民地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这个职位向来是由“比利时总公司”的代理人担任。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忠诚地为自己的真正主人——垄断组织服务。垄断组织不喜欢的官吏都被撤职，被驱逐出境，而那些在垄断组织面前唯命是从的人却受到厚赏。因此，国家机关中的官吏都很明白，他们的前途是否有保障，完全要看他们为垄断组织的利益服务的忠诚程度来决定。于是他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把垄断组织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毫不奇怪的。垄断资本家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传统：有利可图和受尊敬的职位，总是委派那些对垄断组织忠心耿耿的卸任官吏担任。下列事实可以说明垄断组织的这种做法：比属刚果的前任总督李本斯伯爵担任“比利时总公司”的顾问，以后担任该公司的名誉全权代表，同时在各公司的领导机关中兼任九个主席和十一个经理的职务。前殖民大臣G·赫宁(Г·Хенен)在殖民地垄断组织和它们的分公司中兼任了十六个职务。前比属刚果总督里克芒斯在“比利时总公司”的系统中的兼职不下二

① “刚果的发展”(L'essor du Congo), 1959年4月2日, 第3页。

十个，包括“福米尼埃尔公司”的经理。前比利时首相兼外交大臣保罗·范·齐兰德于1956年当选为“非洲比利时銀行”管理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的主席，同时兼任国际垄断组织“康薩福利克”（“Консафрик”）的顾问，“布魯塞尔銀行”和在各国的許多公司的经理。許多殖民地公司的领导机关中收入优厚的职务，都由刚果的名誉副总督A·摩勒尔·德·拉德尔苏斯、前省长阿P·勒·布西和A·里埃拉尔，以及殖民地行政机关的其他許多退職官吏担任。垄断组织在殖民地行政机关的各个环节中，遂心如意地采用了这种隐蔽的营私舞弊方法。一些由于忠心耿耿为垄断公司效劳而有“卓显功績”的低級行政官吏，退職以后便当了这些公司在当地（往往就在他們从前供职地区）的代理人。

許多比利时的大臣、高級官吏、参議員和众議員，同时也是殖民地公司的领导人，这就体现了国家机关和財政寡头的狼狽为奸。前比利时殖民大臣，現任外交大臣P·維尼在“康米尼埃尔”垄断组织的管理委员会中任职，并在它的女儿公司中兼任許多领导职务。財政大臣范·豪特担任“中非精制砂糖公司”（“Сюкраф”）的经理，这家公司的领导者是下議院議長克罗拉克尔。农业大臣德·弗勒索維尔是“格威亚”公司的主席。对外貿易大臣謝文是“康米尼埃尔公司”、“电业总公司”和“林业总公司”等公司的经理。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內閣总管理人M·范·邓·阿貝尔是“基伍国民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委員，其中还包括经济部秘书长J·斯諾伊·埃·德·奧浦埃尔斯男爵，他和P·A·斯巴克共同代表比利时签订了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約^①。

在刚果的殖民管理制度和垄断组织的机构这样紧密地

交织在一起，所以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同时兼任私人资本公司的重要职位已成司空见惯的现象。借口垄断组织和大资本家的走卒精通殖民地事务，而吸收他们来充当刚果行政机关的领导人，实际上这证明了国家政权完全服从于财政资本的利益。这种做法的结果，必然发生营私舞弊和种种不法行为。国家垄断组织“加丹加特别委员会”在加丹加独揽大权，这个委员会中有殖民当局的三名代表，其中一个是让·皮埃尔·波鲁斯，他同时在垄断组织“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中任收入优厚的经理职务。运输管理机关“殖民地交通管理局”的领导委员会的成员全是垄断组织的著名代表人物，例如垄断组织“康米尼埃尔公司”的副经理，同时兼任许多殖民地公司管理委员会委员的马尔登·特维斯，就是运输管理局指导委员会的委员，难道可以当真地把这个运输管理局看作国家机关吗？国家垄断组织“基伍国民委员会”的指导委员会是由著名的财政寡头的代表，“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的专家委员会主席埃尔比格·德·巴耳扎克伯爵主持的。

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厚颜无耻地说什么比属刚果殖民当局的政策和私人资本公司的活动，都是从为“土人”谋求进步和幸福的愿望出发的。其实垄断组织把持比属刚果的国家机关，就是比利时帝国主义的整个殖民体系的深刻反人民的和剥削性质的一个明证。在备受压迫的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觉迅速提高，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运动汹涌澎湃的条件下，这个体系是注定要被摧毁的。

① “财政汇编”，第4卷，布鲁塞尔1957年版，第4199—4496页；“共产主义”(Communisme)，1951年，第5期，第37页。

第二章

殖民地经济的特点

殖民剝削的三个主要阶段

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末叶起，比利时帝国主义在刚果河流域的扩张，打断了居住在这个地区的非洲各族人民的独立发展。殖民主义者利用种种强制手段，使这里的社会经济关系服从于殖民地剝削的需要。比利时帝国主义侵占刚果的主要目的始終是为了掠夺自然资源 and 运走物质财富。殖民剝削的方法改变了并且日臻完善了。增加殖民地利潤，源源不絕地从刚果榨取大量原料的痴心妄想，促进了殖民地各经济部門的发展。片面的经济发展沒有給土著居民带来好处。外国資本汹涌而来，給当地各族人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堪忍受的艰苦条件，使他們瀕临絕灭的边緣。资本主义关系是外国侵略者强加于刚果人民的，并非过去社会经济发展的合乎規律的結果。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給土著居民带来了灾难深重的后果，使他們遭到了巨大的損害。

比属刚果殖民地的经济服从于帝国主义的剝削目的，处于完全依賴世界资本主义市場的地位。刚果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刚果开始殖民地化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止；第二个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为止；第三个阶段包括第二次大战时期和战后年代。每一个阶段都意味着殖民地剝削

的加强，这反映在殖民地垄断组织的利润不断增长，以及矿物原料和农业原料出口物量和输出值的增加上面。

比利时和其他各国资本家“开发”刚果的初期，一直继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这一时期主要的特点是：无须投入大量开发资本，就能够寄生性地掠夺垂手可得的自然富源。殖民主义者的政策是利用超经济的和经济强制的手段，迫使土著居民替他们做工，保证所谓殖民地商品的输出，其中手工生产的产品，在这个阶段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象牙和野生橡胶，在1900年共占刚果输出总值的95%，而1908年则占输出总值的86%^①。在1908年，从刚果输出的商品有：橡胶四千七百六十吨，象牙二百二十九吨，棕榈仁五千六百二十五吨，棕榈油二千一百零五吨，硬树脂一千六百六十吨，可可六百一十二吨，初炼金零点二一五吨，铜矿八十吨^②。在输入刚果的各种商品中，多半是供欧洲人使用的消费品。

1908年以前，刚果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领地，殖民开发是在“刚果自由国”骗人的幌子下进行的。利奥波德所实行的臭名昭著的“橡胶和象牙政策”，其结果是大力推行黑暗的奴役形式，使野蛮的横暴行为猖獗一时。利奥波德把刚果一部分土地，交给比利时和其他各国垄断组织开设的几家殖民地公司横加掠夺；其余地区（包括盛产橡胶和象牙的地区）则成为国王私人收入的来源。殖民主

① G·范·戴尔·凯尔干：“比属非洲的经济危机”(G. Van der kerken, "La Crise économique en Afrique belge"), 布鲁塞尔1931年版, 第35页。

② G·霍斯特勒：“1885—1953年比利时对刚果的文化工作”，第1卷，布鲁塞尔1954年版, 第158页。

又者責成居民用橡膠、象牙和其他產品繳納實物稅。稅額由當地的殖民官吏和公司代表隨意規定。獎金制鼓勵了這些代理人的干劲，每征收一噸象牙國家獎給他們二百五十法郎，每征收一噸橡膠獎給一百法郎^①。拒絕繳納實物稅，或沒有完成規定的某種物品征收額的非洲人，都要受到殘酷的懲罰：鞭撻、嚴刑拷打和殺害。整個村庄部落被殺光。廣大地區遭到洗劫和破產。成千上萬生活無着的居民，紛紛離鄉背井，逃入茂密的热帶叢林。目睹“利奧波德制度”罪行的Э·Д·莫勒爾，向世界輿論揭露了許多罪行，他對這一制度的悲慘後果作了以下的描述：“如所周知，剛果自由國從1908年8月起就變成比屬剛果殖民地，它占有大約一百万平方哩的面積……根據概略的計算，這個地區的人口，在二千萬到四千萬人之間。誰也沒有引用低於二千萬人的數字。1911年的正式人口普查表明：剛果共剩下八百五十萬人。對剛果的管理制度，實行了將近二十年……詳細的調查指出，根據最低限度的計算，成了這個制度犧牲品的達一千万人”^②。

然而，壟斷資本並不以對剛果的巨大潛力的簡單利用為滿足。它逐漸為過渡到以更強烈的形式對剛果實行資本主義剝削創造了前提。利奧波德在剛果主宰一切的統治方式，引起了比利時和其他各國的堅決反對，遭到進步輿論的強烈抗議。妄圖更多地取得剛果財富的英國政界和商界的代表，也拚命反對利奧波德及其統治集團的獨占地位。由於利奧波德制度的破產，1908年剛果轉歸比利時國家管

① “比屬剛果百科全書”，第1卷，布魯塞爾1950年版，第42頁。

② 引自Э·羅布遜：“非洲的旅行”（Э·Робсон.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Африке）一書，莫斯科1957年版，第102頁。

轄。这就使得殖民地剝削的方式有了某些改变，并为刚果的資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

在殖民地化的最初时期，比利时各大垄断集团之間划分了基本势力范围；英国、法国、美国、荷兰和其他各国的垄断組織，也积极参加了分赃。垄断資本家把維護自己殖民地利益的領導权，集中到特別設立的分公司手里，这些分公司控制了許多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企业。在刚果的大資本主义公司，由于掠夺它的自然資源，获得了巨額利潤。老牌殖民地公司——“刚果通商实业公司”的活动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是比利时財团“比利时总公司”的主要分公司。这家公司1886年創辦时的固定資本为数不多（約一百万法郎）。1911年“刚果通商实业公司”創辦人泰斯將軍，在該公司成立二十五周年时曾宣布：“刚果通商实业公司”及其分公司的股东，繳納的資金总共不过四千二百五十万法郎，可是他們所得到的股息和利息却达九千四百多万法郎；此外，該公司还設置了九百多万法郎的准备金，发給公司領導人員五千多万法郎的薪貼”^①。

刚果自由国淪为比利时的殖民地，促进了更扩大更加紧对刚果自然資源的剝削。許多新公司紛紛在刚果成立，并展开了活动。比利时当局給予这些公司以在极其优惠的条件下享有租借或占有大量地产的权利。仅仅“比属刚果制油公司”一家，1911年同殖民当局簽訂协定，承租了七十五万公頃土地，这家公司还获得在五个每块半径为十公里的圓圈里随意挑选土地的权利。“开賽公司”、“福米尼埃尔公司”，以及其他一些拥有大量租让企业的公司，都获得

① L·弗兰克：“比属刚果”，第2卷，布鲁塞尔，第243頁。

了完全归自己占有的地产^①。

对由于通行困难的山区和刚果河下游几十公里的险滩瀑布,而与大西洋断绝联系的地区的经济开发,交通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著名的旅行家和富于进取心的殖民者Γ·斯坦利曾說:“沒有铁路,刚果就一文不值”。对刚果的殖民开发,是从修筑交通道路网入手的。在发展航运和铁路运输的同时,还兴建了各种为运输业服务的工业企业:机械修理厂,装配和修理内河船舶的造船厂等等。这就是比属刚果最早出现的一批工业企业。

刚果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主要是与过渡到广泛开发蕴藏丰富的矿产资源分不开的,特别在加丹加更是如此。在二十世紀头几年,有些主要矿区的勘探,掌握在比利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所建立的大矿业公司手里。主要的矿业公司“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的活动,从一开始,就以开采和加工铜矿为目标,后来又附带掌握了其他矿产品的生产。在1911年,伊利沙伯维尔附近的卢宾巴什炼铜厂炼出了第一炉铜。1913年产铜七千四百零七吨,1914年一万零七百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对战略原料需求的日益增长,刺激了铜产量迅速上升,1918年已超过二万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其他一些矿产中,只大规模地开采金和金刚石。

在刚果还开办了一些初步加工农业原料的企业。1911年获得“世界肥皂制造厂”綽号的英荷“尤尼莱佛”托拉斯,在比属刚果成立了分公司,该公司经过几次改组以后,称为“比属刚果与尤尼莱佛制油和肥皂联合公司”(简称“尤

^① G·霍斯特勒:“1885—1953年比利时对刚果的文化工作”,第1卷,第168—169頁。

尼萊佛公司”)。这家公司开始创办油棕种植园，成立榨油企业。最初只加工从非洲人手中以賤价收购的野生棕榈果。

随着刚果的淪为殖民地，土著居民的自然经济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比属刚果的农业就提供了大量的商品，主要是供应人口日益增多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所需要的粮食。主要为供应出口而栽培可可和咖啡的一些种植农场，也在刚果开始建立起来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比属刚果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时期，它具有过渡到对殖民地加紧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这就使刚果变成大量资本、主要是比利时资本的投资场所。随着对殖民地经济的投资的不断增加，公司的数目也迅速增多了。世界市场对原料的需求，决定了加紧发展采矿业和种植农场、交通运输和动力经济，决定了在非洲人的农业中大力栽培供应出口的作物。许多城市和工业中心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人口大量地从乡村流入城市的现象也发生了。

这个时期，也象从前一样，盛行种种惨无人道的殖民地压迫和剥削的方法：以严酷惩罚的威胁，迫使非洲农民栽植各种商品作物，殖民主义者制订和广泛推行了强迫劳动制，招募工人往往与贩卖奴隶无异。在比利时第二次殖民会议上，有一个报告人说：“一大批脖子套着绳索的黑人被送到建筑工地去。用拉夫式招募民工有功的酋长都得到奖赏。行政当局很和蔼地接待那些替它送来民工的人”。在种植园、工业企业和建筑工地做工的工人，都处于囚犯的地位，遭到惨无人道的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把成千上万的人置于死地。据臭名昭著的比利时官吏皮埃尔·奥特斯供

称：“由于行政当局的许可和当地酋长的同谋，加紧招募民工使殖民地荒无人烟……建筑工地的死亡率，在某些地方竟达总人数的一半，整个说来，招来的民工大约死掉了30%”^①。换句话说，据皮埃尔·奥特斯的估计，招来的非洲人已死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刚果新兴企业，简直是建筑在非洲黑人的尸山上。这是有目共睹的例证：在殖民制度的条件下，任何“进步”都可比作“那个只愿用被杀死者的头颅来喝取酒浆的可憎的异教神像”^②。

刚果的采矿工业急剧发展起来了。在南加丹加，“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的铜产量迅速增长，开始广泛地开采其他各种矿物原料：锡矿、铀—钍矿、钴矿、锌矿、锰矿和铅矿、铜等等。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除了世界经济危机年代外，“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的生产，无论产量或产值都不断增长。这家公司为了增加产量、降低成本，拨出了一部分利润从事基本建设，增添设备，使冶金企业和辅助企业的矿山机械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加丹加有了相当强大的工业总体，包括有许多矿山、选矿设备、冶金工厂和化学工厂、发电站、各种各样的修理厂和实验室。“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还设立了許多从事发展辅助经济部门的分公司，以供应各主要企业需要的煤炭、电力和化学产品，并使职工的住宅、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有了保障。“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

① 引自：“比利时第二次殖民会议。纪录和报告”（Il-ème congrès colonial belge, Comptes-rendus et rapports），布鲁塞尔1926年版，第72页。

②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第335页。

司”，变成了掌握大量财政资金和攫取高额利润的有许多分支机构的庞大垄断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刚果其他地区矿山的工业开采也大大加强了。“比利时总公司”控制下的“福米尼埃尔公司”和“贝塞卡矿业公司”，垄断了刚果南部地区金刚石的开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比属刚果金刚石的开采量跃居世界首位，金刚石产量从1913年的一万五千五百克拉，增加到1940年的九百六十万零三千克拉^①。

刚果东部和东南部，许多属于“比利时工程和工业地质勘探矿业公司”（“比利时总公司”财团）、“锡矿辛迪加”（“布鲁塞尔财团”）、“大湖矿业公司”（“安班”财团）和其他公司占有的矿山，都开采锡矿。比属刚果锡矿的总开采量（按金属含量计算），从1918年的一百一十六吨，增加到1929年的一千三百五十吨。最初，所有的锡矿，不经加工就运往国外。从1934年起，属于“比利时工程和工业地质勘探矿业公司”的馬諾諾电熔厂投入生产后，刚果才开始出口金属锡。

有许多公司在刚果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开采金矿，其中“基洛—摩托金矿公司”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家公司成立于1926年，代替设在基洛—摩托区管理金矿的国家机构。比属刚果的黄金开采量，1927—1941年，从三千七百公斤增到一万七千五百公斤，其中包括“基洛—摩托金矿公司”各矿的开采量——从三千一百公斤增到八千一百公斤^②。

在农业方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特点是，变本加厉地剥削非洲农民。资本主义公司向农业的渗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沿着两个方向发展的。在种植农作物和输出农

① “革新”（“Renovation”），1948年，第9期，第188页。

② “比属刚果百科全书”，第2卷，第622页。

产品具有良好条件的地区，这些公司建立了规模巨大并使用非洲雇佣劳动力的种植园。在其他地区，殖民当局和公司，利用各种强迫手段和奖励方式，千方百计叫农民种植商品作物，主要是用于出口的商品作物。同时还兴建了一些初步加工农业原料的企业：榨油厂、清棉厂和其他企业。随着垄断公司对刚果农业剥削的加强，商品农业生产，特别是供出口用的农业原料的生产也急剧增长起来。从下列资料，可以看出1910—1940年各种主要农业原料输出的增长情况(单位：吨)^①：

	1910年	1920年	1930年	1940年
棕榈油	2,160	7,624	36,988	65,323
棕榈仁	6,141	39,457	66,356	44,923
咖啡	8	113	1,537	18,429
可可	902	355	1,537	844
花生	—	3	87	4,597
皮棉	—	174	9,976	23,897
橡胶：				
野生橡胶	3,417	471	40	39
种植园橡胶	—	85	470	658

在上述时期，各殖民公司开始进行森林工业采伐：木材输出量从1920年的一百四十三吨，增到1930年的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二吨和1940年的一万九千四百七十八吨。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比属刚果的工业活动，几乎只集

^① “比属刚果农业公报”(“Bulletin agricole du Congo belge”), 1954年,第4期,第894—895页。

中生产供輸往国外的各种原料。只对那些经不住长途轉运(例如,油棕果)或需要减轻过重負担的产品(籽棉、金属含量不多的矿产)进行初步加工。可是这个时期,刚果还开始兴办了一些为当地紡織品、建筑材料、商品粮食等等必需的加工工业企业。1924年建成的利奥波德維尔紡織联合工厂,就是最早产生的这类大型的企业之一。除了这个紡織联合工厂之外,还在刚果建立了啤酒厂和水泥厂、制糖厂和其他一些拥有現代設備的規模較大的企业。

整个說来,无论经济方面或居民对于工业品的需求,都要仰賴于进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間的年代里,除了加紧开发刚果的原料資源外,各国的垄断組織还广泛地把这个殖民地开辟为銷售市場。这个时期,刚果的进口量不断增长,各种各样的日用品在进口量的构成中占主要地位。舶来品的竞争使非洲許多手工业生产部門受到摧残。土著织布工、五金工和其他手工业者,部分地补充了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队伍。其中有一些人由于掌握了生产技能,以熟练工人——伐木工、細工木匠、裁縫等等身份,开始在欧洲人经营的企业里当雇工。可是,各种独特的手工业(陶器、編織品等等手工业)都在新的条件下保存下来,而且至今在农村地区还相当盛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对比属刚果殖民剝削的第三个发展阶段的开始。战时情况,要求大力增加刚果的工农业生产,这就引起经济結構发生重大的变化。当海上交通工具极感缺乏的时候,仰賴外来供应战略原料的可能性显著减少,而对于它們的需求却大大增长。这种战争环境下的特殊情况,决定必須迅速发展冶金企业和其他一些加工工业的部門。美国和英国最感兴趣的是刚果提供的那些在运

輸時只占很小船隻噸位的金屬和其他製品。英美也供應比屬剛果少量工業裝備品。由於技術熟練的歐洲籍工人不夠用，企業主不得不招收大量非洲工人從事複雜的生產工作。除了發展供出口用的商品的工業部門外，還大力擴建現有的工業企業，興辦一些新企業，以滿足當地對建築材料、備用零件和其他五金製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

由於希特勒軍隊佔領了比利時，剛果落入英、美兩國的勢力之下。殖民地行政當局為了執行英、美兩國政府關於大力增加戰略原料供應的指示，建立了對所有公司 and 企業主的活動的監督，詳細地規定了生產和消費辦法，限制了進出口額。為了達到監督和協調的目的，設立了專門的經濟機構——戰時工礦生產管理處、戰略礦產管理局、糧食供應管理局、物價管制組、貨幣委員會、殖民地交通管理局、橡膠委員會、棉花委員會和其他許多的機構^①。在戰時條件下，上述機構從事物資和財政資金的分配，調整生產的公司和原料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使各企業和經濟部門的活動取得協調。各大公司的代表，在這些機構中起着主導的作用。

比屬剛果向美、英兩國的軍事工業提供各種最重要的戰略原料：銅、鈷、鉛、鋅、工業用金剛石等等。剛果成了美國原子工業用鈾礦的主要產地。1939—1944年，整個剛果主要礦產的開採量，增長數字如下（按金屬含量計算）：銅——從十二萬二千六百噸增到十六萬五千五百噸，錫——從八千三百噸增到一萬七千一百噸，鈷——從一千二百噸增到一千八百噸，鋅——從一萬零三百噸增到一萬六千四

^① M·范·戴·普特：“比屬剛果與政治形勢”（M. Van de putte, “Le Congo et la politique de conjoncture”），布魯塞爾1946年版，第113—114頁。

百吨。但是，金的开采量却从一万六千零六十三公斤减到一万一千三百二十七公斤，金剛石的产量也从八百三十六万克拉，减到七百五十三万三千克拉^①。錫的供应，对英、美同盟国起很大作用，由于日本侵占了东南亚的矿产地（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英、美两国在这方面的需要特別迫切。这个时期，就地冶炼加工的矿产也迅速发展，因为这样就可以减少运输量30%左右。战时除了“比利时工程和工业地质勘探矿业公司”在馬諾諾的工厂外，“加丹加开采和勘探矿业公司”在卢布迪的电熔厂也从事熔炼錫矿的生产。从1938年到1944年，比属刚果的錫矿出口量，从六千七百吨增加到八千五百吨，金属錫的输出量，从一千八百吨增到九千七百吨^②。

战时各加工工业部門大大地发展起来。矿业公司、运输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对机器和设备的維修感到极大困难。因此必須赶快在当地进行备用部件和各种零件的生产。由于感到钢不够用，开始熔炼废铁。为此，利用了“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企业所拥有的两座电炉和利奥波德維尔的电炉。机械厂供給了必要的备用部件，制造了工作用具（斧、刀、鋤头、铁鏟）和极简单的设备（制造磚瓦的压力机，榨油企业和內河船舶使用的輔助机械等等）。伊利沙伯維尔建立了生产绕組电线的企业。

1939年以前，刚果原有的造船厂，只能装配內河船舶，用外来部件装成駁船，以及修理这些船舶。战时許多造船厂都从事建造駁船和拖船。

① “比利时与比属刚果統計年鉴”，第72卷，布鲁塞尔1951年版，第562頁。

② “比属刚果百科全书”，第3卷，第404頁。

战争时期，刚果开始生产各种日用品，如颜料、纜索、繩子、手提箱和香水等等。1943年，利奧波德維爾紡織联合工厂的棉布产量增加到一千六百三十万米，同年还出产了供軍用的特种布三百五十万米，綳带——二百万米，亲水棉——九十吨和棉針織物——三十吨。

各工厂从事縫制軍用服装、工人工作服、普通衣服和衬衫的生产。1940年，在利奧波德維爾建立了“拔佳”（“Батра”）康采恩皮革靴鞋企业，这个企业在1943年生产了二万五千双皮鞋和七十吨鞣制皮革。

1939—1946年，刚果工业企业的数目，从二千五百三十八家增到三千七百零一家，其中冶金企业从六十一家增到九十四家，造船厂和船舶修理厂从一百四十家增到一百八十三家，森林工业和木材加工企业从三百五十七家增到六百四十二家，化工厂从十家增到十五家，紡織厂从一百二十三家增到一百三十六家，縫紉厂从四十三家增到七十家，制革厂从十九家增到四十二家，食品工厂从四百二十二家增到六百二十八家，榨油厂从四十九家增到五十家，其他农产品加工企业，从七百四十家增到八百七十家。

这个时期，加工工业企业的主要产品增长数字如下：水泥——从三万五千一百吨增到八万一千五百吨，石灰——从四百五十吨增到二万八千六百吨，化学产品——从一万四千四百吨增到三万五千九百吨，肥皂——从四百四十八吨增到二万一千吨，啤酒——从二百八十六万公升增到一千八百一十八万公升，布匹——从一千一百五十万米增到二千一百万米，大桶——从二十四万三千个增到三十五万四千个。可是，糖产量却从一万四千七百吨降到一万三千三百吨。

随着刚果工业的发展，动力经济和交通运输也有某些好转。1939—1946年，电力生产从二亿七千二百万瓩时增到三亿三千七百万瓩时。由于加强以使用非洲人的强迫劳动为基础的道路建设，1939—1946年，刚果的道路从七万六千六百公里增到九万四千五百公里^①。

战时要求大量增加农业原料、特别是军用的农业原料的生产。日本占领东南亚各国(橡胶、奎宁和其他热带产品的主要产地)后，英、美同盟国不得不赶紧寻求取得这些产品的新产地。战争时期，比属刚果开辟了許多新的巴西护謨树(橡胶植物)种植园，并大规模地恢复利用野生橡胶。从1940年到1945年，刚果种植园橡胶的输出量，从六百五十八吨增到二千三百九十七吨，野生橡胶——从三十九吨增加到五千五百九十二吨。刚果东部地区，由于大型奎宁树种植园的建立和奎宁树皮加工厂的兴建，1945年出口奎宁树皮三百九十七吨和奎宁盐十一公斤。同年，比属刚果出口额为：棕榈油——七万七千九百四十二吨，棕榈仁——四万三千四百九十八吨，皮棉——三万八千三百五十吨，咖啡——三万一千九百九十八吨，可可——一千九百七十一吨。此外，还输出了四千多吨木材和二万七千多吨锯材。

加强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引起了粮食产量猛跌。这是由于从农业中抽调大量劳动力去修筑道路和其他工程、搬运货物、采集野生橡胶等等的缘故。

战后时期，在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战略原料和物资的需求日益增长的影响下，殖民地经济各主要部门得到了发展，这是由于战后恢复时期的需要，以及战后不久再起的西

^① G·霍斯特勒：“1885—1953年比利时对刚果的文化工作”，第1卷，第310、311、318、319页。

方各国的軍备竞赛所引起的。

1950年以后，工业、农业和其他生产部門有了特別迅速的发展。这主要是因为这时帝国主义丧失了^在亚洲各国的主要经济障地，所以轉而疯狂地剝削非洲的自然财富和人力資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果社会经济情况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民族資产階級比較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列宁曾經指出：“帝国主义总会（从殖民地和^不发达国家的自然经济中）重新产生資本主义，重新产生小資本主义向大資本主义过渡，小規模的商品交换向发达的商品交换过渡，等等”^①。但是，在殖民地的条件下，民族資产階級发展的范围很窄，积累資本的潜力也是极其有限的。

经济結構的特点

殖民地经济的特点是：在所有经济領域里占重要地位的外国資本家拥有无上的权力，他們力图从刚果榨取最大限度的高额利潤，使刚果的经济发展服从于世界市場的需要。欧洲人的企业，成了比属刚果的经济基础，剝削非洲雇佣工人是殖民主义者榨取利潤的主要源泉。在这里，与中非大多数国家不同，欧洲的公司和企业主，不仅控制着流通領域，而且控制着生产領域；这就使欧洲公司和企业主能够加紧剝削刚果。欧洲人掌握的企业，生产出絕大部分的工业品和将近一半的商品农产品。非洲人的企业和农場在生产中所占比重不大：1950—1957年，它們的商品产品只占刚果国民收入的11—12%左右，实物产品占15—17%^①。

^① 列宁：“帝国主义筆記”，莫斯科1939年俄文版，第83頁。

垄断組織在比属刚果经济中占統治地位，导致了生产的高度集中。在刚果的資本主义企业中，大多是雇用大批工人的大企业。

从工人階級的总人数来看，比属刚果远远超过了中非各国，就工人階級在人口中的比重來說，則仅次于北罗得西亚。刚果的雇用工人占总人口12—13%。1957年年底，比属刚果共有一百一十四万八千名非洲雇用工人，即占总人口的8.7%。其中在主要工业部門就业的有三十四万人(占29.6%)，从事农业的有二十九万五千人(占25.7%)，交通运输部門——八万六千人(占7.5%)，商业部門——七万一千人(占6.2%)，在各机关工作的四万二千人(占3.7%)，在其他方面(主要是当家庭僕役)工作的有三十一万四千人(占27.3%)^①。

从使用劳动力的特点来看，資本主义企业可以分成两类。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在农业、森林工业和其他部門中，資本的有机构成較低，很少利用技术設備，产量和利潤的增加主要是依靠残酷剝削工人和增加工人人数达到的。但是，少数企业，主要是在拥有現代設備的采矿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和紡织工业中，不仅依靠加紧剝削工人，而且部分地通过生产过程的合理化和机械化，来保证获得高額利潤。

大多数产业工人集中在加工工业部門，就工人人数來說，建筑业居第二位，采矿工业居最末位。这种对比关系是由許多采矿企业的机械化水平較高造成的。其他经济部門

①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公报”，1958年，第10期，第360頁。

②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公报”，1958年，第11期，第415頁。

劳动力的使用大部分都是极端浪费的。几乎完全使用手工劳动生产，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但是这种生产的产量很低。通常，种植农场、木材加工和其他许多企业，就有这种特点。

从生产总值的结构(表六)，可以看出比属刚果经济中主要生产部门的相对作用。

表六

比属刚果生产总值的结构*

经济部门	1950年		1954年		1957年	
	百万法郎	%	百万法郎	%	百万法郎	%
农业						
非洲人的·····	8,100	30	11,650	27	12,460	26
欧洲人的·····	2,170		2,710		3,610	
采矿业和初步						
冶炼业·····	6,730	20	12,140	22	11,690	20
植物原料						
加工业·····	2,000	6	2,560	5	2,870	5
其他加工工业部门··	1,850	5	3,570	7	4,800	8
建筑材料生产和建						
筑业·····	1,680	5	3,540	7	3,800	6
交通运输业·····	2,460	7	4,760	8	6,370	10
商业						
非洲人的·····	210	10	700	8	1,050	9
欧洲人的·····	3,000		3,780		4,110	
其他·····	5,500	17	9,100	16	9,470	16
总 計	33,700	100	54,810	100	60,210	100

*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乌隆迪中央银行公报”，1958年，第10期，第358页。——资产阶级的统计任意把服务部门列入生产总值中。

表中所列数字证明刚果经济中工业生产作用的增长。这一增长是由采矿工业，以及大多数加工工业部门的发展决定的。随着农业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缩小，农业原料加工工业的相对作用也减少了。

战后时期，各经济部门中资本主义企业的数目迅速增加。1945年，比属刚果各种工业企业（农业企业未计算）约有三千九百家，到1950年，有工业企业六千八百家，农业企业二千八百家，1955年有工业企业一万三千六百家，农业企业四千六百家。1957年企业的总数共二万二千六百家，其中农业占七千五百家^①。

农业。虽然比属刚果由于殖民化而在社会—经济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是它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人民绝大多数（75%以上）从事农业。各工业中心对它周围的广大农业地区的影响不大。

刚果的殖民地化，在一定程度上使非洲人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促进了商品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帝国主义者曾采取使非洲农业适应新的需要的方法，利用经济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强迫栽植商品作物，并采取了建立属于欧洲人的大型热带作物种植园和农场的措施。由于强迫当地农户转到必须生产某些通常供出口的作物（棉花、咖啡、油棕），以致整个刚果地区的农业发展，具有单一连作制的定向性。1957年，四种农业原料占农产品出口总值（八十九亿四千一百万法郎）的87.5%，占刚果输出总值（二百四十二亿九千六百万法郎）的32.2%，即：咖啡占12.1%（二十九亿四千六百万法郎），油棕产品占10.4%（二

^① “比利时与比属刚果统计年鉴”，第78卷，布鲁塞尔1958年版，第508—509页。

十五亿二千八百万法郎)，紡紗原料(棉花、龙舌兰麻等等)占5.5%(十三亿三千六百万法郎)，橡胶占4.2%(十亿一千九百万法郎)。

殖民地化的結果，使商品生产在非洲人的农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1947—1950年，在刚果二百二十一万三千公顷播种总面积中，商品农作物所占的比重为42%，其中供应当地市場的作物占25%，供出口作物占17%。在其余58%已播种的土地上，栽种供生产者自己消費的粮食作物^①。

最近几十年来，在比属刚果的农业中，商品生产不断发展。欧洲公司和殖民者的資本主义农业企业的产品，以及在非洲人小商品农場栽种的經濟作物产品，都流入世界市場和国内市場。在非洲人的产量不高的农場中生产的粮食，大部分归生产者自用。可是，用于出售的粮食的比重，逐年都有增加。例如，据估計，1955年出售了小农户生产的20%的木薯，30%以上的花生和60%的稻米。整个說来，1950—1957年，非洲农場的商品生产增加了43%，总产量只增加18%。从商品产品在非洲农場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出刚果各省农业商品率的发展程度(百分数)^②：

省 別	1950年	1957年
利奥波德維尔省·····	37.3	36.2
赤道省·····	30.3	33.5
东方省·····	36.1	41.1

① “热带非洲市場经济的发展”(“Développement de l'économie de marche en Afrique tropicale”),联合国,紐約1954年版,第15、16頁。

②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公报”,1958年,第12期,第460—461頁。

基伍省.....	36.4	37.2
加丹加省.....	26.0	30.6
开赛省.....	25.5	45.3
总 計	32.3	38.8

商品生产迅速地不断发展，同农业中雇佣工人人数的增加一样，是殖民地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巨大发展的标志。

比属刚果是世界市场农业原料、首先是热带产品的最大供应者。在供应棕榈油和棕榈仁的各国中，刚果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尼日利亚)，在各橡胶生产的国家中，居非洲第三位(仅次于利比里亚和尼日利亚)，而在生产皮棉和棉籽的各国中，刚果在非洲居第四位(次于埃及、苏丹和乌干达)。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1956年比属刚果某些农产品在世界(苏联除外)和非洲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单位：千吨)①：

	世界产量	全非洲产量	比属刚果产量
棕榈仁.....	1,020	850	139.9
棕榈油.....	1,190	960	220.9
天然橡胶.....	1,915	115	35.2
棉籽.....	14,500	1,450	103
可可豆.....	910	585	4.8
咖啡.....	2,590	500	38.7
木薯.....	62,600	32,400	7,518
甘蔗.....	345,200	21,200	184
香蕉.....	12,500	500	45

① “粮食和农业统计年鉴”(Year-book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Statistics, 1957), 第11卷, 罗马1958年版, 第一部分, 第49、67、76—78、104、107、110、112、121—124、138页。

西洋甘薯和薯蕷·····	72,400	19,100	373
花生·····	13,100	3,300	182
糙米·····	215,000	4,400	185

根据統計資料，比属刚果的耕地面积在1955年为四千九百万公頃，即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1%（国内江湖河海的面积除外）。換句話說，这个面积占非洲大陆十二分之一的国家，就耕地面积而論在非洲居首位，即占非洲大陆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①。可是，由于刚果农业的极端落后和粗放经营，大部分耕地面积，为了恢复土壤肥力，依然是多年的熟荒地。在現行的农业耕作方法下，在若干公頃荒废的耕地面积中，只播种一公頃土地。整个說来，1955年播种农作物的土地只有二百八十六万五千公頃，也就是說还不到耕地面积的6%。在非洲人经营的小商品和半自然经济的农場里，种植农作物的土地有二百四十六万六千公頃（占86%），在欧洲公司和殖民主义者的資本主义农場，播种作物的土地达三十九万九千公頃（占14%）。在非洲人的农場中工作的，共約有一千万人，在欧洲人经营的农場，有四千欧洲人和二十七万非洲雇佣工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虽然拥有大片空閑土地，人口总密度（每平方公里約五人）仍很低，但是，在非洲农业中，每一平方公里播种和栽植面积的居民人数（农业密度），却超过四百人。在农业生产率极低的条件下，这样高的农业密度是因为：殖民当局所保存下来的社会经济組織落后和农业技术簡陋。这是土著居民生活水平极低的标志之一。

① “粮食和农业統計年鉴”，第6—7頁。——例如，北罗得西亚的耕地面积为三千万零三十万公頃，法属赤道非洲的耕地面积为三千万公頃，等等。

比属刚果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很低，是由于农业具有粗放性质。许多年来，刚果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依靠扩大农田面积和滥用土地达到的，由于滥用土地导致了地质退化，侵蚀现象日益严重。主要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通常不仅大大低于世界的平均产量，而且低于非洲这类作物的平均产量。例如，在1956年，世界（苏联除外）农作物单位面积的平均产量，每公顷为十七点二公担，非洲的平均产量每公顷为九点六公担，而刚果的平均产量每公顷仅为九点二公担；稻米的平均产量，世界各国每公顷为十八点六公担，非洲每公顷为十四点六公担，而刚果每公顷仅为十一点一公担；小麦的平均产量，世界各国每公顷为十一点六公担，非洲每公顷为八点二公担，而刚果每公顷仅为六点六公担；棉籽的平均产量，每公顷分别为四点五、四点二和三点一公担；西洋甘薯和薯蓣的平均产量，每公顷分别为九十、七十三和六十七公担；豌豆（干豌豆）的平均产量，每公顷分别为八点九、六点三和六点五公担^①。必须指出：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在刚果各农场和不同地区，由于经营方法、品种质量、气候条件、土壤等等不同而很不稳定。

刚果四分之三以上的土著居民从事农业。在殖民地化的影响下，非洲人的农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直到现在，农业仍极端落后。在比属刚果，也像热带非洲的其他国家一样，迄今还实行极其粗放的伐林—歇荒耕作制：农民在选定的地段上，把植物砍光焚毁，用锄头把土地掘松，种上三年到五年，在土壤肥力耗竭以后，就把这块土地撂荒，使它

^① “粮食和农业统计年鉴”，第11卷，罗马1958年版，第一部分，第49—112页。

休閒十年至十五年。在非洲人经营的农場中，劳动力的使用特別浪費。鋤头直到現在还是他們的主要农具。劳动生产率也很低：鋤头鋤地，要在一天內鋤完一公頃的土地需要有一百人。在农业工作中，通常不使用役畜。农民几乎不用肥料，只是栽种一些品种低劣的植物作物。农民的繁重劳动只收到极微小的成果。

欧洲人占有最肥沃的土地，在这些土地上可以实行比較合理的輪作制，利用育成种籽，施用肥料和使用农业机器。欧洲人经营的农場生产的产品，多半经过初步加工后用于出口。世界市場的竞争，促使企业主增加投資，扩大经营范围，实行生产集約化和合理化，以便改进产品质量。欧洲人经营的农場的单位面积产量，通常比非洲人经营的农場的单位面积产量高得多。在生产貴重的出口产品：橡胶、可可、咖啡等等資本化程度較高的种植农場，都获得很高的收获率。

欧洲人农場的产品(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的原料)的比重虽然不大，可是近几年来不断有所增长，它們主要是供应当地市場。欧洲人农場种植供应当地市場的粮食作物通常只是一种副业。欧洲人的公司和殖民主义者对于粮食产品的增加和质量的改进一向漠不关心。由于经常鬧粮荒，公司和殖民主义者才能一本万利，大发橫財。就剛果市場銷售的个别种类的产品(馬鈴薯、木薯、花生和香蕉)來說，欧洲人农場的单位面积产量，甚至比非洲人经营的农場的产量还要低。

殖民主义者建立了拥有雄厚資本的大农业公司(1954年，这些公司的資本总额几乎达到一百亿比利时法郎)；1955—1957年的投資額达二十亿三千八百万法郎。欧洲殖

民者经营的农场的投资金也很多（投入农场的资金大约有一百万法郎）^①。在属于欧洲人的农场里，拥有不少现代化农业设备和工具（主要用于对产品进行初步的加工）。可是，这些农场大半依靠非洲人的廉价劳动力，并广泛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劳动。1953年，比属刚果总共只有九百五十二台拖拉机^②，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农业“机械化”的程度。

在主要的农产品中，几乎只生产供应出口的可可、咖啡和橡胶；供应出口和当地需要的花生、棉花和棕榈油；主要为满足当地需要的木薯、香蕉、菜豆、豌豆、玉蜀黍、黍、高粱、西洋甘薯和稻米。在经济作物中，非洲人经营的农场只种棉花。1921—1952年，非洲人棉农的人数从一万五千增到八十二万六千人。刚果各地几乎都种棉花，而在许多地区实际就是连作制。殖民主义者借助于收购、加工和销售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系统，对种植这些作物的非洲人进行了沉重的盘剥和掠夺。这个系统是以不等价交换、公司独断专横和公开欺骗非洲人为基础的。在刚果活动的许多公司，在特定地区内拥有收购籽棉和其他产品的垄断权。1952年，有一百二十家公司拥有清棉厂，并在各植棉区设有二千五百多个收购站。其中资本最雄厚的是“刚果棉业公司”；在这家公司和它的分公司的活动地区内，1955年生产的籽棉占总产量的80%。种植经济作物的刚果农民，完全处于依赖大公司的地位，他们把自己的产品交给这些公司，进行初

① J·勒费伯佛勒：“比属刚果和卢安达—乌隆迪的经济结构”，布鲁塞尔1956年版，第37—38页；“比属刚果和卢安达—乌隆迪中央银行公报”，1958年，第10期，第382页。

② “1950—1954年非洲的经济活动”（*L'activité économique en Afrique 1950 à 1954*），联合国，纽约1955年版，第26页。

步加工和銷售。例如，在欧洲人的榨油企业里加工的大部分棕櫚油，就是用从非洲人收购来的棕櫚果榨取的。而经济作物的产品，則大多来自欧洲人的种植园。1956年，欧洲人农场出产棕櫚油二十万零四千吨，非洲人农场出产棕櫚油一万六千九百吨，棕櫚仁——欧洲人农场出产九万二千八百吨，非洲人农场出产四万七千一百吨，咖啡——欧洲人农场出产三万四千九百吨，非洲人农场出产三千八百吨，可可——分别为四千五百吨和十三吨，橡胶——分别为二万九千吨和二千七百吨^①。拥有大型橡胶种植园的“尤尼萊佛”公司，在棕櫚油的生产者中居首要地位。其他拥有种植园的公司，則以“比利时股份公司”、“埃維阿刚果公司”、“刚果制糖公司”较为突出。

畜牧业在比属刚果的农业中居次要地位。在刚果大部分地区自然条件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沼澤密林地区舌蝇流行，畜牧业的发展极其困难。牲畜多半是在中部平原周围的高原地带繁殖。1957年，刚果总共有九十六万六千头牛、三十五万头猪、六十三万六千头绵羊、一百七十九万四千头山羊，还有少量的馬和騾。刚果人有五十一万七千头牛，其中东方省（三十万头）和基伍省（十九万一千头）所占的头数最多。小家畜到处都有，非常普遍。欧洲人农场拥有四十四万九千头牛，大多数在加丹加省（十六万六千头）和利奥波德維尔省（十万零一千头）^②。这些牛主要为肉品公司所有。各农场还向城市供应乳制品。

非洲人占有牛的总头数的大部分，可是，在欧洲人经营的农业部門中，畜牧业提供的畜产品要多得多。1956年，每

① “扎依尔”布鲁塞尔，1958年，第5期，第459頁。

② “比属刚果銀行月报”，1958年，第6期，第177、180頁。

头牛的平均重量，在欧洲人经营的农场为三百五十六公斤，而在非洲人的农场，只二百三十七公斤；猪的平均重量，在欧洲人的农场为八十九公斤，非洲人的农场为六十九公斤^①。由于饲料不足和质量不好，缺少兽医的治疗，非洲人所养的牲畜常常患传染病和寄生性的疾病，因而不长肉，产乳量也很少。据统计，按每人每天二十五克肉计算，要供应刚果土著居民，必须繁殖三百六十五万六千头牛，也就是说，必须使现有牛群的头数扩大六倍。仅以村社农民所需的肉类而论，按每人每天二十五克计算，估计就需要有八万六千七百吨，然而非洲的畜牧业，只能供应六千吨左右，几乎不到十五分之一^②。

增加农业原料的生产对殖民主义者有利，因而鼓励了他们实行某些农业改革。最近几年，刚果行政当局力图使刚果人的半自然性质的村社经济，变成更有生产效能的个体农业——“理想化的农业”(Paysanat)。1955年1月1日，特为此拨出了十六万六千七百块地段，其中十三万五千块实际已经耕种。农民一家人领得森林地带九公顷和热带草原(稀树干草原)七公顷的土地。每一地段都分成零点三公顷到零点五公顷的小块土地，按照耕种各种作物和各地区的轮作制，轮流使用这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经常采取强制方法，迫使迁来的农民从事生产。在不习惯的条件下，农民处于完全依赖商业公司和农业公司，以及对各公司唯命是听的殖民地行政官吏的地位。殖民当局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

① “1956年比属刚果与卢安达—乌隆迪经济情况”，布鲁塞尔1957年版，第50页。

② “根布鲁赫年报”(Annales de Gembloux)，1956年，第3期，第217、219页。

是要增加农业的商品产量，从而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进一步加紧剥削农民开道。

采矿工业和初步冶炼业。近几十年来，各种矿物产品的生产，已成为刚果殖民地经济的主导部门，成为刚果在资本主义世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专业化的基础。

表七

刚果采矿工业的主要产品*

产 品	1950年	1957年	1950—1957年 間产品增加額 %
銅，千吨·····	175.9	242.2	+37.7
鈷，千吨·····	5.1	8.1	+58.8
金剛石，千克拉·····	10,148	15,015	+47.9
錫，千吨·····	13.7	14.5	+ 5.5
純金，公斤·····	10,557	11,640	+10.2
鉭—鈹铁矿，吨·····	135	238	+76.3
黑鎢矿，吨·····	197	1,184	+501.0
鋅，千吨·····	74.8	104.0	+39.0
銅，吨·····	29.7	413.0	+1,290.6
銀，吨·····	138.7	94.7	-31.7
錳，千吨·····	8.5	179.2	+2,003.2
瀝青，千吨·····	0.1	2.3	+2,200.0
烟煤，千吨·····	160.0	433.0	+170.6
氟碳鈷矿，吨·····	54	240	+344.4

* “比利时与比属刚果統計年鉴”，第78卷，第50頁。

除表七所列的矿产外，还开采鈾、錳、鉍、綠柱石、独居石(磷鈷鎳矿)、鎳、鉑、鈹、铁矿，等等。

在刚果国内使用矿产为数极少(煤炭，建筑材料等)，它們大半輸出国外。刚果在资本主义世界許多重要矿产的开

采量中占很大的比重：鈷占60%（第一位），銅占7.5%（第五位），金剛石占60%（第一位），錫占8.5%（第四位），錳礦占5%，鋅占3.9%，鉭—鈮鐵礦占16%，綠柱石占14%，鎳占3.5%，鎘占16%，金銀約占2%^①。許多年來，比屬剛果是美國軍火工業需要的鈾礦的主要原料產地。現在，就鈾礦開采量來說，剛果在資本主義世界占第四位，僅次于美國、加拿大和南非聯邦。根據“歐洲原子能聯營”委員會的報告，1958年1月1日比屬剛果各礦場的鈾礦生產能力，為年產三十萬噸，相當於八百五十噸純鈾^②。在剛果開采的其他用於核子、噴氣裝備和電子技術方面的金屬：鈷、鎘、鋰、鎳等等，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由於世界市場對特別具有戰略意義的礦物原料和金屬的迫切需求，剛果礦業公司便加緊開采這些礦產，力圖提高開采量的定額，使其每年超過6%。這方面生產的發展，是通過加緊剝削采礦工業各部門的工人，以及依靠某些企業的技术設備取得的。在“上加丹加聯合礦業公司”的許多礦場和工廠，開采錫礦和其他公司的企業，都有了較高的“機械化”水平。

采礦工業在增加產量的同時，還擴大商品的結構：既學會開采各種新礦產，又在剛果發展加工礦產原料的工業。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和追求額外利潤的打算，鼓勵礦業公司從簡單的采礦，發展到在當地對礦產進行日益完善的加工。戰後年代，剛果建立了高度發展的礦產加工工業。所開采的大部分礦產都經過冶煉加工，並以金屬（銅、鈷、鋅、錫及其

① “歐洲—法國—海外”，1959年，第350期，第70—71頁；“世界的熱帶市場”，1958年，第661期，第1685頁。

② “經濟金融通訊”附刊，1958年8月14日。

他金属)的形式向外輸出。

鈾矿是在“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所属申科洛伯維矿場(在加丹加省)开采，并在采矿区附近于1950年建成的选矿厂进行加工。大家知道，1943—1944年，每年約出口八千吨鈾矿，而1945年則达九千吨以上。此后許多年，关于鈾矿开采的情况虽然未曾发表，但根据“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的資料，1957年，申科洛伯維工厂加工了三十一万一千四百吨含鈾矿产^①。有五分之四的产品运往美国。申科洛伯維的鈾矿产地已耗竭殆尽。

炼銅业完全被“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所垄断。銅矿主要只在几个矿場开采，上加丹加其他各矿場，不是被迫停工，就是只部分地进行开采。1957年，在总产量为一千万零四万八千吨的銅矿中，穆索諾伊矿場出产三百三十万吨，卡摩托矿場出产二百六十万吨，魯韦矿場出产二百三十万吨，基普什矿場出产一百万吨，科尔威茲和申科洛伯維矿場，各出产四十万吨^②。銅矿先在选矿厂和选矿装置中加工，然后在卢宾巴什(伊利沙伯維尔)炼銅厂、賈多特維尔—沙图鲁电解—精炼厂、賈多特維尔—彭达电鋸厂和其他一些較小的企业中进行加工。1956年，“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在卢韦卢河右岸科尔威茲西北十公里的地方，开始建設一座新的銅—鈾电解厂。生产能力每年为五万吨銅和一千七百五十吨鈾的第一期工程，預計将在1960年投入生产。預定到1962年，第二期工程完成后，該厂生产能力为年产十万吨銅和三千五百吨鈾^③。

① “经济金融通訊”附刊，1958年5月21日。

② “比利时商业公报”，1958年，第9期，第110頁。

③ “海外工业与劳动”(Industrie et travaux outre-mer)，1957年，第41期，第237頁，“经济金融通訊”附刊，1958年5月21日。

加丹加的工业生产約有一半为电解銅(純度99.96%)，其余部分是运往比利时精炼的粗銅(純度99%)。到1956年年底以前，“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所属各企业在其全部活动期間共出产了五百多万吨銅。只有极少量的銅在伊利沙伯維尔的工厂进行加工，制成电线、电纜、銅片和銅管。其余的产品都出口运往比利时、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以及美国、拉丁美洲和其他各国。

鈷的生产也被“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所垄断。含鈷的矿产属于加丹加的几家矿場，主要是在穆索諾伊和卡摩托开采的。賈多特維尔—沙图魯的水冶厂出产粉末状的金属鈷(純度99.2%)，賈多特維尔—彭达的电鍍厂生产銅和铁的鈷合金(鈷占45%)；鈷合金在比利时进行最后的精炼加工。这种产品大部分运往美国。

美、比合营的“福米尼埃尔”公司垄断了金剛石的开采。1950—1957年，刚果金剛石年平均开采量約为一千三百万克拉，即将近二点六吨。金剛石大半运往美国，由于美国的坚持，打算在最近几年把比属刚果的金剛石开采量增到二千万克拉^①。

許多公司从事錫矿的开采，其中以两家主要开采錫矿的公司——“比利时工程和工业地质勘探矿业公司”和“錫矿辛迪加”最为著名。“比利时工程和工业地质勘探矿业公司”开采中加丹加的錫矿，它也是鉍—鉍的主要生产者。“錫矿辛迪加”公司則在以北地区，基伍省和东方省进行开采。在該公司所属的矿場，开采大量的錫矿(約占刚果錫矿总产量的25%)。在卢阿拉巴河和坦噶尼喀湖之間广大地区，从

① “晚报”，1957年8月27日，第5頁。

事开采的其他錫矿公司中，最著名的有：“加丹加开采和勘探矿业公司”、“金杜錫矿公司”、“曼埃馬矿业公司”、“比利时金矿公司”、“卢阿拉巴矿业公司”等等。最近几年来，“比利时工程和工业地质勘探矿业公司”在馬諾諾电鍍厂冶炼的錫矿数量日益增加。錫在世界市場滞銷，阻碍了比属刚果錫矿产量的增长。

金属含量52—58%的精鋅矿，是用“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利奧波德王子”矿場(基普什)开采的矿石选出的，这些精鋅矿也运往比利时加工。从1953年起，“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控制下的“加丹加冶金公司”所属的水冶厂(在加丹加)投入生产。这家水冶厂出产高純度的电解鋅。最近几年，精选矿的出口量，由于金属鋅的出口增加而逐渐下降。

在許多开采金矿的公司中，“基洛—摩托金矿公司”保有主要地位，这家公司的租借地一直延伸到阿伯特湖以西地区，所占面积达七万五千平方公里。基洛和摩托是該公司采金业的主要中心。在刚果东部地区，有許多金矿产地。从事开采这些金矿的有：“非洲大湖矿业公司”、“福米尼埃尔公司”(“刚果林业和矿业公司”)、“比利时金矿公司”、“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卢阿拉巴矿业公司”、“基伍国民委员会”等等。从刚果运出純度为94—96%的黄金，在比利时再熔化和精炼。

近几年来，錳矿的开采量迅速增长。加丹加的“貝塞卡錳矿公司”所属的矿場，占有产量的絕大部分。錳含量約50%的未经加工的矿砂直接向外輸出。現正計劃在当地进行铁錳合金的生产。

从刚果輸出的其他一些矿产中，应该提到的还有：1955年开始在加丹加专业工厂里制取的鐳和鐳，以及鈾—鈾、

錫、銀、鎳、鉑(白金)、鈹、鈹、鈹、稀土矿物独居石(磷鈾錒矿)和氟碳鈾矿。

比属刚果有少量采矿工业和初步冶炼业的产品，是供应当地需要的。在许多建筑材料的开采方面，大量采掘石灰、礫石、石膏和沙子等等。开采出来的大部分石灰，在各水泥厂加工，还有一些石灰则在加丹加的有色冶金业中作熔剂。加丹加唯一的鉛矿区的產品完全供应当地工业的需要。鉛矿在賈多特維尔—彭达电熔厂进行提炼。

加丹加开采的铁矿为数不多。有一部分铁矿在冶金工厂中被用作助熔剂。黑色冶金业在刚果极不发达，虽然国内拥有蕴藏丰富的优质铁矿产地。加丹加六家小型的电冶企业，1953年生产了供应当地需要的钢——二千九百三十八吨，生铁——二千二百八十三吨，青銅——五百七十七吨，其他金属——一百四十二吨^①。而在比利时，1953年出产的生铁，比刚果几乎多两千倍，钢也多一千五百倍。1957年，比属刚果冶炼生铁二千九百吨，青銅六百四十七吨^②。

加工工业。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刚果出现了一些为当地原料进行加工的加工企业。整个說来，加工工业比其他经济部門发展得較晚一些，它只是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才起一定作用。从这时起，加工工业的生产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殖民地经济的其他部門。从1929年到1953年，加工工业的产量增加了十一倍^③。

① “比利时商业公报”，1955年，第1期，第84頁。

②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公报”，1959年，第1期，第7頁。

③ J·勒費伯佛勒：“比属刚果与卢安达—烏隆迪的经济結構”，布魯塞爾—巴黎1956年版，第63頁。

必須指出，这里所創立和发展起来的只是某些主要与矿产和农业原料初步加工有关的加工工业部門。殖民主义者并没有在刚果建立对该国经济最重要和最必需的如制造农业机器、人造肥料、机床和运输设备等企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加工工业突飞猛进。后来，许多企业倒閉，加工工业发展的速度也緩慢下来。从1939年到1950的十二年間，加工工业的产量增加407%，而1950到1957的八年內，总产量仅增加156%。1939—1950年，食品工业产量增长202%，1950—1957年，增长139%，纺织工业产量，在1939—1950年增加662%，1950—1957年增加268%，化学工业产量分别增加314%和226%，建筑材料工业的产量分别增加958%和145%，其他部門的产量也分别增加1,370%和163%。

从下列工业生产的指数(1947—1949年=100)^①，可以看出1939—1957年在主要部門中加工工业生产发展的速度。

年 份	食品 工业	纺织 工业	化学 工业	建筑 材料 工业	其他 工业	生产 总额
1939	41	21	35	19	10	29
1945	73	69	75	52	52	64
1950	124	160	145	201	147	147
1951	146	327	154	244	175	179
1952	158	392	196	233	218	206
1953	186	446	304	339	267	250

① “比屬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公报”，1959年，第1期，第4頁。

1954	212	524	330	413	280	280
1955	237	601	412	432	310	315
1956	272	697	448	462	336	349
1957	296	618	473	492	387	377

除加工工业的总产量有所增加之外(表八), 它的貨物品种也略有扩大。

表八

加工工业企业的主要产品 *

产 品	1950年	1957年	1950-1957 年产品增长 額, %
建筑材料:			
水泥, 千吨.....	173.9	464.0	+166.8
石灰, 千吨.....	48.9	100.5	+105.5
磚, 百万块.....	291.6	197.5	-32.2
鋸材, 千立方米...	98.9	332.2	+235.9
化学产品:			
炸药, 千吨.....	0.6	3.0	+400.0
硫酸, 千吨.....	38.8	122.8	+216.5
肥皂, 千吨.....	15.5	25.4	+63.8
食 品:			
糖, 千吨.....	12.9	19.3	+49.6
啤酒, 千百公升...	369.2	1,382.5	+274.4
香烟, 百万支.....	1,376	4,045	+193.9
纺织品:			
布匹, 百万米.....	31.9	53.0	+66.1
被单, 千床.....	785	1,976	+151.7
织袋, 千个.....	1,966	6,985	+255.3

靴鞋, 千双.....	595	2,851	+379.1
各种铁桶, 千个.....	774	912	+17.8
植物油:			
棕榈油, 千吨.....	184.4	233.5	+26.6
花生油, 千吨.....	5.9	7.2	+22.0
棉籽油, 千吨.....	2.8	8.5	+203.5
棕仁油, 千吨.....	14.7	54.3	+269.4

*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公报”, 1959年, 第1期, 第5—7頁。

把表八所列数字, 同刚果某些商品的消費相比是很有意思的。1956年, 刚果需要的棉织品有55.5%是由当地产品自給, 44.5%仰賴进口。需要的被单, 有49.8%由当地产品自給, 50.2%仰賴进口, 水泥——76%本国自給, 24%仰賴进口, 糖——67%由本国自給, 33%仰賴进口, 染料的供应分別为67%和33%, 靴鞋——分別为56%和44%, 洋釘——分別为4%和96%, 等等。本国工业根本不能生产和完全要仰賴进口的商品, 如: 火柴、煤油、自行車、縫紉机, 等等消費量相当大。刚果经济完全要仰賴进口的是: 設備、物資和原料。

在殖民制度的条件下, 各加工工业部門的发展, 不但一点也沒有削弱垄断組織在刚果的橫霸势力, 反而使它們能够榨取額外的利潤。完全仰給外国的殖民地经济地位原封未动。正如比利时商业資產階級的喉舌“比利时商业公报”指出的, 七年来(1950—1956年)刚果进口总值增加一倍, 这可以证明: 工业发展不但沒有减少经济不发达国家的进口量, 反而促使进口量增加。至多只能改变进口商品的构

成^①。刚果产量有所增加的部門，主要是一些直接或間接地为出口服务的加工工业。为当地市場生产的各部門发展不快。供应居民主要日用品的生产发展特別緩慢。值得注意的是，就生产增长的速度看来，食品工业远远落在其他各部門的后面(参看本书第112—113頁的指数表)。例如，糖的生产，多年来一直保持在同一水平上。1939年，产糖一万五千吨，1948年一万五千七百吨，1956年一万七千三百吨，而当地的消费量，1956年便超过了二万五千吨。

如上所述，有色冶金业同采矿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在刚果新兴的加工工业部門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在采矿工业和冶金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些加工工业部門，这些部門的发展取决于冶炼厂和矿場的需求，或者是因为这些企业的产品必須进一步加工。

化学工业基本上也属于这些部門。主要分布于加丹加和拥有現代化設備的許多大企业，为当地的工业企业提供化学产品。規模巨大的賈多特維尔化学联合工厂，出产硫酸、苛性苏打、氯化鈉、脂肪酸、甘油等等。这个联合工厂属于“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的一家分公司——“加丹加工业和化学总公司”所有。这家联合工厂利用卢宾巴什冶炼厂的废料。“加丹加工业和化学总公司”供給“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各企业加工矿产所需的几乎全部的化学产品。“加丹加工业和化学总公司”还設立了一个从金属銅的副产品中提取錫的工厂。此外，这家公司还拥有淨水器制造厂，并向賈多特維尔和附近各地居民供給飲用水。“非洲开发公司”在卡康特維(賈多特維尔)和馬諾諾的两个工厂制造

① “比利时商业公报”，1957年，第9期，第62—63頁。

炸药，供給加丹加各矿場和露天矿場所需的炸药(爆炸物)。在利奧波德維爾、伊利沙伯維爾、賈多特維爾、斯坦利維爾和科洛威茲設有油漆顏料廠，在賈多特維爾設有塑料廠。另外還生產農藥、乙炔、碳酸、人造肥料和其他產品。

如上所述，建築材料工業幾乎只為當地市場進行生產。建築材料工業擁有一些規模巨大的工廠：水泥廠、制磚廠、制瓦廠、纖維水泥廠、石灰窑廠，以及其他大批小型企業。比屬剛果有四座水泥廠，即：“剛果水泥公司”在利奧波德維爾附近的盧卡拉水泥廠；“加丹加水泥公司”在伊利沙伯維爾西北的盧布迪水泥廠；主要為“上加丹加礦業聯合公司”各冶金企業生產特种水泥的“賈多特維爾水泥廠”和“阿爾伯特維爾水泥廠”。建築公司還計劃設立幾個水泥廠。

建築工業在利奧波德維爾、伊利沙伯維爾和剛果其他中心城市特別發達。這些城市正在為工業企業、國家機關和公司建設許多房屋，還建設了住宅、飛機場和道路，等等。在利奧波德維爾的建築工業中就業的非洲工人達三萬多人，即約占該市工人總數的三分之一。1952年，該市有七十八家建築企業，其中有的雇用工人五百餘名。

森林工業在下剛果的梅奧比地區最為發達，將近四分之三的出口木材是從那里輸出的，此外在利奧波德二世湖地區、開賽省和基伍省森林工業也很發達。珍貴的热帶樹種：利姆巴樹(Лимба，約有三分之二出口)、阿格巴樹(агба)、烏木、桃花心木等等都供出口。

木材加工工業有制材工廠、膠合板製造廠、護面材料製造廠、家具製造廠和其他木器製造廠。這些工廠的產品大部分輸出國外。“康米尼埃爾”財團控制的最大的林業公司——“梅奧比林業和農業公司”，在林區擁有大批租借企業，

在列姆巴和卢庫拉(梅奧比地区)还有規模巨大的木材加工厂。大林业公司“比属刚果森林和商业公司”(垄断组织“福米尼埃尔公司”的分公司)的企业均集中在尼奥基,“木材和嵌木細工工业公司”的企业集中在恩科洛(利奧波德二世湖区),“开赛森林开发公司”的企业集中在卡肯格,“大湖森林公司”的企业集中在金杜。

纺织工业是刚果加工工业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最发达的部門。它拥有一些規模巨大的企业和大批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主要利用当地的原料(棉花、麻龙舌兰及其他)进行生产。刚果的纺织工业出产相当多的日用百貨,可以满足当地需要的大部分。制造棉织品、棉织被单和半毛织被单、針织品、帆布、织袋、成衣(連衣裙)和其他各种产品的纺织工业以及縫紉工业的主要企业,都集中在三大工业中心:在利奧波德維尔設有“利奧波德維尔纺织公司”的纺织联合工厂,有“殖民地纺织公司”的被单制造厂和“刚果纜絲和絲织公司”的织袋厂;在伊利沙伯維尔設有“阿馬托兄弟公司”和“索耳本”公司的纺织厂;在阿尔伯特維尔設有“非洲纜絲和絲织公司”的纺织联合工厂和“刚果纺织公司”的被单制造厂。在轻工业的其他部門中,比較发达的是拥有五家靴鞋工厂和几家制革企业的皮制靴鞋工业。

在食品工业企业中,榨油厂占重要地位。榨油工厂的产品,就价值而論,在刚果出口額中占第二位。植物油是从棕櫚果和棕櫚仁、棉籽、花生等产品中制取的。“比属刚果尤尼萊佛”垄断公司拥有三十五万公頃的租借地,控制着棕櫚油产量的60%以上。

大部分棕櫚油用于出口,并用来制人造牛油和肥皂。油餅是牲畜最好的飼料,大部分油餅也供出口。含脂肪酸

8%以上的次等棕櫚油，供非洲人作食用油，也用来制造肥皂，少量棕櫚油，用于銅鋅矿的浮选加工。

刚果的制糖工业由“刚果制糖公司”垄断，这家公司在下刚果拥有面积三千多公顷的甘蔗种植园，并且在莫尔比凱——魁卢設有糖厂。1956年，成立了“中非精制砂糖公司”，这家公司在魯济济平原（在基伍湖与坦噶尼喀湖之間）建立了甘蔗种植园，在烏維拉兴建了制糖厂。

“利奧波德維尔啤酒公司”在利奧波德維尔和布卡武設有啤酒制造厂，“加丹加啤酒公司”在伊利沙伯維尔和加米納，“巴刚果啤酒公司”在利奧波德維尔、斯坦利維尔和路路阿堡，“比利时工程和工业地质勘探矿业公司”在馬諾諾都設有啤酒制造厂。啤酒的生产日益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供应当地需要的其他食品工业企业中，占重要地位的有：設在刚果东部地区矿产产地附近的煮盐企业，几乎完全滿足当地香烟和其他各种烤烟需要的卷烟厂（設在伊利沙伯維尔和斯坦利維尔），将近四十家果汁和汽水制造厂，大批碾米厂、面粉厂和乳品制造企业，以及許多小型手工业企业——面包坊、糖果点心店、屠宰場等等。

其他加工工业部門中，对各种植物原料（橡胶、烟草、奎宁树皮）进行初步加工的企业，起着显著的作用。这些企业通常設在直接邻近出产原料的农业区，并且往往归那些加工私人种植园产品的公司所有。

在各个城市和工业中心，还有大量从規模較大的工厂和制造厂，直到小型的手工作坊（修理厂、五金鋪、成衣店等等）各色各样的企业。机械业制造各种铁桶和金属容器、白铁桶、鋁制品和法瑯质用品、电线、电纜、洋釘、各种工具等等。在比属刚果，有几家造船厂設在利奧波德維尔，其中最

大的造船厂属“刚果军舰制造和工业公司”所有；这些造船厂从事修理船舶的工作，每年约建造五十艘内河航轮^①。

加工工业的产品绝大部分出自加丹加省和利奥波德维尔省。从它们在1957年刚果商品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可以看出这两个省区工业集中的情况(以百分比计算)^②：

	利奥波德维尔	加丹加
水泥·····	41	59
石灰·····	2	91
砖·····	6	47
纤维水泥·····	48	52
炸药·····	—	100
硫酸·····	1	99
甘油·····	80	20
颜料·····	46	54
乙炔·····	100	—
肥皂·····	52	20
大玻璃瓶·····	100	—
糖·····	100	—
啤酒·····	44	23
人造牛油·····	100	—
布匹·····	60	40
被单·····	80	20
织袋·····	100	—
靴鞋·····	99	1

① I·杜·容敢：“非洲的工业化”(L'industrialisation de L'Afrique)，巴黎1953年版，第179页。

② “工业”(Industrie)布鲁塞尔，1958年，第6期，第404页。

香烟.....	—	90
大桶.....	100	—
洋釘.....	70	30
內河船舶.....	100	—

此外，所有大冶金企业和大部分其他加工工业部門的企业也集中在加丹加。从几种产品看来，加丹加不仅完全足以保证自己的需要，而且还在刚果其他地区，銷售各种制成品，甚至远銷国外。加丹加同刚果其他各省进行的貿易是：进口粮食、植物原料，同时又輸出某些制成品和半制品。从其他各省（主要从开赛省）輸入加丹加的有：花生、木薯粉、玉蜀黍、稻米、咖啡、棕櫚油、棕櫚仁、原木等产品。从加丹加出口的有：銅錢、金属鋅、水泥和纖維水泥制品、香烟、肥皂、棉織品、成衣、針織品和其他各种日用品。从加丹加进出口产品的成分中，可以证明工业生产在該省经济中占有巨大优势。可是，由于从属于矿物原料开采和加工的工业生产的片面性以及技术水平不高，加丹加的工业价值并不大。

利奥波德維尔是集中各种企业的另一巨大工业中心。利奥波德維尔的工业与加丹加迥然不同。这里的工业不是建立在原料产地附近，而是設立在重要的交通地点。利奥波德維尔工业发展的規模沒有加丹加那么大，这里的企业大多集中在市区，与邻近地区的经济缺乏有机的联系。舶来品的竞争，严重地阻碍着該市工业的发展。利奥波德維尔几乎没有重工业。只有个别部門得到发展，可是这些部門在国内重要集散地的活动中仅居次要地位。紡織业、建筑业和食品工业、造船厂和各种修配厂，在当地有重要意义。

交通運輸。由于各主要生产区距离刚果的輸出港口过于遙远，因而交通道路系統对于比属刚果的殖民地化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交通運輸网的建立和发展，从刚果遭受殖民奴役初期，就服从于掠夺自然資源的目的。

主要的交通道路是刚果河及其河叉各支流。刚果河各通航河段本来被几十公里瀑布和险滩所分开，現在由最早建成的几条铁路連接起来了。这样就能够广闊地区从事经济开发。另外一些铁路和公路，把远离国内水路的采矿业和农业区同外界联結起来。由于多年来进行了主要以土著居民的强迫劳动为基础的道路建設，刚果才拥有較为稠密的交通道路网。可是，殖民地交通運輸所固有的許多缺点，却使这些交通网的作用和效果大为逊色。

首先应指出的是—种非常特殊的主要交通道路。重要的輸出港口馬塔迪，通过铁路—水路联运，与矿产区和农业原料生产区相联結。从铁路車厢到輪船貨艙多次轉載，或从輪船貨艙多次轉載到铁路車厢，要在大量吨位远途运输的条件下进行。例如，从布卡武(基伍湖附近)运往馬塔迪的商品，至少要经过七次轉运。布卡武到馬塔迪的航程，如果按直线計算，两地相距只有一千七百公里，但实际上却绕了三千七百七十五公里。貨物轉載使运输時間延长了一倍，总共要持续三十天。時間拖延过久使加丹加和下刚果之間的貨运极不方便，貨物在途中要经过六至八星期之久，并且至少要轉載三次(馬塔迪、利奧波德維尔和弗朗基港等轉載)。

由于长途运输和经常轉載，加上交通工具不完善，使運費十分昂貴，耗費浩大，一部分貨物受到損失，并造成其他許多不便。例如，从馬塔迪到伊利沙伯維尔(二千七百七十

公里)的运价为所运送的钢材的价值的42%，为汽油价值的68%，运往布卡武的窗戶玻璃途中要打碎80%^①。

比属刚果东部地区通往印度洋沿岸各个港口和安哥拉的卢比土的对外商品流轉，在現有的交通道路的条件下，暢通无阻，十分便利。可是，考虑到運費和关税，主要貨运是沿着所謂“国家航路”运往馬塔迪的。1955年，比属刚果对外貨运总額約有60%的貨物通过該港及其石油外港安哥一安哥出口，而经卢比土外运的貨物有18.5%，经达尔埃斯薩拉姆外运的只有2.3%，经貝拉外运的只有2.8%，等等。刚果对外貨运流轉額在各輸出港口之間的分配如此不平衡，是生产力利用不合理的表現之一，而这种現象是宗主国、特别是在各殖民地的无政府状态的資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

在交通運輸方面，垄断組織和殖民当局的利益息息相关。最大的运输組織，是1935年成立的国家管理机构“殖民地交通管理局”，这个机构的活动实际上是为殖民地垄断組織創造有利条件。許多铁路、航綫和某些道路上的汽車运输，均由“殖民地交通管理局”经营。国家公款广泛地被用作私人运输公司的資金，同时也用来修建“空运管理局”(Режи де два аэръен)所管轄的机場和航空港。这样一来，国家就控制了大部分航路和私营公司所操纵的从事铁路、水路以及航空貨运的交通工具。

比属刚果河运的总长度，約为二万三千公里，其中已通航的有一万三千七百公里^②。由于水位的季节性变动由于

① F·貝吉：“刚果的經濟結構問題”，卢汶1957年版，第69—70頁，“工业”，1956年，第11期，第706頁。

② “政治家年鑑”(Stateman's year-book)，1958年，第837頁。

瀑布险滩和混在一起的許多沙滩使刚果内河航运很不便。航路和信号部門几乎等于零。对浅滩的移动情况沒有进行过考察。在輪船行进时，水手們必須在船头輪班，不断用竹竿探测水的深度。由于沒有夜間信号設備，每天从黃昏到次日早晨輪船不得不停止航行。

船舶大部分陈旧不堪。輪船常常用木材作燃料。这就需要沿内河航路建立木材加工网和許多木柴場。輪船載重本来就很小，木柴还要占去有效負載量的很大部分。内河港埠差不多都沒有現代化的設備，因而吞吐量特別小。港口和貨物装卸的工作通常都是用手工进行的。

“殖民地交通管理局”控制着大部分主要航线，以及最大的内河港埠馬塔迪、利奧波德維爾等等，船舶大部分也归該局管轄。

資本雄厚的殖民地托拉斯“非洲大湖地区上刚果铁路公司”也拥有大量的内河船队，这家托拉斯垄断了刚果东部地区卢阿拉巴河（刚果河）和坦噶尼喀湖各航线的运输。“韦累和尼罗公司”也从事沿阿魯威米河和阿伯特湖的航运。有若干船只和駁船，属于其他一些私营公司所有，各公司主要为自己的需要而使用这些船只。

比属刚果的铁路密度，比中非大多数国家的铁路密度高一些。铁路线总长度达五千多公里。各条铁路彼此隔开，只在刚果东南部——加丹加构成类似的线路网。大約只有三分之一的铁路起輔助作用，补充船只航行不便地段的航路；其余大部分铁路則把刚果东部的主要生产区同内河交通动脉連結起来。加丹加—弗朗基港大铁路干线，以及从干线分出的联接滨湖区的卡米納—卡巴洛支线也有这样的用途。阿克提—蒙貝雷铁路和通往崩多的支线，是从

刚果河的一条通航支流和“紧贴”着这一支流的刚果东北部广大地区开始。内地和区际的运输，占铁路货运额的很小一部分，沿铁路运输的主要是进出口商品。刚果采用一点零六七米的标准轨道，有20%以上都是轨距更小的窄轨铁路。刚果铁路运输的特点是：技术水平低、通行能力和运输能力极薄弱。像船只一样，木柴也是大多数机车的燃料。大批工人采伐木柴，然后把它们运到铁路线附近。平均每六十公里的路程就要加水和添木柴一次。只有马塔迪至利奥波德维尔一条铁路，用进口煤炭作燃料。在加丹加，伊利沙伯维尔和科尔威兹之间全长三百四十二公里往来最为频繁的一段线路已经电气化。今后正计划使加丹加、下刚果和刚果其他地区的铁路普遍电气化。

“殖民地交通管理局”控制着三条铁路：在下刚果的马塔迪—利奥波德维尔线和波马—契拉线，基伍省的卡曼尼奥拉—乌维拉线。最大的铁路均租借给私营公司“加丹加巴刚果铁路公司”、“非洲大湖地区上刚果铁路公司”和“刚果乡村铁路公司”。

公路的总长度在1956年底已达十三万九千公里。公路的质量很低。汽车在公路上只能以最小的速度行驶，因而路面材料损坏很快。据E·代乌的证明，在比属刚果，汽车在同样道路上行走较比利时要多耗费两、三倍时间，而且极易损坏汽车，使它少行驶一半的路程^①。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道路（例如，布卡武—果马公路）都非常狭窄，以致只能单向行驶：规定几天朝一个方向行驶，其余几天则按另一

^① E·代乌：“在十字路口的中非洲”(E. Dehoux, *L'Afrique centrale a la croisee des chemins*)，第1卷，布鲁塞尔1950年版，第150页。

方向行駛。仅在城区和直接靠近城市的个别路段，才有硬路面。刚果缺少桥梁和渡河工具。一般說来，現有的一些渡船設備十分簡陋，而且容量不大。

比属刚果有几家大型运输公司，它們控制着几百辆汽車，垄断着一定地区的公路运输。例如，在刚果东北部，“刚果乡村铁路公司”经营二万一千多公里路程的客货运输，“韦累和尼罗公司”則经营其他路线的客货运输。在刚果南部地区活动的有“散庫魯汽車运输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許多工业公司和农业公司，都拥有为自己企业运输产品的私有汽車場。

在比属刚果远离宗主国和其他各国(消費国和供应国)的条件下，因为国内交通道路不太发达，国内外运输广泛地采取了空运。1955年，比属刚果共有总长八万八千公里的国内定期飞行航线，全国設有九个国际性机场、三十一个总机场、八十八个地方性机场和六十五个备用机场^①。刚果国内，以及刚果与宗主国之間的全部空运，几乎都由属于比利时“薩本納公司”(“比利时航空股份公司”)的飞机进行。

动力工程。在动力来源中，发电量90%或更多的水电站，对刚果的经济具有重大意义。1950年，刚果有八十三座发电站，1957年，有一百三十一座发电站，其中有一百座設備容量达七万千瓦的火电站和三十一座总容量四十六万千瓦的水电站^②。在1950—1957年間，电力生产从七亿四千七百万千瓦时增加到二十三亿二千万千瓦时。按人口平均計算的发电量(1957年为一百七十八千瓦时)，比属刚果在非洲各国中

① “政治家年鉴”，1957年，第826頁。

② “世界热带市場”(Marchés tropicaux du monde)，1958年，第661期，第1685頁。

居最前列，但它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大多数发电站（发电容量80%以上）属于私人公司所有。有一些电站是由国家拨款建筑的，并归政府负责分配水电的行政机关管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工业公司开始建立火电站，以供应自己企业的电力。第一座容量五百瓩的电站于1910年在太斯维尔建成。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进行了水电站的建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电站的总容量超过了火电站的容量。现在，许多利用刚果河及其支流巨大水力资源的大型水电站，成了动力工业的基础。由于燃料缺乏和昂贵，火电站经不住水电站的竞争。刚果大多数火电站的容量很小，并且每年只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当河水流量不足，水电站的工作能力下降时才发电。

发电站在刚果境内分布极不平衡。1955年，在发电站总设备容量四十万零九千瓩中，加丹加所占的比重约为三十万瓩，也就是说，占总设备容量的四分之三；而整个赤道省，只在科基尔哈特维尔有一座总容量八百瓩的火电站。

最大的水电站属于矿业公司所有。1957年，属于“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的四座容量最大的水电站，发电量达十九亿一千七百万瓩时，即约占刚果总发电量的80%，其中“勒·马利奈耳”（Ле Маринель）水电站的发电量十亿零三千七百万瓩时，“德尔康蒙”（Делькомюн）水电站的发电量四亿零三百万瓩时，“贝阿”（Биа）水电站的发电量一亿七千三百万瓩时，“弗兰基”（Франки）水电站的发电量三亿零四百万瓩时。同年，加丹加向北罗得西亚供电达六亿一千二百万瓩时^①。“锡矿辛迪加”、“加丹加水泥公司”、“比利时工程和工业地质勘探矿业公司”、“基洛一

摩托金矿公司和其他一些公司，也掌握有大型的水电站。1952年，采矿工业消耗了刚果发出电量的80%。1950年，加丹加約有95%的发电量用于采矿和冶金业，1%的电力用于交通运输，4%的电力供其他工业部門和民用^①。

刚果現有矿物燃料的儲存极有限。刚果境内尚未发现工业用的石油产地。蘊藏丰富的油頁岩和集聚天然气的矿区，目前还没有加以利用。煤矿区供应质量低劣的矿物燃料，而且这些燃料的开采規模不大。液体燃料和优质煤仰賴进口。液体燃料有85%是经安哥—安哥港(邻近馬塔迪)进口的，从这里敷設了两条通往利奧波德維尔的管道，来輸送粗柴油和汽油。

刚果的动力——燃料的重要来源是木柴。木柴和木炭广泛地用作內河航輪、铁路机車、各企业的燃料，并供应日常生活需要。刚果每年燃烧約六百万立方米木材。例如，在“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各企业里，每年消費六百至一千吨木炭，据估計，加丹加所消費的木炭总量，每年达五千吨以上^②。这就是殖民主义者濫肆开采和极不合理利用刚果自然資源的許多例证之一。

鈾和放射性物质是一种具有巨大潜力的能源。刚果鈾和放射性物质的矿产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矿区之一。但是，目前这些矿床的产品在刚果的动力平衡表中却絲毫不起作用，它們完全被运往国外了。

① “经济金融通訊”附刊，1957年5月21日，“经济金融通訊”“比属刚果”专刊，1958年5月4日，第75頁。

② “比属刚果百科全书”，第2卷，布魯塞尔1951年版，第594頁。

③ “比属刚果农业公報”，1954年，第1期，第70、73頁。

加强殖民地剝削的計劃

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十分有限，而这一过程的消极的有害后果，却经常地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器百般贊揚比利时殖民者的“文明传播者”的活动，大肆吹嘘殖民奴役的結果似乎給当地居民带来了“幸福”，甚至把刚果描繪成一个“模范殖民地”，刚果受压迫居民和外国奴役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似乎因宗主国推行“合理的和无私的”政策，便烟消云散了。諸如此类的論点的虛伪性，是有目共睹的，而发出这种論調的人，他們的伪善也是昭然若揭的。

殖民主义的捍卫者，在論证刚果全面经济发展这一命題时，竟以企业数目增加、生产总额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作为主要理由。如果撇开刚果的社会生活条件，当然可以这样設想：每一新建工厂或矿山、开始发电的电站、鋪好的铁路，都会加强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扩大人們支配下的物质财富的規模。可是，在剝削者的社会結構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殖民地国家里，生产和分配这些財富的社会規律，这种假設就必须加以彻底修正。馬克思以英帝国主义奴役下的印度为例，指出，人民大众的解放和根本改善他們的社会状况，“不但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占有”。馬克思进一步肯定英国資产階級所能作的一点，就是“为这两个任务創造物质的前提。难道資产階級在什么时候作过更多的事情嗎？难道它在什么时候能不迫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耻辱而达到过什么进步嗎？在大不列顛本国現在的統治階級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階級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

全摆脱英国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能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所播下的社会新原素成熟的果实的”^①。

刚果殖民制度的捍卫者，极力添枝加叶地吹嘘“工业化”的成就，由此给非洲人带来多大“好处”，并以此作为发展殖民地各工业部门的一张主要王牌。实际上，刚果工业的发展，与必须以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加以全面的技术装备和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国家经济独立的基础）为前提的真正工业化，很少有共同之处。而在刚果，所谓“工业化”只不过是进一步改善榨取自然财富的机器，以便增加对世界市场的供应，使外国垄断组织发财致富而已。

在殖民制度的条件下，生产机器的发展，必然造成加紧对土著居民的剥削，扩大掠夺自然资源的范围，但决不能促进生产力迅速和全面的发展，也不能克服农业落后的状态，不能提高非洲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反地，这一发展必然导致刚果各经济部门和各地区之间的不协调现象的日益严重，造成非洲乡村荒无人烟和农业的衰落，导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粮食产量减少，使非洲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这样一来，刚果土著居民的切身利益，就成了殖民主义者贪得无厌的慾壑之下的牺牲品。

在殖民地的工业发展，必然具有片面性：只有生产矿物原料和植物原料的少数工业部门发展起来并在技术上得到改善，而集中了比属刚果四分之三以上人口的农业，却仍然十分落后。例如，殖民主义者办的杂志“海外的比利时”曾对刚果经济发展的方向发表如下意见：“工业化实际上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要把全国的或地区的经济加以改造，就

^①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莫斯科1954年中文版，第333页。

是要尽力建立或发展牺牲其他部門、主要是牺牲农业部門的一些工业部門”^①。

刚果经济片面发展的方針，使从事供应出口的生产部門和供应国内市場需要的部門之間的脫节日益严重。加强了刚果经济对世界市場的变幻无常的行情的依从性。

保证出口原料的生产，和在国内設有稳固基地的经济部門的臃肿，必然引起剧烈的震动，而这种震动的后果都落在非洲劳动人民身上。三十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的惨痛教訓证明了这一点，这次危机，是在刚果工业发展比現在落后得多，经济对世界市場的依附性比現在小得多的情况下猛襲刚果的。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企业相继倒閉，工人生活瀕临絕境。同其他許多公司一样，“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的生产一落千丈，它解雇了所属各企业职工的三分之二。

比利时統治集团的某些头面人物，預見到比属刚果新的经济震动，曾建議推行比較灵活的殖民政策。前刚果总督荣格尔斯清醒的判断是值得重視的，他說：“我們的经济过于敏感，而首先不由自主地被牺牲的就是土人，为了摆脱这种处境，我們必須使生产更多样化，而不要使它仅仅集中在供应出口方面”^②。

然而很明显，荣格尔斯的見解，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願望，因为在殖民制度和外国垄断組織橫行霸道的情况下，刚果经济的根本改造談何容易。

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工业发展，使殖民地经济結構的

① “海外的比利时”(Belgique d'outre-mer), 1957年, 第270期, 第657頁。

② R·劳尔:“本世紀中叶的非洲大陆”(R Laure, Le continent africain au milieu du siècle), 巴黎1952年版, 第361頁。

畸形片面性日益严重。許多年来，由于依靠損害其他经济部門的利益而发展起来的采矿工业，起了主导作用，同时变成一种“单一工业”。而这一工业部門的活动，也集中在“单一产品”——銅的生产上。在銅价下跌以前，即1957年，刚果炼銅的費用，远远超过全国开采矿产品总值的一半。不仅公司的利潤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的微薄收入，而且連国庫的收入和刚果的总預算，都要以世界市場銅值的涨落为轉移。

战后头几年，世界市場上原料的良好行市，推动了采銅工业生产能力和銅矿开采量猛烈增加。从1957年起，世界市場上有許多种矿物原料（其中包括銅矿），出現了长期的和严重的生产过剩的迹象。1957年，銅价从每吨六千法郎跌到四千法郎。这就引起刚果、特别是加丹加经济的严重困难。垄断組織照例在同样情况下，力图依靠加强对人民大众的剝削来渡过危机时期的难关，加丹加和刚果其他地区，失业人数驟增，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現在更是一落千丈。

在殖民制度的条件下，工业发展沒有能够使受压迫人民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因为他們的劳动創造出来的大部分产品要輸往世界市場，而且出售产品的利潤都落入外国資本家之手。在刚果，所有的大工业企业都是欧洲人所有，其中許多是比利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資本主义公司的分公司。这些企业絕大多数直接或間接地为出口服务，实质上是刚果经济中的外国成分。許多企业根据战略特点或是经济利益的情况，迁移厂址，从宗主国搬到刚果来。这些企业沒有同供应刚果国内市場需要的经济取得有机联系，因而不能改变刚果经济的性质。

由于刚果采矿业中大多数企业的生产周期发展不完全，因此更加深了这一经济部門对外国資本的依賴：許多种矿物原料的最后加工阶段，都集中于刚果境外。例如，“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所属各垄断公司，就控制着比利时“霍波肯冶金总公司”的工业联合企业，在这些企业里提炼刚果运来的銅、金、鈷、錳、鋳，用精选矿炼錫，从矿石中提取各种化学产品。在刚果，根本就不需要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如机器制造业、电机工业等基本工业部門。

然而，抹杀刚果工业发展对生产关系的影响也是不正确的。随着工业潜力的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也成长起来了，这两个阶级都参加了争取本国政治经济解放的斗争。此外，在刚果获得独立以后，現有的工业还可能成为发展該国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加工工业的发展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刚果加工工业部門的发展，在客观上給稍微减轻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依賴創造了前提。况且无产阶级中技术最熟练、最有觉悟和有組織的一部分人，都集中在加工工业里。

許多年来反对在刚果发展加工工业的殖民主义者，在以下四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下，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

首先，各殖民公司力图降低運費，以便增加利潤。比利时和其他国家进口刚果的产品并向刚果供应工业品，可是它們必須远涉重洋。矿产品和农产品的主要产区，距离港口都十分遙远。长途运输需要付出浩大的運費，因而大大降低殖民地公司的利潤。这种情况对采矿工业笨重产品的成本影响很大。采矿工业的产品，几乎完全要从远离海洋的地区輸往世界市場。而輸入刚果的商品，也同样由于运输困难，价格昂貴。

在交通不太发达和运输工具并不完善的条件下，常常发生这种情况：不是完全拒绝生产和出口某些原料，就是在当地对这些原料进行加工，牟取厚利。面对着这样的问题，对于利益的考虑往往占上风，因而殖民地公司便着手建立相应的工业企业。

工业制品供应者在刚果市场的垄断地位，使他们能够任意抬高进口货的价格。这就鼓励了欧洲企业主和非洲企业主，改弦更张生产一些他们自己需要的或售给刚果消费者的有厚利可图的商品。

“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力图在刚果发展矿石冶炼加工，并把就地生产的金属输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此外，垄断组织还竭力设法依靠当地的资源满足本身对各种原材料的需要，以减少向外采购的开支。例如，1955—1958年，“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在当地商业网以外的采购量几乎减少了七分之六^①。

促进刚果加工工业发展的另一因素，是劳动力价格低廉和拥有大量便宜的水电。因此，对殖民地垄断组织来说，许多种原料就地加工对它有利得多。对于需要耗费大量电力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冶炼业来说，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是特别重要的。例如，出产一吨电解铜要耗费电力二千三百瓩时，一吨电解钴耗电六千瓩时，电炉炼钴耗电一万一千瓩时，电解锌耗电四千五百瓩时，铁锰合金耗电三千瓩时，等等^②。在刚果活动的矿业公司，首先是“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热中于在刚果建立自己的冶金企业和动力企

^① “比利时商业公报”，1959年，第4期，第91页。

^② A·马尔陶斯：“比属刚果的采矿与冶金工业”（A·Marthoz, *L'industrie minière et métallurgique au Congo belge*），布鲁塞尔1955年版，第49页。

业是可以理解的。絕大多數的电站集中在矿区。金属和半成品的价值，在矿产品的出口构成中逐年增长，而未精制矿砂所占的比重則不断下降。

爭夺殖民地市場的激烈斗争，是促使加工工业部門获得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刚果，这一斗争是在“門戶开放”制度下进行的，一系列国际公約把这种制度固定下来，从而限制了比利时的商品在刚果市場的优势，这种优势经常因運費昂貴而丧失。例如，設在南非联邦与罗得西亚和尼亚薩兰联邦的一些公司，特别是美、英两国商行的分公司，成了比利时企业在加丹加市場上的劲敌。只談一点就够了，南非的出口商担保三、四个星期就能把商品运到加丹加，但是，仅从馬塔迪港沿海地带运往加丹加，就需要六至八星期的時間，从安特卫普到伊利沙伯維尔沿“国家航路”运输，要两、三个月之久。南非联邦的商品，可以沿铁路用联运的办法运送，而从馬塔迪港的运输，都要在利奧波德維尔和弗朗基港经过两次轉运，这样一来，所运到的商品价格便貴得多。

竞争的必然結果是，比利时公司必須在刚果建立自己的加工工业企业，以便出产成本低廉的产品，并向当地市場供应各种商品。比利时经济学家汪·德·維尔德，早在三十年代中叶发表的意見，直到現在，基本上还是正确的，他认为“只有比利时工业由于经济状况恶化，而在比属刚果市場上同外国竞争的能力削弱，比属刚果各工业部門才能出現”^①。

必須指出，刚果的工业发展問題，在比利时統治集团中引起了一定的矛盾，比利时报刊对这个問題的爭論反映了

^① M·W·范·德·維尔德：“比利时经济与比属刚果”(M·W·Van de Velde, *Economie belge et Congo belge*)，安特卫普1936年版，第116頁。

这一点。旨在发展刚果加工工业各部门的政策，得到一部分工业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都热衷于把剩余资本作有利可图的投资和供应工业设备。例如，对政府影响很大的比利时冶金业巨头，就打算在比属刚果为自己的产品开辟一个长期的广阔的销售市场。由此可见，在帝国主义剥削范围日益狭小的情况下，寻求新的销售市场是徒劳无益的，这使宗主国的资本家不得不冒着风险去发展刚果的加工工业。

在促使比属刚果建立新工业企业的因素中，军事上的战略性质的考虑，起着很大作用。法国反动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J·夏尔冬内，在其“一件必要的工作：非洲工业化”一书中写道：“即使战略上的理由是非洲工业化的唯一根据，这一点也完全够了”^①。在未来的战争中，西方的战略计划不仅要使中非起军事行动的后方基地和原料供应者的作用，而且要起着能够弥补欧洲工业中心可能遭受损失的工业军火库的作用。此外，比利时垄断组织和某些大企业主也指望：当他们在宗主国的企业遭到破坏或损失时，在比属刚果设立的分公司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自己的财产。

上述经济和政治因素，是发展刚果工业的政策的基础，这些因素在各个具体情况下发生一定作用。总起来说，它们对刚果的经济进展有重大的影响，而且也促使加工工业获得某些发展。可是，无疑地这些因素不能成为刚果工业化的动因。力图摆脱外国人横霸势力的压榨和控制，以及争取国家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始终是刚果建立真正工业化的基础。在殖民制度的条件下，外国资本的全面统治和工

① J·夏尔冬内：“一件必要的工作：非洲工业化”（J·Chardonnet, Une Oeuvre Nécessaire: L'industrialisation de L'Afrique), 巴黎1956年版，第54页。

业的片面(不生产生产资料)发展,都通过牢固的经济依附关系来加强政治奴役。臭名昭著的刚果“工业化”政策,是敌视非洲人民切身利益的,它的帝国主义性质,表现在继续加强开发刚果自然资源的计划方面。

以下评述,对于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所拟定的这一计划,是恰如其分的:“所有在欧洲起草的只适应欧洲人需要的开发非洲的计划,都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些计划充满陈腐的殖民主义精神。所谓兼顾‘非洲人的需要’所拟定的计划,也是不会有良好结果的,因为欧洲人在心理上就根本不能客观考虑非洲各族人民的需要,特别是当它作为当事人发表意见的时候,更是如此。非洲人的需要,只有非洲人自己来决定,而且也只有非洲人摆脱了殖民地制度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①。

1949年,比利时发表了预定在1950—1960年实行所谓“比属刚果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资产阶级报刊和殖民地冒险家,异口同声地为这一文件的意义,大肆吹嘘,硬说它是对非洲人民贫困状况的无私关怀的表现,企图使殖民地人民和世界舆论相信:在殖民制度的条件下,会有经济和社会进步。

实际上,这个十年计划同作为真正的发展经济措施而拟定的计划毫无共同之处,何况制订这个计划决不是出于对非洲居民的关怀。殖民主义者打算在十年内实行的各项措施,毫无例外地完全服从于既定的政治经济目的:实现这些措施必然进一步加强对刚果自然资源的掠夺,使全部经

^① Л·С·伯汉金:“非洲的未来”(Л·С·Беханзин. “Завтрашний бень Африки”)(“保卫和平”(В защиту мира),1957年,第74—75期),第52页。

济适应于西方各国的战略计划(建立军事基地,修筑战略公路和机场等等)。计划的编制者片面确定刚果“发展”计划的性质,他们深信比属刚果“将永远是原料输出者”^①。

运用“计划”和“制订计划”这些术语,都抱有投机目的。殖民主义者企图制造一种印象,仿佛他们要放弃殖民剥削的传统方法,转入“计划时代”。于是利用了苏联几个五年计划的盛誉,宣扬各殖民地国家“发展”计划的许多著作的作者,引用苏联在编制计划方面的经验,和在短短历史时期内使落后地区得到全面发展的经验,这不是偶然的。

由此可见,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所拟定的这轰动一时的文件,是同它的实际内容风马牛不相及的,因为它不是什么计划,也不能使比属刚果经济和政治得到真正的发展。实际上,这个文件是一个在十年内分配国家拨款的普通方案,是根据垄断公司狭隘自私利益编制出来的方案。这就再一次地表明殖民体系深刻的反人民的本质。

十年内国家对比属刚果经济的投资额,初步确定为二百五十五亿法郎,1954年修改计划以后,国家投资额增加到四百八十一亿法郎。根据计划起草人的建议,私人投资也应该大致凑成这样的数额。虽然计划里写上了一些发展私人经济成分的意见和一般主张,但实际上根本谈不到对这一自发势力的王国进行任何调整。这里只说一点就够了:计划并没有包括作为私人资本特殊投资范围的采矿工业和加工工业。可见,国家资金只是用来为垄断公司的盈利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的。

① “比属刚果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Plan décennal pour le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et social du Congo belge),布鲁塞尔1949年版,第16页。

下列数字表明第一个十年计划预定的经费支出分配情况(单位:十亿法郎)^①;

投 资 额	1948年	1954年
运输和动力工程的投资·····	14.7	23.8
其中:		
铁路运输·····	1.3	4.8
公路运输·····	6.1	6.3
水运·····	4.4	7.9
空运·····	1.0	1.8
发电站·····	1.9	3.0
社会需要的投资·····	7.6	12.7
其中:		
住宅·····	1.9	4.8
卫生·····	2.0	3.1
教育·····	1.8	2.2
用电和供水·····	1.6	2.3
发展农业的投资·····	1.4	2.6
行政需要的投资·····	1.9	8.9
其中:		
城市和民用建筑·····	1.2	7.7

上列数字表明: 经费支出的主要部分是对发展利润很少的“内部结构”的投资, 也就是说首先发展交通运输和动力工程。对于改善交通道路网特别重视: 水运拨款约占16%, 公路运输拨款占13%, 铁路运输拨款占10%, 空运拨款占4%, 也就是说, 共占计划拨款总额的43%左右。但是

^① “比属刚果银行月报”, 1958年, 第11期, 第317页。

实际用于运输事业的支出不止此数，因为上列数字并不包括“殖民地交通管理局”数达三十四亿法郎的特别计划拨款。按照计划编制人的意图，必须根据刚果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供应不断增长的情况，保证大力增加运输量。除此以外，运输工具还要适合北大西洋集团军队的使用。大规模修建适于各种喷气式飞机使用的机场，以及修筑全长约五千公里的公路，是战略性的明显表现，这些公路大半从西向东横贯全境，也具有次要的经济意义。

比利时垄断组织的利益，要求在刚果优先发展铁路运输，因为比利时重工业能给它提供装备。可是，十年计划的起草人在美国压力下却偏重于公路运输，从而帮助美国增加输入刚果的汽车。许多年来，大家都在谈论着必须修建全长约八百公里的利奥波德维尔—弗朗基线，以建立加丹加与马塔迪的直达铁路联系。可是由于有利害关系的垄断组织的坚决反对，这个方案未能实现。

发展动力工程的拨款（包括一部分用于社会需要的开支），共占十年计划原定经费支出的10%左右。同时还打算在刚果一些城市和工业中心修筑四座大型水电站和许多小型电站。当然，各垄断公司以最低代价利用了国家电站输送的最丰富的一部分电力。在十年计划中提到的刚果“电气化”，对土著居民来说并不比“工业化”有更多的现实意义。实际上，国家拨款建立的新电站，同十年计划其他许多措施一样，是给予殖民地公司的隐蔽的津贴。

十年计划根本没有解决刚果的主要经济问题。它的实现并没有减轻刚果经济完全依赖世界市场行情的状况，也没有能够改善土著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个计划只要求非洲劳动人民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牺牲，可是一点也没有促

进非洲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用于发展农业的开支只占计划拨款总额的2.5%左右，并且预定首先要增加供应出口的植物原料的生产。滥用土地使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不断下降。同时还依靠把乡村变得更加荒无人烟和从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中抽调劳动力，使无产阶级得到经常的补充。由于按人口计算的粮食生产减少，致使比属刚果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下降。

十年计划提供的资金，大部分依靠以奴役性条件举借的外债。最近几年，刚果从比利时、瑞士、美国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获得大宗借款。同时还发行了若干内债。例如，仅在1956年，政府便发行四次公债：两次在刚果（每次各七亿五千万法郎），一次在比利时（二十一亿法郎），一次在瑞士（六亿八千四百万法郎）。刚果从1949年到1958年9月所借长期贷款总额，为三百一十亿二千二百万法郎，其中向比利时借款一百二十二亿四千九百万法郎（其中有一百零七亿四千七百万是私人资本），向美国借款五十六亿一千四百万法郎（其中四十八亿六千四百万法郎是从各个国家组织借来的），向瑞士借款二十七亿五千四百万法郎^①。借款使刚果的直接国债大大增加：1950—1957年，从二百七十七亿增加到三百一十四亿法郎，每年偿还债款的支出，同期从二亿零九百万增加到十九亿六千三百万法郎^②。1957年夏，美国同比时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定，美国在刚果和卢安达—乌隆迪的投资获得许多财政上的优待。因此，很显然，十年计划的拨款，加深了比属刚果对国际财政资本的奴役性依赖。

① “比属刚果银行月报”，1958年，第11期，第320页。

② “欧洲——法国——海外”，1959年，第350期，第54页。

尽管这个十年计划本身漏洞百出，在1954年修改后更是破綻毕露，但总的說来它受到垄断组织的支持，并大大加强对刚果的全面剥削。从1957年起，开始草拟1960—1970年的第二个十年计划。1958年，通过了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十年计划之間作为联接环节的所謂过渡性计划。这个“过渡性计划”拨款总额为二十八亿二千二百万法郎，其中差不多有一半用于公路和航空运输。第二个十年计划正式宣布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刚果的商品农业。在第二个十年计划的五百五十五亿法郎的拨款总额中，规定用于这一目的的拨款约为七十八亿法郎，即占拨款总额的14%。可是实际上，公路建设仍然是新计划的重点。公路建设需要一百零二亿法郎，即约占拨款总额的18%。预定用于航空运输的款项约十三亿法郎，用于电站建设的共三十一亿法郎^①。可见，新十年计划在主要方面是1950—1960年计划的继续。它同刚果人民的切身利益仍然是水火不相容的。

比利时殖民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赤裸裸地反映在所謂“英格计划”中，近几年来，比利时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政府和工业财团，对这个计划日益感到兴趣。

在刚果河下游，距馬塔迪海港約四十公里的英格高原上，有二十六公里长的河段上有大量的水（平均流速为每秒四万二千立方米），从九十六米高处直泻而下。二十年代在这里进行勘探时，发现有可发电二千万——二千五百万瓩的丰富水力资源。这一潜能相当于每年約二千亿瓩时的发电量，即等于英、法、德三国全年用电量的总和。“英格计划”规定修建巨型水电站，并在这个地区建立冶金和电机工业，

^① “海外的比利时”，1959年，第289期，第236頁。

包括生产鋁、人造氮、鈾和鈾的同位素、重水、铁合金、金属鈦和其他产品的企业。在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专门从事鋁的生产，所需原料可以从几内亚共和国、加納或中美进口。

据初步估計，“英格計劃”的投資总額数字相当庞大，即十亿——十五亿美元。在1957年5月，比利时殖民大臣宣称：第一期工程要花費六年時間，耗資約七亿五千万美元，竣工后可用的发电量，将达二百万至四百万瓩^①。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对“英格計劃”甚感兴趣。在比利时，曾经围绕着这个計劃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已经形成的反对派，指責殖民大臣布伊塞尔和“英格計劃”的拥护者沒有合理使用資金，造成浪費，企图叫人实现美国計劃，从而破坏比利时在剛果的統治。“英格計劃”的拥护者巧妙地战胜了反对派的抵抗。1957年11月，比利时政府通过了关于建設“英格”水电站的決議。但是，募集这个巨大工程所需的大量資金未能成功。因此，电站第一期建筑工程預定容量只有四十万瓩，工程費用約为四十亿法郎。这笔經費有一半打算向国际复兴开发銀行借貸，其余的則以其他借款弥补^②。与当前建筑工程有关的初步技术—经济調查工作即将完成。这一工程最早要在1960年底动工，新的水电站至少也要六、七年后才能供电。

1956年，成立了拥資二亿五千万法郎的“比利时鋁业辛迪加”，于1957年改組为“比利时工业和鋁业公司”。参加这个辛迪加的有比利时的大公司和銀行，以及它們在剛果的分支机构，它們是：“比利时总公司”、“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比利时航海貿易公司”、“布魯塞尔財团”、“康米尼埃

① “海外法国”(France outre-mer), 1957年,第331期,第50頁。

② “欧洲——法国——海外”,1959年,第353期,第36頁。

尔公司”等。这家辛迪加与资本主义世界铝业的主要生产者——“貝西奈—龙仁”（法国）、“蒙特卡提尼”（意大利）、“工业和铝业公司”（瑞士）、“联合铝业公司”（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铝业有限公司”（加拿大）和“雷諾金属公司”（美国）——签订了关于成立共同组织“英格铝业调查辛迪加”的协定，以便研究在下刚果地区建立年产三十五万吨的制铝厂的问题。此外，在许多国家的垄断组织的参与下，又成立了负责研究建立其他各种原料加工工业的辛迪加：“英格铀矿公司”正着手筹备兴建提取铀同位素的工厂，“英格水泥公司”筹建水泥厂，“英格制氮公司”筹建人造肥料厂。许多公司正计划建立制造纤维素、提取钛、镁和其他金属的工厂。为了解决运输问题，以便建立下刚果工业综合体，并发挥其作用，特地设立了“英格航海贸易辛迪加”和“英格运输公司”^①。因此，比利时帝国主义拼命吸引广大的参加者——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参与加紧剥削刚果的自然资源。

“英格计划”是帝国主义“欧非共同体”计划的一环，它打算在靠近有丰富而又廉价电源的非洲各国，建立一系列军事工业中心，以制造铝、并生产其他金属和需要大量电力的各种军用品。“欧非共同体”的组织者打算纠集许多国家的帝国主义者的人力和物资，来集体开发刚果的资源，巩固殖民制度，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使非洲各国的经济军事化，进而把非洲大陆变成新世界战争的战略基地。“英格计划”的鼓吹者所追求的正是这一目的。无怪乎前比利时殖民大臣布伊塞尔，把拟议中的工业综合体比作德国帝国主义的

^① “非洲与世界”(L'Afrigue et le monde), 1957年2月7日, 第4页;
“经济金融通讯”“比属刚果”专刊, 1958年5月4日, 第74页。

工业基地魯尔了。“英格計劃”是帝国主义者竭力利用非洲人民来实现其侵略計劃的阴谋的一部分。

总的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政策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加紧剝削比属刚果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使刚果经济軍事化。比利时殖民政策的这一指导方針，是用“工业化”的口号和虛伪地表示关怀非洲人民福利的外衣掩盖起来的。显然，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的政策是极端仇視非洲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統苏加諾曾有这样的名言：“不存在与人为善的殖民主义，正如不存在对人有益的疾病一样”^①，这句话对于这个政策是恰如其分的。許多民族的历史经验表明：展开在刚果非洲人民面前的是一条走向生产力全面发展，走向繁荣昌盛的道路，即为反对殖民制度，爭取独立而斗争的道路。

^① 苏加諾：“印度尼西亚的控訴”（Индонезия обвиняет），莫斯科1956年版，第358頁。

第三章

社会关系

社会阶级结构

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一样，刚果存在着两个针锋相对的集团——一小撮欧洲剥削者和千百万受他们剥削的非洲居民。这两个集团是刚果社会政治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情况是几十年来欧洲人殖民奴役的结果。

在此以前，居住在刚果盆地的各部落和部族，主要从事锄耕农业，而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辅。农业居民的主要社会组织形式是氏族部落村社，村社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 and 共同劳动成果的集体所有制。某些地区手工业已经从农业中分化出来，商品交换得到颇大的发展。缺乏发达的畜牧业（因为自然条件不良），妨碍了刚果人民通过社会劳动分工的主要阶段——分化出游牧部落。在大多数农业村社内部，已经形成明显的社会等级制，其特点是氏族部落上层分子独揽大权，贫富悬殊，并开始向个体经济过渡。

欧洲人的殖民奴役打断了非洲社会的独立发展。刚果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强烈影响下进行的。全国整个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命脉完全掌握在殖民主义者的手中。随着刚果的殖民地化，资本主义关系开始传播和发展，氏族部落制度也遭到破坏和瓦解。

但是，直到现在刚果的社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带

有資本主义前关系的残余。氏族部落集团包括：当权阶层（酋长、貴族和他們的近亲），自由的村社社員，以及处于人身依附地位的人們（被保护人、农奴和奴隶）。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下，土著居民分化为資產階級社会的各階級和集团。民族資產階級和非洲无產階級的发展，分散的部落和族群組成部族的过程，以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都是在錯綜复杂和矛盾重重的条件下完成的。

在殖民地条件下，資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具有許多特点。由于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政治经济統治，当地資本主义发展的基础极其狹窄，并且有其特殊的表現。一方面是殖民主义者破坏了自然经济，竭力发展商品生产，使很大一部分农业人口变成雇佣工人。另一方面，外国資本在各经济領域中的統治和貪婪地榨取殖民地利潤，大大地限制了民族資本积累的可能，使当地新兴資產階級不能發揮积极性。

在殖民地化过程中，非洲社会的社会—经济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使它服从于对刚果实行資本主义剝削的需要。其結果是，在这个殖民地上，形成了成分极为复杂的各种社会经济結構，既有日趋瓦解的氏族部落組織，又有初步发展的非洲人的資本主义经济。一般說来，至今一直广泛流行的村社組織，只是在形式上保持下来，和它的內容已经不相适应了。在村社范围内，宗法制、奴隶占有制和封建制的生产关系成分，形成了五花八門的混合物，但它們基本上都服从于資本主义生产的需要。

中非农业的一个特点，是有巨大的自由土地潜力。原始的农业技术、使生活和生产活动发生困难的自然条件，以致农民不得不共同从事半游牧经济，只能有效地开垦少量土地。播种、作物田間管理和收割，要占去村社农民将近

40%的工作時間，他們往往是个別地进行这些工作的。需要耗時費力的工作(如清除田地上的灌木和樹林，挖除樹根)通常由全村社的人力进行。收过几次庄稼之后，土地貧瘠了，村社便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开垦新的土地。

村社通常由神权統治者——長老领导，他同时也是政治領袖、祭祀祖先的最高神职人員。長老掌管村社，主持审判，领导在管理工作上起重要作用的酋长會議。宗教和等級聯盟，巫師和星相卜士，在村社和部落的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現在，各民族部落的制度和風习主要只有表面的意义，而不平等关系——氏族部落的上层分子剝削普通社員，却在村社組織内部占优势。

刚果村社农民沒有个人土地所有权。土地全归村社所有，由長老和族长會議支配。土地分配給农民，他們享有对这些土地的終身使用权或继承使用权。

手工业在許多部落里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村社手工业者制造的各种产品，供部落内部需要，同时也供交换和出售。非洲手工业所占地位，可以从住在利奧波德維爾省南部巴孙果部落的手工业者的例子得到說明^①。在欧洲人来到这里以前，已很发达的炼铁业和铁器制造业，現在却趋于衰落。打铁业保存下来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十家打铁作坊，到1950年，只剩下两三家，而且工作经常中断。殖民奴役的結果，织布业几乎完全絕迹。战时织布业得到部分恢复，有九家织布作坊开工，可是1945年以后，又完全倒閉

① 根据R·德·保古尔：“卢尼雍与果巴利的巴孙果族的经济發展情况”（R. de Beaucois, “L'évolution économique chez les Basongo de la Luniungu et de la Gobari”）一书所載資料。布魯塞爾1951年版。

了。由妇女操作的陶器业保持下来了，編织业略有发展，除生产原有产品外，家庭手工业者还为各公司編制用于装运果品的筐篋。

尽人皆知，資本主义是排斥上述各种人身依附形式的。可是，在刚果这一过程拖得特别长，并且充滿着矛盾。資本主义关系同資本主义前关系的残余长期并存，殖民主义者时常利用这些残余，同时有意识地把它保存下来。

刚果和其他非洲国家，現在还有奴隶占有制式的剝削和依附成分^①。欧洲人殖民奴役以前，各部落之間的战争是擄掠奴隶的主要来源，欧洲和阿拉伯的販卖奴隶者的极端有害的活动，对于扩大奴隶制、加剧各部落間互相残杀的战争起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奴隶販卖者蹂躪非洲将近四百年之久。

直到今天，許多部落还保留着部落基本成員和奴隶后裔間的差別。奴隶的后裔往往要按期或经常給主人服劳役。即使他們在欧洲人开设的工厂和种植园里做工，也得经常把一部分积蓄寄給自己的主人，如果回家，还得送給主人各种貴重的礼物。这样一来，由于保存了对奴隶主的依附关系的残余，在資本主义企业中所获得的一部分工资，就变成奴隶占有的一种特殊年金。

这里最流行的是各种形式的债务奴隶制。“主人对自己的奴隶拥有生死大权，已不再是衡量奴隶地位的唯一标准了。主人有权出卖奴隶，或是把奴隶暂时轉让給別人使

① 現代許多著作，其中包括苏联民族学者的巨著“非洲各族人民”里，常常对現代非洲的奴隶制和奴隶占有制的意义作过低的估計。通常強調氏族部落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成分，而提到奴隶制时，則习惯地把它看作在殖民地化过程中已经消失的旧現象。

用，这一点就可以充分說明奴隶的地位了。現在做父母的也有后面这种权利，他們把自己年幼的儿女抵押給債主，以借得若干債款”^①。在剛果，黑市奴隶交易在一些部落里頗为盛行，各地区都有很活跃的奴隶市場。各地区和各部落，甚至定出了各种奴隶(男奴、女奴和童奴)的价目表^②，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侵入以前很久，封建生产关系和半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就在剛果盆地广泛流行。它們产生于氏族部落社会内部，同那里現存的各种关系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且表现出极其特殊的形式。

大家知道，在欧洲人殖民奴役以前，剛果河流域曾出現过几个建立在宗法制、奴隶占有制和半封建制基础上的大国：剛果(在剛果河下游)，布尚哥，卡山果和巴卢巴(在剛果河流域东南部)。所有这些国家的特点是，有相当发达的中央集权，这种中央集权是由拥有大批公职人員組成的庞大机构和以国王为首的阶层等級制巩固起来的。欧洲征服者，摧毁了同他們对立或不完全順从他們势力的最大酋长和国王的政权。殖民主义者有时还从当地貴族中扶植他們的傀儡来代替不順从的統治者。因此，氏族部落酋长和封建土王，便形成了殖民地行政机关的基层环节。殖民主义者利用他們在当地推行“間接統治”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內容是：由当地酋长和土王独攬行政管理方面的全部“骯髒工

① Ж·П·加魯阿：“非洲——垂死的大地”(Ж. П. Гарруа, “Африка — умирающая земля”), 莫斯科1954年版, 第250頁。

② Е·德·荣格：“比屬剛果土著居民社会的奴役形式”(E. de Jonghe, “Les formes d’asservissement dans les sociétés indigènes du Congo belge”), 布鲁塞爾1949年版, 第87—90頁。

作”：征稅、招工、募集新兵等等。为了这项工作，殖民当局支給他們高额的薪俸，从征收稅款中拨給他們一定的提成，为了招工和募兵而发給獎金。例如麦治(韦累)区的酋长領取年俸三万二千法郎，还从所征“土著稅”的稅款中提成百分之三得到将近一万二千法郎^①。氏族部落貴族和封建貴族的政权，在土著居民的心目中往往是毫无道德，威信扫地的；但是，他們在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却能剝削自己屬下的老百姓。

部落酋长的势力往往远及轄区之外。他們把私人代表派到城市和各工业中心，这些私人代表監視在欧洲人的企业做工的同部落人的行动，在他們当中維護部落的传统，向他們征收貢賦。此外，酋长还通过許多氏族部落社团来控制自己的臣民，城市和工人区鎮都有这种社团。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残酷地摧殘非洲人所建立的一切政治团体和政治一宗教团体，他們却允許建立氏族部落組織，并助长这些組織扩大其影响。

刚果农村的土地关系錯綜复杂。传统的氏族部落土地使用制度同封建关系交织在一起，同时还受到侵入农业的資本主义的强烈影响。刚果农业的社会经济关系证明馬克思主义的論点的正确性：农业中的資本主义不以土地占有形式或土地使用形式为轉移；資本控制着各种农业，只是形式不同和采用的方法不同而已。

村社的各种制度束縛住了农民的手脚，使他們受酋长和殖民地行政当局的任意宰割。酋长利用自己的权力支配土地，划分份地，以便向社員征收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貨

^① E·代烏：“在十字路口的中非”，第2卷，布鲁塞尔1951年版，第132頁。

币地租。例如，在村社土地使用制的条件下，酋长向农民征收苛捐杂税，在氏族部落村社范围内，建立了封建依附关系。因而，村社逐渐变成一群氏族部落和封建统治者，对农民实行封建剥削的工具。这群统治者包括村社长老起到被保存下来的土王。土王在殖民主义者的授意下，设立了私人管理机关，并向所属酋长征收贡赋。

某些侏儒族群和班图部落酋长之间早已形成的关系，是封建依附的形式之一。人们一向认为：侏儒人住在这些部落的土地上，受它们保护，因而得向酋长奉献猎获的死兽，为他服各种劳役（搬运货物，采集棕榈果，等等）。

另一种封建剥削形式是，直到现在还广泛流行的一夫多妻制，特别盛行于非洲居民的氏族部落和封建上层分子中。中非农业区的妇女，不仅要操持家务，而且要下地耕种，做各种手工活。因此，结婚时男方总是要送给女方的父母或村社一大笔以实物和货币形式支付的贖金。正如比利时社会学者汪·戴·凯尔干所说的：“非洲社会的一夫多妻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现象，这里的生活条件是这样的：娶几个妻子往往是最好的摇钱树，也是博得社会尊敬的最可靠手段”^①。一般地说，在各农业区里，男人的声望越大、财产越多，他的妻子也越多。村社分给家庭的份地越多，家长的实物收入和货币收入也随着增加。在男性的劳动人民之中，多妻制是不大流行的，他们当中的一夫多妻的家庭，也不超过两三个妻子。1956年，在刚果当雇工的一百一十九万八千人中，只有三万四千人是一夫多妻制家庭，有三十七万人是单身汉，剩下的也就是说，有七十九万四千人，是一夫

^① “比属刚果百科全书”，第1卷，布鲁塞尔1950年版，第141—142页。

一妻制的家庭^①。一夫多妻制在各部落酋长和封建土王中最为盛行，他們往往有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妻子。例如，現在还存在的布紹果王国的历代国王，都有三百到六百个妻子。1938年年底，在刚果登記的三百三十二万六千名已婚妇女中，有六十七万二千人，即約20%属于一夫多妻制家庭，只有二百六十五万四千人是属于一夫一妻制婚姻的^②。

和卢安达—烏隆迪接壤的刚果东部地区，在游牧部落中存在着各种封建依附关系的特殊形式。財主和貴族以私有、共有或暂时使用的形式，把牲畜交給同部落的人或外来貧戶。还有依据各种契約条件形式的合同。最著名的是“烏布加拉古”和“烏庫加巴”两种，訂約双方根据这两种形式建立保护人和被保护人的特殊关系。保护人根据这些合同庇护和幫助被保护人（例如，需要为妻子支付贖金时）。这样一来被保护人及其家庭便处于依附保护人的奴隶地位，他們要承担各式各样的义务和劳役：建筑 and 修繕住宅和輔助房舍，耕种保护人的土地，等等。

某些人烟稠密的地区，許多农民沒有土地。例如，調查离布卡武不远的的一个村庄证明七十一个男人中有三十六人沒有土地^③。穷人往往仅为了糊口或获得一小块土地，而不得不把自己出卖給酋长或財主^④。

氏族部落和封建上层分子是比利时帝国主义在刚果的社会支柱。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保存已经过时的社会经济

① “1956年比屬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经济状况”，布鲁塞尔1957年版，第24頁。

② “比屬刚果百科全书”，第1卷，第141頁。

③ “比屬刚果农业公报”，1956年，第5期，第1250頁。

④ E·德·荣格：“比屬刚果土著居民社会的奴役形式”，第52—54頁。

制度形式。比利时当局认为，各种陈腐的制度能够阻碍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因而不仅竭力维护它们，而且人为地推广这种制度。依照氏族部落组织的“模样”建立各种制度，来管理工人市镇的非洲人。殖民地行政机关指派死心蹋地为它们服务的一些酋长和族长领导，这些傀儡的活动须受严格的监督。他们掌管地方事务，竭力抑制属民的一切追求自由的愿望。可是，殖民主义者企图使资本主义前的生产关系与急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剥削同时并存的一切努力，终究是徒然的。资本主义来势凶凶地侵入非洲农村，摧毁了资本主义前的生产关系和跟这种关系相适应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

在实行殖民制度的几十年间，非洲人的自然农业，大部分变成商品农业。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变成了欧洲人经营的矿山和种植园的雇佣工人。这个时期，流入城市的约占农村总人口的25%，从前在氏族部落村社从事农业的成年男人，有40%到资本主义企业里做工。一些城市——对广大农业区实行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心，产生并发展起来了。在刚果，也和其他国家一样，“集中于城市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①。刚果城乡关系的对立和不平等已达极点，受氏族部落和封建残余盘剥的非洲农村，是资本主义城市的奴隶和纳贡者。

非洲社会的两个新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出现，是处在殖民依附条件下的刚果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重大的成果。当地资产阶级虽然还很软弱，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从经济方面来看，这个阶级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2页。——译者

都明显地壮大起来了。

当地资产阶级的發展，表现在独立工作者的人数不断增加上，所谓独立工作者就是：商人、手工业者和拥有少量資本、有时雇佣一个或几个工人的小企业主。非洲人的企业数的增多，以及刚果国民收入中非洲居民收入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的提高，都证明当地资产阶级的壮大。非洲商业资产阶级在欧洲资本家和非洲消费者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这个阶级以特别快的速度发展起来了。从1950到1957年非洲商人参加商品流通的日益增多，按价值计算，从二亿一千万法郎增加到十亿五千万法郎，即增加了四倍^①。

非洲资产阶级在工业、动力经济和运输业方面的发展遇到了重重困难：外国垄断资本家横霸势力、缺少資本和信贷、国内市场狭窄和外货竞争。可是，非洲人在各经济部门中仍拥有若干小企业。

从表九的数字中可以看出：1957年，在刚果已登记的企业总数（不包括商业企业）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属于非洲人。但是，很显然，这些企业在刚果经济中所占比重极小。非洲人拥有的都是一些小型手工企业，它们几乎没有现代技术设备，雇用工人不多，生产商品很少。属于土著居民所有的企业，在利奥波德维尔省约占50%，加丹加省28%，基伍省9%，开赛省7%，东方省4%，赤道省2%。非洲人的企业有三分之二以上集中在经济最发达的利奥波德维尔省和加丹加省。

各主导的和收入最丰的经济部门，几乎没有当地资产阶级的企业。值得注意的是，1955年属于非洲人的有一家

①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公报”，1958年，第10期，第358頁。

表九 1957年比属刚果各经济部门间的企业分布*

部 門	利奥波德维尔省		赤道省		东方省		基伍省		加丹加省		开赛省		刚果企业总数		其中属于非洲的人
	合 計	其中属于非洲的人	合 計	其中属于非洲的人	合 計	其中属于非洲的人	合 計	其中属于非洲的人	合 計	其中属于非洲的人	合 計	其中属于非洲的人	合 計	其中属于非洲的人	
采矿业(和初步冶炼业)	101	2	—	111	—	205	—	156	—	99	—	672	—	2	
农业	2796	2430	403	770	105	940	67	407	150	215	141	5536	141	2954	
畜牧业	860	666	165	278	45	148	11	398	113	100	9	1949	9	879	
森林工业	184	22	62	209	16	395	45	155	45	77	24	1082	24	156	
农产品加工业	350	106	419	407	7	242	29	75	18	295	165	1788	165	343	
机械加工企业**	233	5	37	126	4	121	12	324	18	51	7	892	7	46	
建筑材料制造业, 建筑业	545	232	131	411	31	659	144	745	226	250	108	2741	108	763	
制材业, 木材加工业	168	109	23	76	29	142	105	103	41	26	—	538	—	289	
纺织业, 缝紉业, 皮制	24	3	7	32	—	23	1	20	—	4	1	110	1	5	
鞋业**	559	77	201	135	1	551	2	234	8	135	20	1815	20	108	
化学工业**	313	93	62	241	60	373	201	1760	1310	117	25	2866	25	1637	
动力和供水业	515	373	76	109	25	228	104	221	54	129	82	1278	82	685	
食品工业	361	181	29	121	12	144	69	680	472	41	16	1376	16	751	
运输业***	7009	4299	1620	3026	335	4171	790	5278	2455	1539	598	22643	598	8678	
其他****															
总 計															

* “比利时与比属刚果统计年鉴”, 第78卷, 第508—509页。

** 造船厂, 铁路修理厂, 汽车、自行车、机器、发动机修配, 洋钉、大桶、细长铁桶制造业, 等等。

*** 包括肥皂制造业。

**** 木炭、大玻璃瓶、床垫、地毯制造业, 印刷厂, 装订厂, 电影院, 照相馆, 理发店等。

鍛铁厂，二十二个矿場和露天矿，1957年統計，属于非洲人的企业只有利奧波德維尔省两个经常开业的露天矿場。非洲人的企业大半是农业和各种投資少、利潤不大，而且欧洲人不大在这方面竞争的轻工业和建筑业部門。

在农产品(咖啡，可可，橡胶，烟草，棕櫚产品等)初步加工企业中，非洲人主要拥有磨粉厂(利奧波德維尔省九十九家，赤道省一家，基伍省五家，加丹加省十八家，开赛省一百五十二家)和榨油厂(利奧波德維尔省七家，赤道省两家，东方省两家，基伍省十七家，开赛省九家)。在机械加工企业方面，非洲人拥有几家汽車和自行車修理厂，还有三家造船厂(在加丹加省)。刚果人在建筑材料业、建筑业、制材业和木材加工业方面，主要有家具制造厂和鋸材厂(利奧波德維尔省一百八十七家，赤道省十四家，东方省二十三家，基伍省一百零八家，加丹加省一百八十四家，开赛省二十五家)，石灰窑，制磚厂，建筑企业和其他企业。就紡织、縫紉、皮制靴鞋这类工业来看，已登記的非洲人企业主要有制鞋厂(利奧波德維尔省一百零九家，赤道省三家，东方省二十八家，基伍省六十三家，加丹加省三十九家)和縫紉厂(赤道省两家，基伍省四十一家)。在化学工业方面，除了五家肥皂厂(利奧波德維尔三家，基伍省和加丹加省各一家)的所有主之外，实际上就等于沒有非洲人的。列入“动力和供水业”栏的非洲企业主，主要是电气和煤气发生器。在食品工业方面，非洲人的企业有：干制和醃制魚类企业(东方省二十五家，基伍省两家，加丹加省一千零二十四家)，面包和糖果点心企业(利奧波德維尔省六十二家，赤道省五家，东方省两家，基伍省七十八家，开赛省一家)，食堂和飯店(利奧波德維尔省三十家，赤道省一家，东方省三十三家，基伍省七

十二家，加丹加省一百三十家，开赛省两家），肉类加工企业（赤道省两家，基伍省三十四家，加丹加省一百五十六家，开赛省二十二家）及其他企业。运输企业的所有主中，有运货卡车和载客汽车的非洲人。此外，在其他企业（大半是日常生活服务业）中属于非洲人的还有：照相馆，理发店，电影院，钟表修理店，制炭厂（加丹加省四百一十五家，基伍省和开赛省各一家），等等^①。

1957年初，利奥波德维尔共有四千五百多家公司，其中属于非洲人的约有二千八百家。

上列资料是按性质完全不同的产量进行分类的（例如，现代化的工厂和手工业作坊），但是，这些资料证明了非洲人企业主在刚果经济中起到了一定作用。此外下列情况也是值得注意的：1957年，刚果二万零七百七十八辆轻便汽车中，非洲人占一千八百六十五辆，在三百六十五辆轻便出租汽车中非洲人占二百四十五辆，在九千一百九十九辆小型卡车中非洲人占一千六百八十五辆，在一万二千九百七十一辆载重卡车中非洲人占一千二百一十三辆。利奥波德维尔和伊利沙伯维尔两市的汽车修理厂，约有三分之一属于非洲人^②。

利奥波德维尔的土著居民中，各企业主所公布的年度收入超过百万法郎，但是，大多数手工业者和小企业主的收入，却几乎不超过非洲人雇工的工资水平。例如，1950年在“土著城市”伊利沙伯维尔登记的六百一十五名刚果商人中，资本不到一万法郎，每月收入低于二百五十法郎的占

① “比利时与比属刚果统计年鉴”，第78卷，布鲁塞尔1958年版，第508—509页。

② “比利时商业公报”，1958年，第11期，第92页。

70%，資本五万法郎以上的只占3%^①。从1951年到1956年年底，刚果儲蓄銀行的非洲人存戶，从三万六千增加到五十七万七千戶，总存款額从六千七百万增加到三亿五千七百万法郎^②。所有这一切都說明比属刚果社会分化过程的迅速发展：在当地食不果腹的貧苦居民中，形成了一批人数不多收入較高、能够积蓄若干資金的非洲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果的非洲知识分子的人数也有所增加。1956年这里約有四万名非洲籍办事員，五千多名中級医务人员，还有若干中小学教师，各种专业的技术人员和其他职业的工作人员。企业主喜欢雇用当地知识分子，因为他們的工資只等于具有同等业务能力的欧洲人的几分之一。可是，許多种职业照样不許非洲人干。

当地資產階級和知识分子迅速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战后时期比利时殖民政策的改变有关。殖民主义者不得不考虑到全世界、特别是非洲各邻国的巨大变革，不得不考虑到社会经济結構的变化，以及刚果各族人民大众思想的提高。比利时当局考虑到这一切，竭力实行比較灵活的政策。殖民主义者深信封建头目和氏族部落上层分子已经无能为力，于是试图利用刚果資產階級、知识分子和“工人貴族”拼凑成新的社会支柱。为了阻挠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实行分化土著居民，使各地区互相对立的政策。因此，在刚果分化出了一个所謂开化居民——“同化人”阶层，这个阶层主要由当地資產階級和知识分子組成。被提升为“同化人”的工人，还不到非洲籍工人总数的5%。

① A·夏培里埃：“伊利沙伯維尔。城市地理概要”，布魯塞爾 1957 年版，第108頁。

② “1956年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经济状况”，第107頁。

只有那些技术熟练、待遇优厚的工人才有可能爬上这一类人的地位，他們都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养成一副崇拜殖民主义者权势的奴才相。

殖民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使“开化居民”变成他們的代理人和社会支柱，給他們以各种好处，把他們从贫困和无权的一般居民群众中划分出来。为了收买这个阶层，必須从殖民地收入中拨出一小部分款項。根据“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的資料，1950到1955年刚果的国民收入增加62%，而非洲居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額，从46%增长到53%。可是，这个平均指标后面，掩盖着大多数居民群众物质状况的恶化。非洲居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个人数不多的特权阶层收入增多的緣故，絕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仍然极低，甚至每况愈下。从比属刚果1950—1955年国民收入分配情况的报告可以看出：“由于个人的工資过于悬殊，以致土著居民按人口計算的收入，沒有多大意义”^①。除了对“开化居民”施以小恩小惠之外，还給予許多别的特权，如給予特殊地位、颁发证明属于“同化人”的“公民证”等等。

在許多城市里，除了建立以氏族部落和同乡为基础的非洲人团体外，还产生一些非洲資產階級和知识分子的組織。比属刚果成立了非洲中产階級的中央和地方联合会，以及其他类似的团体，它們的目的是保护新兴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在刚果，有几家报纸和杂志是非洲人出版的，这些报刊的周围集聚着当地資產階級和知识分子中的最积极的部分。

^① “国际清算銀行。新聞評論”，1957年，第6期，第9頁。

无产階級是比屬剛果最團結的階級。非洲僱傭工人的人數日益增多，從1915年的三萬七千人，增加到1920年的十二萬五千人，1930年的三十九萬九千人，1940年的五十三萬六千人，1945年的七十萬人，1950年的九十六萬二千人^①。1957年12月31日，非洲僱傭工人總數已達一百一十四萬七千七百人，其中按經濟部門和省份的分布情況見表十。

利奧波德維爾省在僱傭工人人數方面居首位。這個省集中了全剛果僱傭工人的27%左右，還有大批加工工業、運輸業、建築業工人，以及商業店員、機關職員和列入“其他”欄里的職員。除利奧波德維爾省外，經濟發展達到較高水平的加丹加，職員人數也比利奧波德維爾省、東方省和基伍省少，在礦業工人人數方面也略少於基伍省。但是加丹加和利奧波德維爾集中了大量產業工人，其餘各省的農業工人和農民一季節工的比重較大，僱傭勞動常常是農民一季節工的一種副業。列入“其他”部門的僱工，人數最多的一類主要是家庭僕役。

當僱工的非洲人，約有三分之一集中於採礦業、加工工業和建築業。在這三個部門和運輸業里，固定基干工人占很大比重，其中一部分掌握了一定的技能。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剛果無產階級中固定工人只占一小部分，多半是農民一季節工，他們受僱有一定的期限，期滿就回鄉。戰後時期，由於有些經濟部門迅速發展，迫切需要有大量受過訓練的和有熟練技能的工人。因此，有些大企業主和大公司採取了穩定勞動力的措施。這樣一來，

^① “比屬剛果百科全書”，第3卷，第416頁。

表十 1957年非洲籍雇工在各经济部門和各省的分布*

部 門	利奧波德維爾省		赤道省		东方省		基伍省		加丹加省		开赛省		合 計	
	单位:千人	%	单位:千人	%	单位:千人	%	单位:千人	%	单位:千人	%	单位:千人	%	单位:千人	%
农业.....	35.7	11.7	16.3	49.8	82.5	38.8	81.8	37.8	16.3	9.3	12.5	12.0	295.2	25.7
采矿业.....	0.4	0.1	—	—	14.1	6.6	34.8	16.1	31.2	17.8	20.4	19.7	100.9	8.8
加工工业.....	40.8	13.3	12.0	9.0	22.8	10.7	13.0	6.0	28.7	16.4	4.0	3.9	121.2	10.6
商业.....	16.1	5.3	7.2	5.4	12.9	6.1	9.5	4.4	15.6	8.9	9.5	9.1	70.8	6.2
运输业.....	28.0	9.1	6.9	5.2	12.2	5.7	9.2	4.2	21.5	12.3	7.8	7.5	85.6	7.5
建筑业.....	34.9	11.4	13.3	9.9	19.1	9.0	19.5	9.0	19.6	11.2	11.2	10.8	117.7	10.2
机关职员.....	14.4	4.7	3.2	2.4	5.4	2.5	5.8	2.7	9.5	5.4	4.1	3.9	42.3	3.7
其他.....	136.0	44.4	24.4	18.3	43.7	20.6	42.9	19.8	32.7	18.7	34.3	33.1	314.0	27.3
合 計	306.3	100.0	133.3	100.0	212.7	100.0	216.5	100.0	175.1	100.0	103.8	100.0	1147.7	100.0

*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公报”，1958年，第11期，第415頁。

固定工在工人階級成分中所占的比重便迅速增长。为了使用一百名工人，1921—1925年平均每年要招募九十六人，1926—1930年——六十三人，1936—1940年——十一人，1940—1945年——十人，而1945—1950年只需招募三人^①。1951年年底，矿业垄断组织“上加丹加矿业联合公司”的矿工，三分之二有七年以上的工龄，15%有十五年以上的工龄。在这个公司的企业里做工的一万八千七百三十六名非洲人中，有一万二千三百一十二名（占66%）杂工，四千九百四十五名（占26%）专业技术工，一千一百二十四名（占6%）技术熟练工，三百五十五名（占2%）高級熟练工^②。

刚果大多数工人集中在大企业里。1950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工人，有80%以上在使用劳动力一百人以上的企业里做工。各省集中在拥有五百工人以上的企业里做工的工人，赤道省占私人企业工人总数的61%，东方省和利奥波德维尔省占56%，加丹加省占49%，开赛省占41%，基伍省占40%。利奥波德维尔市的工人最为集中，这里，1955年，非洲籍工人有一半在二十六个企业里做工，有五百多个企业所雇用的工人都在五百名以上^③。

上列数字证明：比属刚果业已形成带有它所固有的一切矛盾的階級社会，并产生了进行階級斗争的前提。在殖民制度的条件下，促使几乎所有非洲人民同外国压迫者发生冲突的主要矛盾，超过非洲社会内部的日益激烈的階級

① F·貝吉：“刚果的经济結構問題”，卢汶1957年版，第134頁。

② M·罗伯特：“加丹加地理新論。社会学論文”（M Robert. Contribution à la géographie du Katanga. Essai de sociologie），布鲁塞尔1954年版，第67—68頁。

③ F·貝吉：“刚果的经济結構問題”，第113、123頁。

矛盾。成为比利时殖民政策的直接传播者的一小撮欧洲人，就是殖民制度的体现者。

在比属刚果的少数欧洲人的国籍、社会成分和职业究竟怎样？首先必须指出，我们只能相对地谈论欧洲籍居民，因为大多数欧洲人到这里来只逗留一定期限，随后便回国。1946年在刚果的欧洲人不到三万四千人，1950年有五万二千人。而1957年12月31日，比属刚果的欧洲居民增至十万零九千五百人，也就是说不到刚果总人口的1%。因此，1946—1957年欧洲人增加了两倍多，而1950—1957年只增加一倍。

最近由于比利时关于移民刚果问题的政策有所改变，在比属刚果的欧洲人骤然增加。从前移民有严格的规定和管制，当局多方阻挠宗主国和其他国家的穷人进入刚果，竭力防止在这里形成“白种穷人”阶层。准许到比属刚果来的，只是那些拥有足够的资金到新地方定居和进行企业活动的人。移民须受特别严格的审查，证明“政治上可靠”方准入境。

限制移民并在刚果建立欧洲人老爷阶级的政策，当殖民开发处在风平浪静时期是行得通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政策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在非洲人的民族自觉迅速提高、非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的情况下，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在刚果已日益孤立。因此他们才决定增加在刚果的欧洲人，取消许多限制，实行放宽移民入境限额的政策，尤其对比利时人更是如此。可是，直到今天，移民还是要缴纳大量保证金，家长的保证金高达五万法郎，他的妻子和从四岁到十八岁的子女要缴二万五千法郎。此外，有几种人被认为不受欢迎者，仍然不许入境^①。首先是那些

有进步信仰的知名人士。来到殖民地的有民主情緒的欧洲人，由于对行政机关舞弊行为提出了一点異議，或因出面維護被蹂躪的非洲人的权利，而被立即驅逐出境的，已是屢見不鮮的了。

在剛果的欧洲人，多半是比利时侨民。1956年，欧洲人中有八万四千多（占78.6%）是比利时人，五千左右（占5%）是葡萄牙人，希腊和意大利人各約为三千（各占3%），此外，还有英国人（占2%），法国人（占2%），美国人（占1.7%）及其他国家的侨民。

剛果境内欧洲人的分布情况极不平衡。1958年初，欧洲人在各省的分布情况是：利奧波德維尔省約占侨民总数的30%，加丹加31%，东方省14%，其余三省共約占25%。絕大多数“白人”聚居于各大城市。例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人住在利奧波德維尔、伊利沙伯維尔、賈多特維尔这三座城市里。欧洲人約有一半住在剛果的七座最大的城市里^②。

欧洲人阶层是殖民制度的支柱，也是一种为了不断增加剛果的太上皇——垄断组织的收入，而剝削非洲人的势力。各种私营資本公司和团体的职员，占欧洲自立居民的大部分，即占45%，行政官吏占19%，各种宗教（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士占16%，独立垦殖者占20%。

比利时的統計資料不仅把私营种植园主和农場主列入

① “对比属剛果的投資，远景和规划”（*Les investissements au Congo belge, perspectives et réglementation*），拉卢維耶尔1955年版，第35頁。

② “比属剛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中央銀行公报”，1958年，第11期，第417—418頁；“非洲与世界”，1958年8月21日。

垦殖者之内，而且把某些商人、企业主、手工业者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列入其中。1958年垦殖者的人数(连同家属在内)约达三万人，其中一万人掌握或管理企业；垦殖者当中有38%是商人，18%是农场主，16%是企业主，13%是手工业者，15%是自由职业者、食利者及从事其他职业者^①。

天主教和基督教传教士在刚果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几乎整个教育系统都在他们把持之下。因此他们向行政机关领取大量预算津贴。传教士团和一些传教士都是殖民地剥削的积极参加者，他们不仅是思想毒素的传播者——负有对人民群众加紧进行精神奴役的使命，而且是大资本家。他们掌握着巨额资本，向各种收入丰厚的企业投资，拥有大片土地、种植园、各种企业和商业机构。有一个传教士团甚至在利奥波德维尔拥有一个运动场，这个运动场在足球比赛时的收入达百万法郎^②。

被雇佣的欧洲人，通常都担任管理职务，他们不但领取巨额薪金，而且还得到许多物质奖励和优待(有免费住宅，免费医疗，获得薪金照付的长期休假等等)。

由于榨取到殖民地超额利润，各垄断组织便能够用提高薪级和工资的手段收买欧洲籍职工，使所有侨居刚果的欧洲人，都成为殖民掠夺的同谋者和殖民制度的竭诚的捍卫者。同样技术等级的欧洲人，他们的报酬在刚果要比在宗主国高两三倍。照经济学家貝吉教授的说法，在刚果被

① “交易所新闻”(L'echo de la bourse) 布鲁塞尔，1958年11月27日，第7页。

② F·德曼尼：“黑白舞会。刚果概观”(F. Demany, “Le bal noir et blanc. Regarda sur le Congo”), 布鲁塞尔1955年版，第48页。

僱用的歐洲人，是“世界上待遇最高的一種人”^①。

歐洲籍熟練工人當中充滿了濃厚的機會主義情緒和種族偏見，他們都是經過挑選，證明政治上可靠，而且養尊處優的人。因此在剛果的絕大多數歐洲工人，都是和非洲無產階級的利益和願望格格不入的。

勞動人民的困苦狀況

殖民統治的條件，促使擴大對廣大土著居民實行極端粗暴、慘無人道的剝削和壓迫的方式。殖民主義者使用一切手段榨取利潤、掠奪被奴役的各族人民，鎮壓他們的反抗。比利時帝國主義在剛果主宰一切橫行霸道，造成了許多部族一個個地從民族分布圖上被徹底消滅，使許多地區荒無人煙，使非洲人的生活條件急遽惡化。歐洲人殖民掠奪的頭幾十年，剛果人口就減少了將近一半。列寧在他的著作中指出，1884年，比利時在非洲所奪得的領土上住有三千萬非洲人，二十世紀初，非洲人口總數減少到一千九百萬，到1914年再減到一千五百萬^②。後來只是由於需要勞動力，殖民主義者才不得不採取某些措施，來防止土著居民滅絕。

現在，帝國主義的宣傳機器千方百計地幫助殖民主義者推卸罪責，說什麼過去的事已經煙消雲散，說什麼宗主國與殖民地關係的新時代已經來臨。但是，實際上處於殖民依附地位的各國人民，目前還受着非人的剝削和壓迫，受盡

① 引自“扎依爾”布魯塞爾，1958年，第2期，第117頁。

②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列寧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48頁——譯者：“帝國主義筆記”，莫斯科1939年版，第248頁。

貧困、飢餓和疾病的折磨。所有这一切，都是被帝国主义宣传机器吹嘘为“模范殖民地”的比属刚果的特点。

千百万任人宰割的貧苦无告的农民群众，处于毫无权利和灾难深重的境地。农业中資本主义的发展极其緩慢，并且遇到重重障碍，最后同停滞不前的封建和氏族部落残余結合在一起。因此，殖民地的农民“不仅苦于資本主义，而且苦于資本主义不够发达”^①。靠簡陋的生产工具勉强求得糊口的非洲农民，受着私营資本公司、殖民地行政机关、以及氏族部落和封建上层分子的貪婪的重重剝削。

欧洲人在比属刚果，無論在农业的商品生产方面，还是在流通領域方面都占統治地位。大部分技术原料是在欧洲人的种植园中生产的。在非洲人经营的許多小商品农場种植棉花。近几年，約有八十萬非洲人由于出售自己农場种植的棉花而得到货币收入。此外，非洲人还以刚果出产的油棕商品产品的二分之一以上供应当地市場和出口；另外还有木薯、花生、香蕉、稻米、玉蜀黍等等。整个說来，非洲人经营的企业和农場，在商品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将近50%，而且还在逐步上升。

除了在生产領域內剝削农民季节工，和靠大大压低种植园工人苦役劳动的工資，以榨取超額利潤之外，还在流通領域內，人为地使工业品(大部分是在刚果境外生产的)价格和农业原料收购价格脫节，以掠奪刚果农民。由于这种脫节日趋扩大，以致农民供应产品换来的商品越来越少。在垄断組織控制着殖民地市場的同时，商品交換的不等价現象也随着不断加剧：从殖民地榨取的原料数量增多，单位

^① 列宁：“俄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50頁。——譯者

产品价值却不断下降。这种政策使殖民地公司的利潤得以日益增加。这些公司由于在比属刚果市場占有垄断地位，所以能够随意决定价格政策，而不必担心会受到竞争。

垄断公司利用“价格剪刀差”来掠夺劳动农民。例如，在利奥波德維尔省的梅奥比拥有广阔的油棕种植园和許多棕櫚产品加工企业的大公司，都拥有向农民收购棕櫚果的垄断权。从1940年起，这些公司銷售的棕櫚油价格涨了十四倍，而它們向农民收购棕櫚果的价格，却增加不到三倍半。同期，契克万哥(木薯面包)的价格从零点二五法郎上涨到一法郎，即上涨了三倍，而某些工业品的价格却上涨十倍，或更多^①。据著名传教士汪·温格证明：“一般說来，刚果的经济無論过去或現在都是基于利用丰富的和廉价劳动力的原則，而由这一原則又引出下面这一原則，即能够把劳动力所必需的当地粮食和工商业必需的土产保持在較低的价格水平上……。1911年，买一条美观耐用的围腰布要花二点五法郎，而1945年，买一条美观但不耐用的围腰布却要花五十法郎。1911年土著居民拿十五公斤契克万哥就能在市場上換得一条能用一年的围腰布，可是1945年拿出七十或一百公斤契克万哥，才能換来一条只能用六个月的围腰布。这种压低土著居民生产的粮食价格的政策，使所有土著社会已納入欧洲人的经济軌道的地方，都很容易得到廉价劳动力的补充。而对于所有刚果居民來說，这几乎是司空見慣的了”^②。

非洲籍棉农的例子，清楚地說明刚果小商品经济劳动者所处的不堪忍受的悲惨状况，各种各样的公司、轉卖商、

① “刚果的觉醒”，1955年，第9期，第17頁；第5期，第21頁。

② “扎依尔”，1959年，第1期，第43—44頁。

中介人像一群吸血鬼一般吸吮他們的脂血。非洲籍棉农用繁重劳动所换来的，仅仅是他們所提供产品实际价值的微小部分。1952年，比属刚果八十二万六千棉农种十五万八千三百吨籽棉，只得到六亿七千五百一十万法郎，而他們的产品总值却达二十四亿六千四百二十万法郎之多^①。由此可见，平均一公斤棉花值十五法郎，而直接生产者只得到四法郎。每个棉农平均收获量将近二百公斤，所得报酬只八百法郎左右。这笔报酬中約有10%用于繳納人头稅，地方当局的各种苛捐杂稅还要吞噬去一大部分。剩下的少得可怜的几个錢，就是刚果农民及其家庭的主要貨幣收入。

一个对刚果殖民制度的前景表示忧虑的天主教神父布尔吉，在他所著“基督教徒与刚果”一书中提到刚果棉农的悲惨命运时写道：“鞭笞虽然已明文禁止，可是人們使我相信，‘現在还有一条棉花做的鞭子’，假如支付给土著居民的繁重劳动的代价还是这样微薄，那么有許多棉农一年的貨幣收入还不到一千法郎。他們除了种地之外，还要服許多繁重的劳役：維修道路，給殖民地行政官吏、棉业公司的代理人、酋长和貴族修繕宅院。黑人农民必須納各种賦稅，受到漫无限制地剝削。紙上說得冠冕堂皇，而他們的实际生活却牛馬不如”^②。

各棉业公司夺去了出售棉花收入的大部分，它們在刚果設有二千五百五十个收购站，一百二十家清棉厂。剝削棉农劳动得来的民脂民膏，也有很大一部分落入殖民地行政机关之手。除了繳納一般捐稅外，还要繳納各植棉区筑

① “比属刚果农业公报”，1954年，第4期，第907頁。

② P·布尔吉：“基督教徒与刚果”（P. Bourgy, “Les chrétiens devant le Congo”），布鲁塞尔1956年版。

路費，1946年每公斤皮棉勒收筑路費零点五法郎，1952年增为零点八法郎。

此外，在刚果早就成立了一家所謂儲备銀行，該行資產1955年年中达十三亿零八百万法郎^①。这家銀行的資金，是靠历年从生产者收入中扣除的款項得来的，表面上仿佛是为了使生产者不受世界市場棉价波动的影响。其实儲备銀行是掠夺农民的輔助手段，它的資產完全掌握殖民地行政当局手里，并且主要用于支付与改善棉农生活和劳动条件毫不相干的各种措施。

公司在某农业区內的垄断地位和这些地区在经济上的閉塞状况，使它們得以借助于不等价交换来加紧掠夺农民。由于运输和国内经济联系不发达，各地区之間的交通，即使距离不远也往往比同几百乃至几千公里以外的出口港的联系要困难得多，耗費也要大。对于市場的垄断，使各公司既能够以賤价收购农产品，然后以高价轉卖到各城市，或运銷刚果境外，又能不断抬高卖给农业区的工业品价格。

各地区农产品的价格十分悬殊。我們不妨比較一下，1955年年底利奥波德維尔省各居民点的食品价格（每公斤所需法郎数）^②：

	奥什維	波馬	馬迪姆巴	利奥波德維尔
稻米·····	—	7.50	8.00	10.00
干魚·····	10.00	14.00	20.00	23.73
鮮魚·····	6.50	—	20.00	23.73
菜豆·····	10.00	11.00	10.00	13.00

① “扎依尔”，1958年，第5期，第458頁。

② F·貝吉：“刚果的經濟結構問題”，第177頁。

契克万哥	0.90	1.50	2.00	3.31
棕榈油 (每大瓶 为3/4升)	8.00	9.00	8.00	13.05
食盐	4.00	3.00	3.00	6.81
花生	4.50	—	7.50	16.08
水果	1.00	—	2.00	4.50
肉类	6.00	—	40.00	50.00
蔬菜	1.50	2.25	8.00	10.86

从上列数字可以看出，利奥波德维尔市的食物价格最高，这里要比位于该市以东五百公里的奥什维的食物价格贵三倍到八倍。这种情况显然是各公司和投机商的掠夺活动造成的，他们把农村劳动者，以及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劳动人民抢掠一空。刚果各地区经济上的隔绝状态，导致这样的结果：往往一个地区的居民在挨饿，而近在咫尺的另一地区，有大量未收割的庄稼因人手不足和不能把产品外运而完全烂掉。

在现代条件下，剥削非洲人的生产率不大的小商品村社经济，已经不能满足垄断公司的欲望。为了满足它们的要求，近年来殖民地当局改变了政策：组织合作社，推行所谓“农庄”——以从事个体商品经济为主的农业居民点，农民的活动由管理机关的代表加以详细规定和监督。这些合作社和“农庄”，是使农业服从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典型殖民地形式。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组织农业生产，消灭自然经济的残余，村社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为供应市场而工作的农户。另一方面，非洲农民不能成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只能使用领到的份地，连一点独立性也没有，完全受奉行垄断公司意志的殖民地行政机关的支配。

在殖民地条件下，强迫推行的合作化和使农民迁入“农庄”，纯粹是一种行政措施，而不是根据现成的生产关系来调整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这些措施体现出这样的意图：只是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欧洲殖民主义者在主宰一切，和他们对被压迫的、无权的多数人——非洲农民剥削的加强。非洲人实际是被强迫联合在不许他们离开的特居地里的，他们在这里的劳动受到管理机关的严格监督，管理机关对他们的全部活动，直到替换轮作、栽植作物的品类、生产定额等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农民对于决定合作社或“农庄”的公共事务，完全无权过问。为了赚取微薄的报酬而从事繁重的劳动是他们的本份。他们种植的庄稼归管理机关支配，产品的销售、收入的分配和合作社的全部资金都受管理机关的监督。殖民主义者经常利用建立“农庄”作幌子，把农民赶出最好的土地，把这些土地转售给欧洲人创办的公司和欧洲籍垦殖者。

殖民主义者借助于“农庄”和合作社系统，大大增加农业原料的供应，使广大农民阶层完全听任垄断公司的摆布。在此以前，一部分农民在半自然的村社经济范围内还保有一点经济独立性。目前，正在大规模地强制推行合作化，把非洲农民归并入“农庄”。1955年年底，比属刚果共有五十五个生产合作社和商业合作社，由十万零五千多非洲人组成。其中有几个合作社的流通额达到几千万法郎。并入“农庄”的非洲农民人数，预计1960年将达五十万。利用合作社和“农庄”作为加紧剥削非洲农民的新形式，这在比属刚果农业经济中具有重大意义。

刚果手工业者也同样贫苦不堪。他们的产品满足土著居民的某一部分需求，并供欧洲人经营的企业需要。由于

受到欧洲商品的竞争，很大一部分手工业者陷于破产，若干种手工业趋于衰落。手工业者大半住在农业区，他们靠自己的繁重劳动挣得几文钱。例如，巴孙果部族的铁匠一天能挣十一点五法郎。但是他们有大部分时间是无工可做的。制造陶器和编织品的手工业者，每天的收入是二点五到四法郎。收入最多的手工艺行业——细木工和缝纫工——一天可得五到二十法郎^①。欧洲人的公司盘剥手工业者，夺取了他们用劳动换来的收入的大部分。例如，在离伊利沙伯维尔三十公里地方烧制木炭的刚果人，每公斤木炭只得一法郎，而一转身之间，在城市里每公斤售价就值三、四法郎。烧炭工人除了要缴纳一般赋税外，每吨木炭还要向“加丹加特别委员会”缴纳利用森林的租金五十法郎，同时还要支付执照费九十到一百二十法郎^②。

年轻的非洲无产阶级遭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大多数工人是不久前的农民，他们由于贫无立锥之地、由于经常挨饿、以及行政机关和氏族部落上层分子的专横肆虐，不得不到城里谋生。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还同自己的部落和本村保持着联系。在刚果各农业区和毗邻各殖民地为企业招募工人，通常采取订立合同的办法，合同在形式上期限仅为三个月到三年。行政机关的官吏和部落酋长积极帮助垄断公司执行合同，从中捞到一点油水。

根据刚果的劳动法典，订立合同人在合同期满前，未经公司同意不得离开生产岗位。一旦离开生产岗位，就被视为违法，按“逃亡”罪交付审判。遇到这种情况，警察法庭通

① R·保古尔，“卢尼雍吉与果巴利的巴孙果族的经济情况”，布鲁塞尔1951年版，第26—28页。

② “比属刚果农业公报”，1954年，第1期，第84页。

常便以“违反合同”論罪，把他們判处三个月监禁。合同期满后，許多工人成了公司的債務人，不得不继续替它們做工。他們往往因无力清还債務，而淪为終身奴隶。由此可見，合同是强迫劳动的一种伪装形式。

企业的劳动条件极端恶劣。直到最近，几乎完全沒有社会立法。从1957年起，虽然頒布了个别的劳动法規，可是許多公司和垦殖者几乎都不把它們放在眼里，他們可以任意践踏这些法規而不受制裁。这些法規的目的实际只不过是为了掩飾对刚果人民的超額剝削。工人必須完全听凭企业主任任意宰割。尽管法律規定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工作時間往往延达十一—十二小时左右。沒有任何劳动保护。例如，在申科洛伯維的鈾鑛矿里，对有害健康的生产部門，根本沒有采取保护工人健康的最起碼的措施。每年都有大批工人成了工伤事故的牺牲品。受害者只領到一次付給的为数极微的补助金。残废撫卹金、疾病补助金和养老金，直到不久以前还完全沒有。丧失健康和工作能力的工人，被随便抛至街头，等着餓死。

从1957年起，刚果虽然实行了养老金保证制度，但实际情况并沒有改变。年滿五十五岁，有三十年工龄的固定工人，才有权領取养老金。但是絕大多数达到規定年龄的非洲工人，受雇的工龄并不长。領取养老金还受到种种附带条件的限制。养老金保证制度并不适用于广大干零活工人和临时工。因此，享有領取养老金权利的人数极少。实行这个制度的头六个月，全刚果申請領养老金的不过六千人左右^①。养老基金是在工資項下扣除出来的。因此工人們

① “晚报”，1957年6月28日，第6版。

对殖民当局采取这一措施都极端不满。比如，伊利沙伯维尔曾因一再克扣工资而发生了工潮。

非洲工人每天进行繁重的劳动、经常冒着危险，只挣得少得可怜的工资，这一点工资连买最需要的日用品也不够。况且其中还要被企业主巧立名目，克扣工资和罚款等侵吞去很大一部分。工人住在有害健康的环境里，不得温饱。曾经访问比属刚果的“比利时基督教职工联合会”副总书记凯列斯说过，利奥波德维尔有60%的土著居民受尽饥饿的折磨。其实，大家都知道，利奥波德维尔劳动者的状况比刚果大多数地区的工人好得多。他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利奥波德维尔人的日常生活情况，相信谁也不会怀疑凯列斯有意作过份渲染的。他说：“首都大部分居民经常吃不饱……。绝大多数黑皮肤的工人每天要步行或骑自行车走五至二十公里路到工地做工。他们清早五、六点钟就得上路，大半都是空着肚子，直到傍晚五点回家，才吃上头一顿饭。他们的饭食通常是木薯和干鱼。在这种条件下，土著工人多半在体力上不能创造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毫不奇怪的”^①。

雇佣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特别坏。殖民地行政当局定期规定全国各地区这类工人的最低工资水平。1956年1月1日，规定各省省会雇佣工人的最低日工资是（单位：法郎）：^②

① 引自“晚报”，1957年8月6日，第5版。

② “比利时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XII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ельгии），莫斯科1958年版，第209—210页。

	貨幣 工資	實物 工資	住宅 費	服裝 附加費	工資 總額
利奧波德維爾…	14.70	12.00	3.50	0.30	30.50
科基爾哈特維爾	8.30	8.30	2.00	0.58	19.18
斯坦利維爾……	11.85	9.91	2.64	0.64	24.86
布卡武……	7.50	8.17	2.40	0.45	19.32
伊利沙伯維爾…	11.50	11.44	3.00	0.45	26.39
路路阿堡……	8.00	7.45	1.60	0.40	17.45

剛果絕大多數工人領取最低工資，因而他們和他們的家屬不得不過着極端貧困和半飢餓的生活。布爾吉神父曾經報道說，斯坦利維爾一萬七千名“非部落中心”的工人中，有將近七千六百人，即占45%，每月工資為五百五十法郎；連同住宅補助金在內，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家庭，總收入為六百六十五法郎。照他的話說，工人“領到這麼少的工資，顯然不能適當地滿足自己的需要。飢餓問題不管是多麼反常的現象，但終究是一個迫切的問題……。肉價昂貴，即使最走運的人，每周充其量也只能吃到兩次。況且供應土著市場的肉，連我們同胞中最不愛挑剔的人也會感到厭惡”^①。大家知道，許多農業區，僱傭工人每天只掙二至五法郎。

然而，同戰前時期(1935年)相比，1958年的生活費指數上升了兩倍以上^②。有些地區，工人一天的工資只能買到二點八公斤玉蜀黍或三公斤高粱^③。

最低工資水平定得最高的要算利奧波德維爾市，可是，這裡的大多數居民，連殖民當局計算出來維持半飢半飽的

① P·布爾吉：“基督教徒與剛果”，第17、19頁。

② “加丹加回聲報”(L'echo du Katanga)，1958年7月4日。

③ “海外手冊”(Les cahiers d'outre-mer)，1952年，第17期，第26頁。

最起碼的生活費也无保障。領到的工資大部分要花去繳納漫天高的房租。比如，一个单身汉租一块只能放下一张床鋪的地方，每月要花一百五十法郎，租一所供一个小家庭住的小屋，至少要花二百法郎。而行政机关修建的新住宅的房租，每月要二百五十到三百五十法郎，甚至还更多一些。粮价也非常昂貴，1956年一公斤木薯粉六法郎，面包——十一法郎，肉类(野味)——四十法郎，糖——十三法郎，人造奶油——四十法郎，四分之三公升棕櫚油——九法郎^①。可是，即使这样貴，这些东西也不是总能买到的，因为刚果常常鬧粮荒。粮商和投机分子乘机哄抬物价。因此城市劳动者沒有足够的錢买最必要的东西，是可以理解的。一般地說，利奧波德維尔的工人每月工資不到一千法郎。当地最大的公司之一“殖民地交通管理局”，大多数職員每月收入七百到九百法郎。虽然买一件汗衫要花二百五十到三百法郎，可是公司还是要求他們衣冠整齐^②。

直到現在比屬刚果还盛行所謂“监护制”。企业主的騙人的口实是：所謂非洲人不会安排自己的开支，所以必須用配給口粮和住宅的形式，来支付給工人一部分实物工資。但是，配給这些质量很坏的食品和临时宿舍里的設備簡陋的房間，便扣除了工人的大笔工資。由于实行这种制度，企业主不仅能在生产上剝削劳动者，而且在流通領域里剝削作为消費者的劳动人民，使企业主获得了額外的利潤。至于落入資本家腰包的貢賦，其总額的大小，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来：1954年，領取全部或大部分实物工資的，在利奧波德維尔省占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加丹加省占四分之

① “比利时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10—211頁。

② “刚果的觉醒”，1955年，第5期，第20頁。

三^①。联合国文化教育组织的一项专门调查中指出，刚果工人劳动生产率很低，其原因是吃不饱、技术熟练程度低、工资少、没有劳动兴趣，因为“在苛刻的监护制的范围里，他们（刚果工人——译者）的工作与奴隶劳动无异，不是自由人的劳动”^②。

刚果的非洲工人经常受着失业的威胁，明天将会怎样？他们始终没有把握。企业主不仅在行情不好时大批解雇工人，而且无情地把所有因残酷的剥削和悲惨的生活条件而染病或体力衰弱的工人赶出工厂。被解雇的工人没有领取任何失业津贴的希望。比属刚果的失业工人人数急速增多。如1954年某些地区有10%的工人无工可做。利奥波德维尔1955年已登记的失业者达八千人（比上年多二千人）^③。

资本主义世界各主要国家1957—1958年的经济危机，使经济不发达国家受到极有害的影响，失业现象急剧地扩大。1957年12月31日，利奥波德维尔的失业者将近七千人，过了六个月之后，差不多达到一万六千人，而到1958年年底，失业人数增至四、五万人。连同失业者家属在内，刚果首都居民半数处于无以为生的境地。1958年6月30日，在利奥波德维尔一万六千名失业者当中，没有工作在三个月以下的占31%，三到六个月的占27%，六个月到十二个月的占19%，一年以上的占23%。在加丹加，由于1957年世界

① F·貝吉：“刚果的经济结构问题”，第45页。

② “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面貌”（*Aspects sociaux de l'industrialisation et de l'urbanisation en Afrique au sud du Sahara*），巴黎，联合国文化教育组织，1956年版，第676页。

③ “经济社会研究所通报”（*Bulletin de l'Institut de recherch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1956年，第3期，第389页；“1955年比属刚果和卢安达—乌隆迪经济状况”，第37页。

銅价猛跌带来了经济困难，在短期內登記的失业者就从二千人猛增到四千人，其中有一千五百人儿女成群，全家都要靠他一人贍养。1958年年中伊利沙伯維尔登記的失业者有七千多人，而在1959年头几个月失业登記者达八千多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刚出校的青年和无力找到工作的青年^①。刚果其他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失业現象也十分严重。由于刚果存在着失业現象，企业主掠夺了巨額利潤。而失业現象是劳动人民的灾难，因为企业主拥有大批劳动后备軍，可以用尽一切手段加紧剝削工人。

悲慘的生活条件，促使城市中形成一个脫离劳动的寄生性的居民阶层，他們靠行乞、窃盜和卖淫为生。1957年在利奧波德維尔，靠卖淫度日的妇女达五、六千人。許多已婚妇女和未婚少女也被迫淪为娼妓^②。

除了各資本主义国家对劳动者普遍实行的剝削和压迫形式外，非洲工人还遭受一些特殊的奴役形式，其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种族歧視。殖民制度的本质所产生的种族歧視，在比屬刚果根深蒂固，甚至到目前还在向生活各方面渗透。和其他許多殖民地一样，广大非洲人民受尽慘无人道的剝削和压迫，过着暗无天日和无权的生活。殖民制度的主要支柱，是在经济方面和在管理制度上占据发号施令地位的一小撮欧洲人。殖民制度內形成的欧洲征服者和被压迫的非洲人之間的关系，整个說来就是种族不和与互不信任。

种族主义的思想体系是殖民主义的思想基础，它以“土

① “非洲手册”(Courrier d'Afrique)，1958年9月4日；“刚果的发展”(L'essor du Congo)，1959年4月27日。

② “人民报”(Le peuple)，1957年12月31日，第2版。

著身心发育不全”和“无能力”管理本身的事务为口实，证明殖民制度是合理的。在殖民主义者的“武器庫”中当做政治和经济武器使用的种族歧视，乃是种族主义的必然产物。种族歧视的政治作用是，压迫和镇压殖民地各族人民的微小反抗的手段之一。种族歧视的经济实质是：使对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帮助帝国主义垄断组织榨取殖民地超额利润。

比属刚果的非洲劳动者在劳动、工资、生活水平、社会立法和工会权利等等各方面，受到各式各样的种族歧视。种族不平等的最明显标志，是社会财富和社会劳动成果的分配极不合理。欧洲的外来人是一极，他们利用殖民制度攫取了巨额财富，而另一极，则是没有财产的、一贫如洗的全国土著居民群众。1957年，一个刚果土著人民的年平均收入为二千零九十法郎，而一个欧洲人的年平均收入则为十三万一千一百二十法郎。一对六十三，这是一个多么具有充分说服力的对比^①！

种族歧视是雇佣劳动工资的基础。这可以从下面例子得到充分证明：1954年，在比属刚果的三万二千欧洲职员（包括在欧洲休假者）的工资总额为百亿零七千万法郎，而同期一百二十四万非洲工人，只领到工资一百零九亿六千万法郎。平均每个欧洲人的工资比非洲人多三十九倍。要是加上业务水平不同，那工资的差别就更悬殊了。例如，在刚果，一个非洲籍内河引水人的月薪为三千法郎，而一个欧洲籍引水人却能领到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法郎。在利奥波德维尔，一个在医科学学校读过六年书的非洲籍医士，年薪二

^① “红旗报”，1958年7月18日。

万四千法郎，而一个在安特卫普所谓热带学校受过六个月训练，然后来到刚果的欧洲籍护士，年薪十五万法郎，即比前者多五倍^①。

发给居住在刚果的欧洲人的家属货币津贴，1954年每月是：有一个子女的发給七百五十法郎，有两个子女的九百法郎，有三个子女的一千一百五十法郎，有四个子女的一千三百法郎，有五个子女或更多的发给一千四百法郎。非洲人的家属津贴，照法令规定以实物支付（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发给现金）：工人的妻子领取半份口粮，子女每人领四分之一份口粮，而住在工作场所附近并有一小块地的工人，其家属津贴便可能被削减一半。非洲人只有在一家企业里作工一年以上才能获得工资照付的休假，据计算要做两个月工才能得到一天的假期。可是在刚果受雇佣的欧洲人的情况便完全不同了，他们服务三年便能得到三个月工资照付的假期回欧洲度假，如果重返刚果，还可再享受到三个月工资照付的假期^②。

殖民主义者对刚果人民的政治歧视表现在：欧洲殖民主义者篡夺了他们全部政权，剥夺了土著居民的最起码的政治权利，不许他们过问国家大事。殖民主义者主宰一切，把住在本国的非洲人置于毫无权利的卑屈地位。按照用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的法律地位，住在刚果的人被分为两类：只有一小撮欧洲人是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而广大的非洲人则被剥夺了公民权，被贬低到下等人的地位。在比利时法学家看来，刚果施行的法律“保持着国籍和种族上的特权，以

① “共产主义”，1952年，第3期，第46页。

② “非洲的劳动问题”（Les problèmes du travail en Afrique），日内瓦1958年版，第368、453、454页。

便保证白种人处于对黑种人的优越地位，从而使白种人起到文明传播者的作用……。刚果人毫无政治权利，他们只是比利时的臣民，或者是殖民地法律下的比利时人”^①。非洲人不但在法律上没有充分权利，而且在实际上受到殖民当局到处推行的种族歧视制度和种族主义政策的压迫。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支持并加强横暴的统治形式，顽固地反对给予非洲居民以民主权利。刚果人被剥夺了通过合法途径参与国事的一切机会。

刚果的全部政权操在比利时总督手里。各级谘询性质的代议机关(总督下设政府会议，各省省长下设省议会)形同虚设，对于管理事务所起的作用很小。在刚果，这些机关的实际作用，无疑地要比在英属和法属殖民地类似机构的作用更小。土著居民的代表人数寥寥无几。例如1950年，刚果政府会议里，有大批高级殖民官吏和欧洲人的各个团体的代表，而刚果人却只有八名代表，况且他们还不是由居民选举出来，而是总督指派的。出席1957年政府会议的七十四名代表中，只有二十四名是刚果人，也就是说，他们占不到三分之一的席位。政府会议通常每年召开一次。它的权力只限于讨论预算案和总督认为有必要提出讨论的问题^②。

“肤色壁垒”制度，不准非洲人担任高薪级的和需要专门技能的职务，也不许他们受各种专业教育。没有向当局

① “比属刚果民法(A·索伊埃主编)”(*Droit civil au Congo belge [publie sous la direction de A. Sohier]*)，第1卷，布鲁塞尔1956年版，第35、53、76页。

② “比属刚果百科全书”，第3卷，布鲁塞尔1950年版，第531—532页；“人民报”，1957年6月26日。

領取特許通行证，非洲人甚至在自己祖國土地上也寸步難移，過了規定時間，就不准剛果人在“白人城”（城市中歐洲人居住的設備完善的地區）內逗留。列車上指定給非洲人乘坐的車廂，汽車上給他們指定次等的座位，輪船上規定他們乘坐底艙，在商店、郵局、教堂等公共場所，都劃出專供非洲人的部分。許許多多帶有侮辱性的、不平等的規章制度，使在殖民制度條件下本來就暗無天日的非洲婦女的命運更加慘不堪言。比如，根據1954年7月19日頒布的皇家法令，剛果和盧安達—烏隆迪“無論是按宗教儀式，非按宗教儀式，或按當地習俗結婚的婦女，未經其丈夫明白答應或示意，依法不得受雇”^①。

剛果人隨時都可能在任何借口下遭到侮辱、毆打和逮捕。人們可以從傳教士汪·溫格的見解看出“白種老爺們”抱着多么嚴重的種族偏見。他說：“如果百分之九十的白種居民，能夠放棄他們那種基於愚蠢的種族偏見的优越感，那比利時政策的成功就有了保障”^②。

非洲人毫無政治權利，他們遭到殖民當局的殘酷迫害和鎮壓。直到今天殖民當局還對非洲人實行體罰，非洲人很少沒有坐過牢的。例如，1948年利奧波德維爾省，單單被警察法庭判罪的就有十萬零四千四百五十一人，約占全省人口的4%。行政機關可以擅自處理一切，可以隨時把對它不利的人驅逐出境，或未經審訊就判處一個月以下的行政拘押。被流放到氣候惡劣有害健康地區的人，多半因患病和過度虛弱而死亡。在比屬剛果，死刑僅適用於非洲人。

① “非洲的勞動問題”，第405頁。

② 引自“殖民地皇家科學院會議公報”，布魯塞爾，1957年，第3期，第549頁。

在比属刚果和其他非洲国家，形形色色的强迫劳动——奴隶制的可耻残余，迄今还根深蒂固地保存下来。普遍推行的强迫劳动制占极重要地位。地方行政当局决定没有给欧洲人做工的男人每年要替它做六十天工。殖民主义者使用非洲人的无偿劳动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修筑道路和监狱等等。他们常常迫使失去自由的居民长途跋涉搬运货物。把一吨货物运到一百公里以外，要用三十个人四天的艰苦劳动，但是，这种运输方法对于殖民主义者来说，却往往是最合算的^①。

在无法无天的情况下，行政官吏常常迫使非洲人做苦工，有时干了半年或半年以上的活，一点工资也不给。此外，行政机关和公司还普遍采用各种变相的强迫劳动，例如订立劳动合同，驱使罪犯做工等等。

比属刚果土著居民所受的痛苦是多方面的。他们受尽敲骨吸髓的剥削和残酷的虐待，而且无知识、不识字，各种可怕的疾病到处逞凶肆虐。

殖民主义者在思想方面的忠实奴仆们，经常吹嘘比利时在自己的殖民地负有“文明宣扬者的使命”。比属刚果实行的一些最起码的社会性措施，实际上完全和前印度支那总督的、臭名昭著的殖民主义辩护士阿尔贝·萨罗下面这一说法一样：“殖民开发的一切事务，创造财富的任何工作，都要取决于各殖民地的劳动力问题……。因此，……必须保持和增加人力资本，才能发挥货币资本的作用，使它开花结果”^②。

① “世界知识”(Poznaj Swiat), 1957年,第5期第7页。

② 引自A·特瓦耶吉列：“高举义旗的非洲”(A. Tevoedjre, "L'Afrique revoltee"),巴黎1958年版,第84页。

刚果国民教育制度，首先服从于这样一个任务：用对殖民主义者必须奴颜婢膝的精神教育非洲人的新生一代。殖民地行政当局的顾问马克斯·霍恩在第六次殖民地会议上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这个目的，他说：“首先必须灌输以圣经十诫为开端的基督教道德的基本原则。不要忘记，这些原则规定必须尊重他人的财产。可是共产主义的口号很快就会传播到刚果人民群众中来。土著人应当懂得，白人并没有抢走他们的土地和自然财富，而是利用它们来谋求巨大的幸福”^①。

许许多多的传教士团，对于毒化广大非洲居民、特别是毒化青年的意识，起着主要作用。根据同殖民地行政当局签订的协定，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传教士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教育刚果儿童的学校网。为此他们不花分文便获得大片土地，并从预算资金中领得了巨额津贴，得到种种的优待。1946年以前，刚果的整个教育系统处于传教士团的独占管辖之下。截至1956年12月31日，比属刚果有九十三所为欧洲人开设的学校，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五所为非洲人开设的学校。而为非洲人设立的学校中，只有一百一十一所是非宗教学校，共有学生三万六千六百人。天主教传教士团控制下的有一万二千七百五十四所受津贴的学校和二千二百五十二所不受津贴的学校，共有学生八十三万三千四百人。基督教传教士团控制的，有一千四百一十九所受津贴的学校和九千三百八十二所不受津贴的学校，共有学生三十四万一千二百人。此外，各私营资本公司还办有六百一十七所学校，共有学生七万一千四百人^②。根据殖民大臣

① 引自“共产主义”杂志，1952年，第3期，第39页。

② “经济金融通讯”“比属刚果”专刊，1958年，5月4日，第9页。

同各传教士团签订的协定，1956年的教育费按下列比例分配：国立非宗教学校45%，天主教学校45%，基督教学校10%^①。

刚果整个教育系统充满于种族主义精神。不久以前，不但禁止黑人儿童和“白人”儿童同校，而且也不许黑白混血种人、印度人和其他“有色”人和“白人”同在一所学校念书。曾访问过刚果的比利时参议院代表团在报告中说：“关于许可黑白混血种人（甚至连白人父亲承认的混血儿）在为白人儿童设立的学校就学问题，还要由学校领导人酌定……正如人们告诉我们的，不论教会学校还是非教会学校，依照总督的决定，都不收印度学生”。在同一报告中还指出：“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国家对土著人的教育什么事也没做”^②。

在广大社会舆论压力之下，当局开始设立所谓不分种族的学校，在这种学校里，欧洲人的子女和某些非洲籍“同化人”的子女可以在一起就学。1957年刚果只有十一所这样的学校，在校的刚果儿童共一千零八十八名。依照章程的规定，进“不分种族的”学校念书的学生，必需符合“招生的教养、卫生和道德标准”^③。是否让非洲籍儿童入学，完全由当局任意决定。例如伊利沙伯维尔，1957年在投考这种学校的三百名非洲儿童中，有二百名在虚构的“健康不良”的口实下，被拒绝接收^④。

① “红旗报”，1957年4月3日。

② 引自“共产主义”杂志，1952年，第3期，第40页。

③ 引自“苏联教育学”（Советская педагогика）杂志，1959年，第5期，第92页。

④ “非洲与世界”，1957年4月11日。

用于国民教育的经费是微不足道的。例如根据1957年的预算，拨给将近一千三百万非洲人的教育费，只有十四亿二千万法郎。而在宗主国（人口只有九百万）教育费竟达九十九亿五千六百万法郎之多。也就是说，在比利时按人口平均支出的教育费，比在刚果为非洲人支出的要多九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的支出总额中，教育费大约仅占4.5%，而在所谓过渡计划的支出总额中，则只占1.5%^①。

上面说过，国民教育经费大部分由传教士团支配，它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拨款又削减去一部分。不但如此，传教士还常常迫使学生和学生家属在他们的种植园、养畜场和各种企业里做指定的工作，并强迫学生用农产品和原料代替学费。

居住在比属刚果的欧洲人的子女，全都在学校里就学，受免费的初等教育。非洲人的子女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只有四分之一的学龄儿童有机会入学，而且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两年制小学学习的。有机会读完六年制不完全中学的儿童占极少数，而在完全中学毕业的更少。非洲妇女大部分连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也没有，在初等学校念书的儿童中女生不到20%。

非洲人的校舍非常狭窄，完全不适于正规授课。这些学校多半设在小得可怜的茅屋里，甚至有时设在板棚里或在屋檐下。况且阔叶树叶盖的房顶是经不住风吹雨打的。由于买不起练习本、钢笔和铅笔，学生们通常是在黑板或石板上练习书写的。

① “经济金融通讯”“比属刚果”专刊，1968年5月4日，第12页。

按照官定教学大纲，学生在初等学校毕业，应懂得用当地语言讀、写和計算。由于教师的程度太低，而又缺乏教具，教学工作变得有名无实。低年級各班的教学，只是“介紹”极肤浅的宗教知识，以便增加“教徒”人数和加强教堂的权势。教师常常用大多数学生听不懂的语言进行教学。学生从全部教学中学到的，只是記住一些非常粗浅的知识，以及选自教义問答和圣经的一些片断。学生的主要注意力都要用于死背这些教条。学校教学大纲特別重視所謂公民教育，也就是說要把学生訓練成为欧洲殖民主义者的馴順的奴才。教学大纲上說：“教师应当着重說明下列各点：叫土人承担的各种义务是符合公益的；为什么要尊重現政权；尊重法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会有什么好处；懲罰完全是公正的”。

非洲青年一旦离开学校，所学到的一点极其貧乏的“知识”很快就丢光了。他們大部分人永远看不到报刊杂志，因为比属刚果这个幅員广大的国家，到1952年年底，給非洲人設立的图书馆总共只二百所，藏书也只九万册左右，能領到长期借书证的約有六千人。但是供在刚果的欧洲人用的图书馆有三十所，藏书十九万册，而讀者仅四千人。比属刚果出版供欧洲人閱讀的报刊杂志共七十六种，而供非洲人閱讀的只有六十三种。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用法語出版，其余是用各种地方語刊行的^①。

刚果的实际文化水平，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看出来：招募到軍警部队和領到受过初等教育证书的青年当中，具有初等学校教育程度知识、即会讀又会写的，只占10%^②。据

① “扎依尔”，1954年，第9期，第927頁。

② “人民报”，1958年11月8日。

斯坦利維尔的調查材料，在三千五百个平民当中，約有50%的男子和85%的妇女是文盲；受过一年到三年教育的，男子占21%，妇女占7%；受过四年到六年教育的，男子占23%，妇女占7%；受过六年和六年以上教育的，男子只占6%，妇女只占1%^①。

在刚果，1957—58学年，一百三十七万五千名学生中，在初級学校就学的有一百三十三万八千人，即占97%强，在中等学校就学的只有一万零八百人。各中等学校特別重視传授“神学”和拉丁文。数学和自然科学所占的教学時間很少，而且只讲授一些零星片断的知识。历史学的教学大纲，基本上只讲授古代世界、教会史、十字軍远征、宗教僧侶团等等。

刚果的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很不发达。1957—58学年，在技术学校就学的大約只有一万六千人^②。各大工业公司，都自办普通学校和技术学校，这些学校培养懂得本企业专门技能的工作人员，但人数极为有限。两位著名的捷克旅行家曾經指出：“比利时人只让工人和工人家属得到仅足以提高他們的劳动生产率的教育”^③。

直到最近，比属刚果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非洲人。1954年在利奥波德維尔创办了一所天主教大学——“卢汶大学”，1956年国立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大学在伊利沙伯維尔开学。根据由1958年世界展覽会发行的有关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的小册子的資料，1957—58学年，利奥波

① “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面貌”，巴黎，联合国文化教育组织1956年版，第291頁。

② “扎依尔”，1959年，第1期，第50頁。

③ “非洲——梦想与现实”，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237頁。——譯者

德維尔的“卢汶大学”在校学生二百四十九名（包括在預科学习的七十二名），其中非洲籍学生仅一百七十七名，非洲以外的学生七十二名。“卢汶大学”設有：神学系（非洲籍学生七名），医学系（学生二十三名，其中非洲籍学生十二名），語文系（学生十三名，其中非洲籍学生一名），教育学院（学生二十六名，其中非洲籍学生十八名），自然科学系（学生二十一名，其中非洲籍学生九名），土木建筑工程师班（学生十九名，其中非洲籍学生十一名），农学院（学生十四名，其中非洲籍学生八名），政治、社会、经济学系（学生五十四名，其中非洲籍学生四十四名）和預科（学生七十二名，其中非洲籍学生六十七名）。“卢汶大学”第一届学生五名于1958年夏天毕业。1957—58学年在伊利沙伯維尔大学就学的学生一百五十一名（包括在預科学习的十名），其中非洲籍学生二十七名，非洲外籍学生一百二十四名。該校設有：哲学文学系（学生四十八名，其中非洲籍学生七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系（学生五十四名，其中非洲籍学生五名），教育学系（学生三十九名，其中非洲籍学生五名）和預科（有非洲籍学生十名）^①。

很显然，刚果两所大学的学生人数，同国家对于有专门技术的干部的大量需要比起来实在太少了。况且这些学校偏重于培养具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在其他国家高等学校留学的刚果学生只有几十名。1958年刚果在比利时四所大学的留学生只有二十五名。近二十年来，刚果培养出近五百名受过高等神学教育的土著神父，但是，医生、工

^① “比属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大学”（Universites of Belgian Congo and of Ruanda-Urundi），布鲁塞尔1958年版，第21、44頁。

程師和農藝師却一個也沒有^①。殖民主義者指望，繼續在剛果保持外國人在領導職務和高度專業化的職務方面的獨占地位。

剛果國民教育制度的悲慘狀況，是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多年統治的後果之一。殖民主義者一面言不由衷地重彈它在剛果所起的“啟蒙者、文明傳播者”作用的老調，一面又竭力地阻止剛果人民接受現代文化，抑制他們對當代發生的事件的興趣，阻撓他們民族覺悟的提高，破壞他們捍衛自身基本人權的願望。只有在獲得了真正獨立的條件下，教育和文化才能成為促進非洲各族人民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獲得大發展的強有力工具。

比屬剛果土著居民的悲慘的健康狀況是殖民制度的另一個惡果。偉大的自然科學家達爾文，早在他作環球旅行時就曾指出：“凡是歐洲人的足跡所到之處，死神似乎就在追捕著土著居民。在南北美洲的遼闊土地上，在玻里尼西亞群島、好望角、澳大利亞，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到處所見到的都是同樣的結果”^②。剛果也和在其它殖民地國家一樣，生活水平極低，經常挨餓，缺乏有效的醫療救護，助長了各種嚴重疾病的普遍蔓延，以及極高的人口死亡率。各種可怕的地方病：昏睡病，惡性瘧疾等等，到處流行。麻瘋病在某些地區十分猖獗，有5%到10%的居民患這種病。瘧疾已成為許多地區的一大禍害，有些地方患這種病的人達到60%至90%。三歲以下的兒童有85%患瘧疾。剛果有兩個鼠疫發生地，一個在伊圖里地區，一個在邊尼—盧貝羅。

① “人民報”，1958年11月8日，1959年1月10日。

② Ч·達爾文：“自然科學家環球旅行記”(Ч·Дарвин：“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туралиста вокруг света”)，第1卷，1935年版，第364頁。

非洲居民还患着由于营养不足和維生素缺乏而引起的各种疾病，尤其是糙皮病。各种腸胃病、尤其是痢疾，成为严重的灾难。此外，殖民主义者还給中非带来許多疾病，在他們来这里以前根本就沒有这些疾病。比如在刚果“一年比一年地广泛蔓延”^①的花柳病，有些地区这种病的患者占人口的70%—80%，其中包括儿童。传教士汪·温格报道說，某些学校有60%的学生染上了花柳病。結核病成了非洲劳动人民的莫大灾禍。有些省份有50%的居民染上了这种病，刚果人有4%患肺結核。甚至在经过治疗的結核病患者中，死亡率也超过20%^②。

殖民主义者的罪恶政策，使刚果人的平均寿命不到比利时人的三分之二^③。儿童死亡率特別高。儿童患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吃不飽，食物缺乏营养价值。在加丹加，周岁婴儿的平均体重比欧洲籍婴儿轻一公斤^④。根据联合国文化教育组织的专门調查資料，利奥波德維尔的小学生至少有半数营养不良。而在加丹加所进行的調查，則发现沒有患营养不良病的儿童只占6%到45%。刚果少年的体重和身长远远低于标准^⑤。刚果儿童在乳龄期夭折的达40%，

① A·杜西和P·費尔德海姆：“比属刚果的土著工人和劳动生产率”（A. Doucy, P. Feldheim, “Travailleurs indigènes et Productivité du travail au Congo belge”），布鲁塞尔1958年版，第107頁。

② “比利时地理学会公报”，1954年，第2期，第202—207頁；“共产主义”，1951年，第8期，第50—53頁。

③ “非洲与世界”，1957年3月8日。

④ R·米塞耶夫：“論飢餓”（R. Masseyeff, “La faim”），巴黎1956年版，第61頁；“工业”，1956年，第11期，第699頁。

⑤ “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面貌”，巴黎，联合国文化教育组织，1956年版，第133頁；“比利时工程师与实业家皇家学会会报”，1956年，第4期，第177頁。

不到十五岁就死亡的占60%以上。許多地区土著居民的死亡率超过出生率。赤道省二百万蒙哥族人和刚果各地区的另一些部落，都瀕于灭絕。

在比属刚果，对居民的医疗服务水平极低。比利时在刚果的整个殖民統治期間，連一个医生也沒有培养出来，虽然这里的医疗干部异常缺乏。根据官方資料，比属刚果平均两万多人人才有一个医生，而全非洲則平均九千人有一个医生，东南亚——六千五百人，拉丁美洲——二千五百人，欧洲和北美——九百人左右^①。可是刚果每个医生实际为土著居民服务的人数还要多得多，因为許多医生只給欧洲人看病，而且其中还有六分之一经常在欧洲度假。

1956年，刚果广大境內，只有六百五十个医生，六十二个药剂师，六百二十五个欧洲籍医士，一千一百个女护士和四千六百个刚果籍医士。同年，刚果有为土著居民服务的医院和产院二百九十三所，有病床四万二千九百张。此外还有一千九百五十二个农村防治所，有病床一万五千三百七十五张^②。

据比利时社会学者A·杜西和P·費尔德海姆的证明：“整片整片的地区没有一个医生，沒有足够的护理人员；在面积一万七千多平方公里和人口四万五千的基利区，总共只有两个防治所，它們分別設在勃蒙果和新安特卫普，各由一个护士管理。此外，在波姆波姆有一所小型流动医院，只有一个医生在那里服务……。整个地区十分荒凉；由于缺乏最起码的医疗服务，土人大批死亡，儿童死亡率和小产

① “关于世界社会状况的报告”(Rapport sur la situation sociale dans le monde)，联合国，1957年版，第48頁。

② “经济金融通訊”“比属刚果”专刊，1958年5月4日，第8頁。

现象达到惊人的程度……。东方省北部和基伍省的一些地区的情况也是如此……”^①。

为土著居民服务的医疗机构，一般是在非常简陋的房子里，而且缺乏最起码的医疗设备和药剂。拨给卫生保健事业的极微小经费，非洲人和居留在刚果的少数欧洲人之间的分配极不合理。只要举出下列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计划”的规定，用于建设新医院和给旧医院添置设备的经费中，欧洲人占一亿二千一百万法郎，而拨给非洲人的只有九千八百万法郎^②。

在殖民制度的条件下，要根本改善保健卫生事业的状况，是不可思议的。殖民主义者充其量不过采取若干极有限的措施，况且其目的绝不是要改善居民的医疗服务，而是要防止他们所需要的劳动力减少。只有获得独立以后，非洲人民根本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才能大规模地防治致命的疾病。因此，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时也就是为捍卫刚果一千几百万人民的复兴、生存和健康的斗争。

遭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几十年统治以后，刚果土著居民暗无天日的悲惨状况令人信服地证明，在殖民制度条件下，非洲人毫无根本改善自己命运的希望。刚果广大人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这条真理，他们越来越积极地奋起为捍卫自己被蹂躏的人权，为争取改善生活和民族独立而斗争。

民族解放运动

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因素的总和以及日常生活现实本

① A·杜西和P·费尔德海姆：“比属刚果的当地工人和劳动生产率”，第109—110页。

② “共产主义”，1951年，第8期，第55页。

身，都促使比属刚果广大土著居民，奋起为反对窃夺了他們的政权、劫掠了刚果的財富和剝夺了土著居民最基本的人权的外国殖民主义者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刚果还不具备广泛开展有组织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条件。那时刚果尚未形成能够把广大劳动人民团结起来，领导他們进行反帝斗争的社会力量。因为当时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还未成熟，当地资产阶级也刚刚产生。但是，非洲人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自发性的斗争，从刚果沦为殖民地的最初日子起，就此伏彼起，連綿不断。这一斗争的形式和規模，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非洲人反对殖民制度的斗争，往往是自发的和分散的，因此殖民主义者能够轻而易举地把它們镇压下去。在历次斗争中起领导作用的，通常是氏族部落、封建和宗教的上层分子。农民群众是历次反帝斗争的动力，兵士和工人有时也参加了斗争。各公司和地方当局的专横肆虐达到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刚果农民不得不奋起，要求取消苛捐杂稅，废除强迫劳动，归还被夺走的土地，等等。这些斗争都是漫无组织的，因此都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統治刚果的头几十年，还发生过多声势浩大的兵士暴动。例如，在巴塔迭尔族中招募来的兵士的起义。此次起义是1895年在路路阿堡爆发的，其后蔓延到許多地区，一直持续到1902年，并且“曾使刚果自由国的存在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①。

除了自发性的暴动外，还出現了一些特殊的群众组织形式——政治—宗教运动。刚果各地出現了許多教派，它

^① E·費尔雷因：“刚果——比利时的領地”（E·Verleyen, Congo patrimoine de la Belgique），布鲁塞尔1950年版，第474頁。

們反对官方教会——殖民制度的支柱，并通过宗教形式提出实际上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当然，在这些政治—宗教运动中，也反映了非洲人对强制推行外来的基督教信仰和摧残当地的宗教仪式的不满情绪，可是，它們首先是人民群众反对惨无人道的殖民制度的一种表现。恩格斯下列论断恰如其分地说明这些运动：“宗教的激昂情绪背后，隐藏着莫大的世俗利益……宗教的法衣只不过是向腐朽的经济制度进攻的象征和遮蔽物”^①。势力最强大的三个政治—宗教运动是，基班吉主义（“Киблнги́зм”），下刚果的“黑人传教士团”（“Миссия негров”），刚果东部的“基塔瓦拉”（“Китавала”）。这几个团体都联合了数以几万计的信徒，并建立起庞大而集中的组织机构网。

称为“基班吉主义”的运动，产生于1921年，最初由非洲籍神父西芒·基班吉（Симон Кибангу）领导。这个运动的纲领，除了富有宗教救世主降临说的外壳之外，还包括有明确的政治口号：“刚果是刚果人的刚果！”。非洲人叛教的本身就带有反殖民主义的色彩，因为基班吉运动者摒弃了基督教的教规，选出自己的救世主——以基班吉为代表的非洲人的大救星。基班吉选拔出了十二个门徒，这些门徒又在各地委派当地的先知，并监督他们的活动。教会的教阶制度不仅用于宗教宣传和举行宗教仪式，而主要的是，用来有效地影响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基班吉运动领导核心最初采取了一个措施，不许向殖民当局缴纳人头税，不许扩大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不许扩大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目的，是为了停止向工业中心供应粮食，促使工人离开欧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К·Маркс и Ф·Энгельс，“Орелигии”），莫斯科1955年版，第244页。

洲籍企业主^①。基班吉和他的許多信徒虽然遭到逮捕，但殖民地行政当局始終不能用恐怖手段扑灭他們所组织的运动，因为他們轉入了地下继续展开斗争。在某些时期，运动的規模壯闊，而且表現得非常积极。直到今天，基班吉运动在人民群众中还享有很大的威信，可是也遭到殖民当局的疯狂迫害。

“黑人传教士团”运动产生于1939年，由前“救世軍”(Армия спасения)中尉西蒙·穆帕迪(Симон Мпади)领导，它后来同基班吉运动合并。这个运动外表上也带有宗教救世主降临說的色彩，它的领导者能够巧妙地建立有效的、有許多分支机构的组织，这些组织在形式上是宗教性的、实质上是政治性的团体。“黑人传教士团”的骨干是隶属于穆帕迪的十二个“大弟子”，一百二十个“小弟子”和三百个“传教弟子”。“黑人传教士团”和第二次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間出現的其他政治—宗教团体展开了积极活动，组织了許多次反殖民主义者的大規模武装斗争。殖民当局逮捕了运动的領袖，对他們进行残酷的迫害，但非但镇压不了这些运动，反而使它們声誉大振，新信徒不断增加。

遭受殖民当局迫害的政治—宗教教派，現在变成了为数众多的秘密社团，并且在某些地区享有很高的威信。它們有时领导了农民反对殖民制度斗争。报刊上偶尔也透露出当局迫害基班吉运动和“基塔瓦拉”教派的消息，以及迫害恩古齐(Нгунзист)、卡本加本加(Кабенгабенг)、卢潘布拉(Лупамбул)(利奧波德維尔省)、本那·扎穆比·瓦·馬列穆布(Бена нзамби ва малемб)、卢科什

① “扎依尔”，1958年，第6期，第572頁。

(Лукошь)、范德(Ванд)、穆依亚克(Муїяк)、布万加·恩庫布(Бванга нкуб)(开赛省)等教派的消息^①。

基班吉运动的领导者，曾于1956年向联合国提出备忘录，要求剥夺以武力霸占历史悠久的刚果国的比利时和葡萄牙两国政府的统治权。1957年，他们写信给比利时首相，要求停止对基班吉运动者的猖狂迫害^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比属刚果的经济、社会—政治发展大大加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把这个从前同外来影响隔绝的国家也卷进了旋涡。曾经鼓舞过反希特勒同盟各国人民的崇高民主主义理想，也在非洲劳动者中间找到了反应，使他们的世界观起了某些变化。战时，殖民主义者对刚果劳动者剥削的步步加紧，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使他们的战斗积极性不断加强。这表现为许多次强大的武装起义，殖民主义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苏联人民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中国革命的凯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民主和社会主义力量在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取得的其他许多成就，这一切对于处在资本枷锁下的各国人民，发生了巨大的、革命化的影响。反帝斗争的高潮席卷了整个殖民地世界。在非洲大陆上，殖民体系崩溃的过程，也开始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第二次大战后国际舞台上形成的局势，尤其是东方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胜利，给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战后，刚果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无产阶级、当地知识分子和资产阶

^① “扎依尔”，1954年，第9期，第923页。

^② “保卫和平”，1959年，第97期，第45—46页。

級都走上了政治生活的舞台。帝国主义者风平浪靜地剝削殖民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剛果，爭取摆脱殖民压迫和爭取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統一战线，正在成长壮大。这种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剛果的社会经济結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由于加速了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

民族共同体成分錯綜复杂，是与中非社会一经济关系的多样性相适应的。直到十九世紀最后二十五年，这个地区各部族形成的正常过程，被欧洲人的殖民奴役所打断。外国殖民主义者——資本主义关系的代表无孔不入的渗透，使被奴役的非洲人的民族发展走上了特殊的道路。比属剛果部族的形成和民族因素的成熟，是在极其复杂而又矛盾重重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这些条件則是由暂时占上风并起着重要影响的外来因素决定的。业已形成的局势虽然在某几方面加速了这个过程，但是主要的是严重阻碍了它的发展。

垄断組織对土著居民的剝削，殖民地行政机关的橫行霸道，激发了民族自觉迅速提高。也像其他民族在历史上曾經发生的一样，民族自觉的迅速提高往往在形成民族之前出現。外国的奴役和剝削，迫使非洲人民团結起来反抗压迫者，使他們意识到他們有着共同的命运，帮助他們克服橫在部落之間的鴻沟。

国际舞台上发生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特别是社会主义陣营各国的胜利，腐朽透頂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对剛果广大人民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万隆精神”深入了非洲的穷乡僻壤，在被压迫人民的心灵中得到积极的反响，促进了他們的团結，鼓舞了他們起来为爭取美好的未来而斗争。

随着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兴起和扩大，刚果出现了民族团结的策源地，其影响遍及到辽阔地区。人们纷纷从全国各地来到城市。居住在城里的人们形成了一种新的世界观，他们要求完全摆脱村社和部落利益的小圈子。

在新世界观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认清阶级利益和全民利益与任务，因为这是走向积极参加改变现状的斗争的必经之路。

整个说来，刚果社会发展现阶段民族进化的特点是形成了各个部族。在一定地区内，部落和民族群正在融合，共同的語言正在创造，统一的文化正在产生。

巴刚果(在西部)和巴卢巴(在东南部)两个民族区域，是比属刚果部族高度发展的中心。但是，普遍流行的各居民群的迁移和其他各种因素，促使刚果全境变成能够形成统一的刚果民族的地方。

尽管殖民当局千方百计地妄图保存氏族部落的分散性和封建割据的局面，但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在克服宗法制的闭塞性，推动统一民族的形成。殖民主义者的文化政策，是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严重障碍。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为了抑制独具一格的非洲文化的发展，阻挠它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来丰富自己，在受过较高教育的一部分居民当中大力促使没落的世界主义思想的传播。殖民主义者指望用这种办法使刚果知识分子脱离人民，使他们在精神上解除武装。

帝国主义剥削的要求，促使从几百种班图語和方言中分出几种主要語言的合乎规律的过程，为形成部族和其后形成民族奠定了語言的基础。目前在比属刚果流行最广的有四种班图語：契卢巴語，流行于东南部、特别是加丹加；基

刚果語，流行于刚果河下游；金格瓦納語（盛行于东非的苏阿希利語的一种方言），流行于东部；林加拉語，应用于刚果河中游各地区。全国有半数以上的人口操这四种語言及其方言，用这些語言出版报纸，进行无线电广播，以及在許多地方的学校讲课。

尽人皆知，经济的共同性是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社会分工、四通八达的交通道路网、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这些都是形成经济共同性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在比属刚果的环境里，经济的共同性的主要前提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在殖民地基础上形成的农业区的专业化不但絲毫无助于国内经济联系的調节，无助于密切这些地区間互通有无，反而断絕了它們的联系。殖民地的工业結構尤其是采矿业的过度发展，使各个地区经济上的隔絕状态更加严重。矿产品几乎全部运銷国外，采矿业本身只消費少量的当地产品，而且其中大部分来自邻近各加工地区，全国各个地区都专门生产固定的出口品，而各区所需的粮食、木材和煤炭等不是靠本区的生产，就得仰給外国的进口。由于国内各地区間的交通不发达，使它們之間缺乏有組織的经济联系。仅有的几条主要的运输干线，都是从原料产区通向出口海港的。

殖民主义者的政策阻碍着多部門商品生产的发展，阻碍着全国范围内統一的国内市場的形成和社会分工体系的建立。殖民制度是社会正常发展的障碍，是走向形成統一的刚果民族道路上最大的絆脚石。然而，殖民体系所造成的一切阻碍，都阻挠不了刚果人民认清全民族的任务和建立全民族的反帝战线。

刚果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具体道路，固然很难加以

預測。不过有一点，我們可以完全肯定地說，剛果的殖民制度，也和那些还处在殖民依附地位的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已经日暮途穷了。当我们研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各族人民在消灭殖民制度以后，可能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时候，可以认为：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现阶段，在现存的一定条件下，某些非洲民族可以不经过资产阶级民族的阶段，而形成社会主义的民族。在这方面，比属刚果目前已经具备走向这条发展道路的一些有利前提：第一，在殖民地经济比较发达的条件下，民族资产阶级极为软弱；第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的存在，对于这个阶级来说，殖民剥削和当前的世界形势都是政治教育的积极因素；第三，非洲各居民阶层、特别是备受压迫的刚果农民（无产阶级在消灭殖民制度、迅速克服本国落后状态的斗争中天生的同盟者）积忿已深，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但是，要把上述可能性变为现实，当然还要取决于许许多多的条件，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世界舞台上两种相互敌对的社会制度力量的总对比。

在比属刚果，人民群众为消除万恶的殖民制度，争取民族独立而掀起声势日益浩大的抗议运动。全国风起云涌的反对殖民制度的运动，同全世界开展的争取彻底消灭殖民主义的波澜壮阔的运动汇成了一股巨流。然而也应指出，近几年来比属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就其规模和组织性来说，还落后于非洲其他许多国家的解放运动。比属刚果民族解放运动比较薄弱，是因为受到许多暂时起作用的因素的影响。

比属刚果远离反帝民主运动的主要中心，处于严密隔离的状态，因而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阻碍。

比利时殖民政策的特点之一，是用尽各种手段把非洲人民完全和外界隔绝。与其他宗主国不同，比利时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许可非洲人离刚果去欧洲。比如说，根本不准非洲青年在比利时各大学和其他学校念书。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比利时殖民军从未参加过非洲境外的军事行动。这就在客观上对刚果民族解放运动起了不利的影晌。比利时采取这种政策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英属殖民地和法属殖民地，非洲人组织的政党和工会的许多领袖和积极分子，都是世界大战中的老战士，他们曾经转战世界各地，回国时脑子里都充满新思想，怀有远大的新志向。还有一些人曾在宗主国的大学留学。

此外，这种情况多少和刚果的非洲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不高有关。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在这里，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不是软弱无力的、会同殖民主义者妥协和勾结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而是正在迅速成长壮大的非洲无产阶级。可是，要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首先要看刚果无产阶级用多大的速度来达到应有的政治成熟和组织程度，同时也要看宗主国和其他各国工人阶级和民主舆论对它的支援力量多大。

比利时共产党不可能给予刚果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强有力的影响，因为共产党员甚至同情共产党的人，都一律被严格禁止进入刚果。在反动思想还在比属刚果占上风的时候，这种情况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是不利的。比利时共产党人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实际活动主要表现在：组织比利时工人阶级和民主舆论反对比利时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在道义上支持和维护非洲劳动人民的利益。比利时共产党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纲领，是以无条件承认殖民地人民的独

立地位为基础的，这个纲领得到本国和刚果民主輿論的拥护。刚果劳动者在实际经验和斗争中，深信比利时共产党是他們的利益和願望的最彻底的捍卫者。共产党的报刊和共产党議員在議會讲坛上发表的言論，使殖民主义者不能为所欲为，而且常常迫使他們在个别問題上作出了让步。

旧时代的残余，尤其是部族主义，严重地阻碍着刚果人民的現代社会—政治运动的发展。部族主义使各部落和民族群处于孤立状态，殖民当局正是利用这种孤立状态，挑起它們互相仇視，以削弱民族解放运动。部族主义有助于地域主义的巩固，使刚果各地区之間更加处于相互隔絕状态。法国进步政論家 A·特瓦耶吉列說得好：“部落、氏族和等級制度的余孽——地域主义，是殖民制度的最可靠的支柱之一”^①。殖民主义者普遍利用旧时代的残余，在刚果实行“分而治之”和用“非洲人镇压非洲人”的政策。例如，某一地区发生暴动，当局总是利用从別的地方招募的殖民軍来镇压，这时，招募这种殖民軍的地方的酋长，便竭力在居民中煽动对反抗压迫的起义者的敌視。

行政当局和传教士团千方百计地想使各民族群越来越孤立。为了离間各城市的劳动人民，阻止他們共同行动，它們竭力利用非洲人的各种組織。这些組織通常只联合着某些部落或地区的上层分子，而且組織之間时常互不信任、互抱成見。举例來說，在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下刚果，殖民地行政当局便利用种种手段，推行使另一些部落和集团反对巴刚果族(約占利奥波德維尔省人口的60%)的政策。因为巴刚果族是刚果各族中发展程度最高、团結得最紧密的

① A·特瓦耶吉列：“高举义旗的非洲”，巴黎1958年版，第99頁。

民族。

早在十六世紀，剛果河下游便存在過強盛的中央集權的巴剛果國，它的領導者們甚至和歐洲各國取得了聯繫。多少年來巴剛果人民一直英勇地反抗葡萄牙、法國和比利時殖民主義者的擴張政策。他們團結一致、熱愛自由的美德世代相傳。然而，巴剛果族是反對居民中彼此隔絕和敵視其他集團的。巴剛果人民是正在形成的剛果民族的主要成員之一。因而殖民主義者深懷戒懼，不擇手段地唆使發展程度較低的居民集團來反對巴剛果族。殖民當局總是從中剛果和上剛果各部落招募部隊對巴剛果人占大多數的利奧波德維爾和其他中心的人民進行鎮壓。殖民當局和傳教士團竭力削弱巴剛果族各種組織的影響，同時又庇護其他部落和族群組成的各種團體。

比屬剛果的民族解放運動，是在特別困難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殖民當局利用雙管齊下的辦法：一面採取殘酷的恐怖手段壓制熱愛自由和追求進步的傾向；一面廣泛開展社會性的蠱惑宣傳；這種宣傳常常給非洲勞動人民中政治不成熟、沒受過階級鬥爭鍛煉的階層帶來腐蝕影響。社會蠱惑性的宣傳和收買，早已成了比利時殖民政策的傳統手段。他們竭力利用這兩種手段來分化剛果的各居民階層，尤其想方設法要把非洲人的領袖拉到自己這邊來。

捷克旅行家杰·汗澤爾卡和米·席克蒙德曾經注意到比屬剛果的特殊情況，他們指出，英屬殖民地的政權是靠白色皮膚的淫威來維持的，而比利時人則竭力向被剝削的剛果人民灌輸奴隸式的知恩答報的情感。這兩位旅行家敘述了這樣一樁值得注意的事，他們在基伍湖畔遇到一群搬運貨物的黑人，“他們一看到我們的汽車，便馬上停下來，把他

們頭頂的東西放下，頭低垂着跪在地上向我們致敬，直到車子走過。他們保持這種卑躬姿勢不動，甚至頭也不敢抬一抬。……當我們在非洲期間，只有在比屬剛果遇到這樣一件事，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比屬剛果，統治者故意使土著居民處於被奴役的落后狀態，以便更容易剝削他們。”^①

現在比屬剛果殖民當局所奉行的政策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採取一切措施儘可能維持殖民制度的現狀，殘酷地鎮壓一切反帝運動；另一方面，比利時殖民主義者急於尋求能延長他們在剛果的統治的新管理方式和方法。為了這個目的，他們企圖在剛果找到可靠的社会支柱，以便當他們不得不把管理權轉交給非洲人時有所準備。可是在剛果土著居民中，沒有這樣足夠強大的社会階層，可以在剛果獨立之後，還能被比利時殖民主義者利用來改頭換面，繼續剝削那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把這種希望寄托在氏族部落貴族身上是必遭失敗的，因為酋長、族長、祭司，這些人在廣大居民當中威信已經日益下降。在目前條件下，他們之所以能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地位，只是由於得到殖民主義者的撐腰。剛果人民越來越清楚地理解到，氏族部落的酋長已經變成殖民當局的傀儡，已經變成“殖民主義的第五縱隊”。剛果正在興起一個剷除酋長的橫霸勢力的運動，建立民主選舉的政權機關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比利時帝國主義者越來越公開地把希望寄托在成長中的當地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身上，千方百計地要把他們拉到自己這方面來。比利時殖民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是採取一切手

^① 參見杰·汗澤爾卡和米·席克蒙德著：“非洲——夢想與現實”，第2卷，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236、291頁。——譯者

段預先作好准备，以便在刚果获得独立之后，使非洲資產階級成为它的社会支柱和代理人。

比利时殖民政策的鼓舞者寄托在非洲資產階級和知识分子身上的希望，只不过是一种空中楼阁。施舍小恩小惠，給以某些优待，都不能緩和殖民主义者同非洲广大居民之間存在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殖民当局虽然把当地資產階級和知识分子列为“同化人”，但是他們和所有的非洲人一样，也受到剝削、种族歧視和当局的压迫。大多数“同化人”都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性。他們常常公开反对殖民制度，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利，抵制殖民地行政当局的某些措施。

1957年12月，比属刚果三大城市举行所謂选举諮詢會議时，就已表明了非洲人中較受优待的阶层对殖民制度的态度。利奧波德維尔、伊利沙伯維尔和賈多特維尔三个大城市，根据新“城市法”，举行了市議会的选举。由于行政当局阻挠城市基本居民参加选举，只有15%左右的非洲居民有投票权。当局采取了种种預防措施，包括調动大批軍警到城里。殖民当局唯恐激发起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竟宣布这次选举是“非政治性”的，并不让进行竞选宣传。

但是，正如“非洲存在”杂志所指出的，“原来黑人比自己的监护人更狡猾，他們几乎一致投了維護土著居民利益而知名的候选人的票”^①。行政当局的走狗們尽管在选举諮詢會議前夕，自以为他們当中大多数人有把握获胜，可是实际全都落了选。当选的市議會議員中，有許多人是著名的进步人物，也有一些人是刚果独立的拥护者和工会积极分

^① “非洲存在” (*Présence africaine*)，1957—1958年，第17期，第116頁。

子。比属刚果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选举，表明了殖民主义者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破产。比利时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在评价这次选举结局时写道：“十二月选举，显示出非洲选民的政治成熟程度，也暴露出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对一切表面民主都胆战心惊”^①。

近几年来，比利时殖民主义者招搖惑众的武庫中又增添了新的貨色。比利时资产阶级政党、改良主义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的所属机构，开始在比属刚果展开了活动。比利时各政党和工会从前并不过問殖民地事务，也不在非洲居民当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可是现在它們在殖民地舞台上互相角逐，在土著居民中尽可能多多地拉他們入党入会。殖民主义者妄图利用这些人来分裂民族解放运动，使人民群众仍然处于他們的影响之下。

比利时右翼社会党人和改良主义工会得到殖民当局允許，在刚果大肆活动，它們在这个舞台上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它們力图使非洲劳动人民大众接受自己的影响，使民族解放运动离开坚决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从而把它引向改良主义的道路。同时，用偷天換日的手段，以局部的经济要求和逐步获得政治自由，来代替解放运动的主要目的——尽速获得独立。整个說来，比利时右翼社会党人和改良主义工会在刚果采取的政策，并非要消灭殖民体系，而是企图把它改头換面，以便适应迫于当前形势提出的新要求。比利时右翼社会主义政党和改良主义工会在刚果建立的分支机构，束縛了非洲劳动人民的主动性，引誘他們离开重要的任务——推翻殖民制度基础的坚决和彻底的斗争。

① “红旗报”，1958年1月22日。

早在1954—1958年，比利时右翼社会党人对殖民地问题的真正态度，就已暴露无遗。当时在比利时执政的是社会党和自由党同盟，由右翼社会党领袖之一范阿克领导政府。这个政府在它执政的整个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刚果非洲居民的生活状况，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限制殖民地垄断组织的特权和利润。在一切重要问题上，范阿克内阁继承了他以前历届政府的殖民政策的衣钵，而继任的加·伊斯更斯主持的天主教社会党政府也是换汤不换药。

比利时右翼社会党人和改良主义工团分子的活动，在刚果劳动人民中的声誉比在本国更坏。这群戴着假面具的殖民主义者的奴僕們，要把人民群众置于自己影响之下的阴谋未能得逞。刚果各城市、尤其是在利奥波德维尔和伊利沙伯维尔成立的“社会主义者之友社”的支部和“社会主义行动”组织，在取得暂时的成就以后便一蹶不振。广大群众抛弃了社会党人，因为他们已经了解社会党人口头说得漂亮，实际并没有实现刚果人民的愿望的打算。在消灭殖民体系和争取在最短期间内实现刚果的独立这一根本问题上，比利时社会党的领袖們实际上是跟各极右政党臭味相投的，这就是他们在刚果人心目中声誉扫地的原因。在1957年12月“选举諮詢會議”的过程中，特別明显地表现出，非洲公众对在刚果活动的社会党人，以及比利时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和组织所持的反对态度。非洲选民实际抵制了“輸入的组织”的候选人，而把自己的一票投了当地社团的代表；甚至连社会党、自由党和天主教组织的許多成员也投票选举了当地社团的代表，因此“輸入的组织”的候选人都落选了。

除了殖民当局和比利时反动政党設在殖民地的分支机

构，在千方百计地削弱民族解放运动和加强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障地之外，天主教的传教士团也进行了猖獗的活动。比利时殖民政策的反动性明显的暴露，它特别表现在广泛利用宗教团体来奴役非洲人民方面。教权主义者在刚果的影响，远远超过在非洲其他国家。传教士团在殖民地剥削和殖民压迫制度中起到其特殊的作用。用一家英国周刊的话来说，那就是“刚果人的灵魂受传教士的统治，他们的劳动完全听从公司支配，而行政当局则给他们规定出终生不得逾越的法律范围”^①。传教士普遍利用非洲人对非洲人进行精神上的奴役。1917年头一次委派刚果人当神父，到1952年刚果籍神父约有六百人，其中包括一个主教（一个叫做比吉卢瓦弥的）。刚果有二十二个天主教普通进修班和四个高级讲习班^②。

在欧洲和美洲逐渐丧失影响的天主教会，把目标转移到经济不发达国家，妄图把这些国家变成它们的支柱。传教士团和梵蒂冈在刚果许多企业中有大量的投资，拥有大片的土地，它们公开要求永久保持殖民剥削。但是，它们所采取的是一种更狡猾的政策。在使殖民当局直接去执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任务的同时，传教士们又用尽一切手段来控制这个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天主教的报纸“十字架”竟扬言：“一旦法国和西方不得不离开非洲时，教会必须留在那里，并且还要扎下根基和加强它的影响”^③。在刚果民族解放运动蓬勃高涨的情况下，天主教传教士团为了骗取群

① “新政治家” (New Statesman), 1959年1月24日。

② M·罗伯特：“加丹加地理新论·社会学论文”，布鲁塞尔1954年版，第94页。

③ 引自“人民报”，1958年1月16日，第1版。

众的信任，屢次发表蠱惑性的声明。例如，早在1956年夏天，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的主教就发表过声明，譴責种族歧視，主张增加劳动人民的收入，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給予劳动人民以民主权利”^①。

为了在思想上影响土著居民，天主教传教士团出版了許多报纸和杂志。传教士领导着許多非洲人的文化和政治团体，这些团体往往是传教士团直接倡議建立的。例如，在“非洲人的信仰”杂志周围所形成的一个团体，就是在他們指导下进行活动。这个团体于1956年发表了在刚果国内外都获得广泛反响的纲领性的宣言，宣言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建立統一的刚果民族；刚果逐步彻底地摆脱对外国的依賴；提高人民的物质福利等等。传教士的如意算盘很简单：他們理解到鎮压刚果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办不到的，于是便想把一些忠于他們的人捧上运动的领导地位。他們不惜提出蠱惑性的口号来騙取群众的信任。近几年来，天主教工会在刚果工人中的活动特別猖獗。

可是，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企图堵塞进步思想滲入刚果，想使刚果人永远成为他們的教权主义和改良主义奴僕的精神俘虏，这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日益深入到这个非洲大陆的心脏，获得了刚果劳动人民的竭誠拥护。甚至資產阶级的著名政論家什·伊德瓦尔也說，他在加丹加和利奧波德維尔遇到一些能够捍卫馬克思主义观点的刚果人。他认为，刚果目前虽然还没有广泛传播馬克思主义的有利条件，可是这样的条件是必然会有的^②。

① P·布尔吉：“基督教徒与刚果”，布鲁塞尔1956年版，第31—37頁。

② 引自“世界展望”（Panorama du Monde）杂志，1955年，第10期，第26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尤其是战后年代，年轻的非洲无产階級登上了刚果的政治斗争舞台，它是反对殖民制度的最彻底、最坚决的战士。刚果工人屡次奋起进行了争取捍卫自身权利和反对外国压迫者的斗争。罢工成了刚果无产階級进行经济斗争的主要形式，并且常常发展成同軍警的武装搏斗。1941年底非洲无产階級举行了第一次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在卢宾巴什(伊利沙伯維尔)的“上加丹加联合矿业公司”的冶金企业爆发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資。殖民主义者残酷地镇压了罢工，罢工者有六十人被杀害，几百人受伤。1945年年底，馬塔迪港的碼頭工人爆发了总罢工，其后发展成了武装起义。劳动人民向各公司和行政当局提出了增加工資和承认工会合法地位的要求。起义者占领了馬塔迪市和港口。经过几天激战，起义才被軍隊镇压下去。

刚果的工人运动一年年地加强起来。1952年初，利奥波德維尔劳动人民声势浩大的罢工，是无产階級斗争的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土著城区”的居民紛紛投入斗争，因此殖民主义者把这个城区看作“首都門口的火药庫”是完全有道理的。工人坚决斗争的結果获得了胜利：他們的经济要求大部分得到满足。无产階級的战斗行动給其他阶层的非洲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农民和士兵也常常参加工人的罢工。

殖民主义者虽然百般阻挠在比属刚果建立工会，可是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他們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1946年，正式批准在各生产部門和企业工作的非洲工人成立工会。但工会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并且还要受行政当局的监督。非洲劳动者为争取成立能代表并维护他們利益的真

正工会，而展开了斗争。1957年当局正式承认比属刚果“工会有活动自由，但必须有一定范围，并须遵照某些规章”^①，准许建立联合非洲和欧洲籍工人的统一工会。殖民主义者这一让步的意义，在实际上被种种限制贬低了。例如规定须在同一企业中有三年工龄，年满十八岁，具有初等学校的教育程度才有资格加入工会。为了镇压工人运动，当局颁布了一项特别法令，规定一整套在发生劳动纠纷时进行调解和仲裁的复杂程序。凡是违反规定手续的罢工，一律视为非法，参加这种罢工者须受惩处。

宗主国的各工会组织——“比利时劳工联合会”、“基督教工会联合会”和“比利时自由工会中央联合会”，都在刚果展开了猖狂的活动。1959年初，刚果的工会会员约有七万人。非洲劳动者拒绝了比利时监护人强加于他们的改良主义纲领，并提出了在最短期间内实现全国根本改革的要求。参加工会的有组织的工人，站在刚果无产阶级为争取改善生活状况和劳动条件而斗争的最前列。改良主义者没有能够把工人运动引上他们所希望的道路。工人掌握了主动权，把工会变成捍卫本身权利的有效工具。

刚果民族解放运动高涨，迫使比利时殖民主义者知难而退，作出了某些让步。刚果各地工人的罢工，不断获得胜利，他们的要求全部或部分地达到目的。例如，“殖民地交通管理局”内河航运公司的职工，在1958年年底，获得了辉煌胜利。他们争得了增加工资25%左右，并迫使“殖民地交通管理局”的领导机构和全体工人签订了刚果第一个劳动合同。“殖民地交通管理局”内河航运职工的胜利，以及全

^① “比属刚果。政府委员会1957年报告与统计” (Congo belge. Conseil de gouvernement 1957. Discours. Statistiques), 第12页。

国各地的响应，促进了劳动人民捍卫自身权利的新高潮。1958年最后几个月，殖民地行政机关的非洲籍职工，在非洲人的工会非洲工人独立工会（简称阿皮斯，АПИС）的领导下，为争取“同等地位”，即为争取非洲籍公务员和欧洲籍公务员有平等权利、同等工资而展开了激烈斗争。由于非洲籍公务员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高度的组织性，因而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当局宣布了从1959年1月1日起在刚果实行公务员“同等地位”。但是，当局又用尽一切手段把这一让步缩小到最低限度，实际上只限于让四、五百名非洲籍公务员得到从前只有欧洲人才能担任的中级公务员的职务，而大部分刚果籍公务员的状况依然没有改变。刚果人依然无权担任高级行政官吏。

不管殖民主义者如何步步加紧推行恐怖政策，刚果劳动人民的罢工浪潮仍然在1959年头几个月，席卷了全国，罢工者不但提出经济要求，并且提出了政治要求。在许多场合下，罢工引起了同军警发生冲突，并导致了伤亡。当局照例宣布罢工为非法，并对工人进行了迫害。例如，科基尔哈特维尔的一家大公司全体职工举行罢工时，就有三十六名职工被送交法院，并被判处两个月徒刑^①。但是殖民主义者的迫害并不能摧毁刚果劳动人民的战斗精神。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无产阶级反对殖民制度斗争的热情和规模都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

工人阶级争取实现自己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强大斗争，有助于迅速揭穿改良主义工会领袖妥协分子充当殖民主义

^① “红旗报”，1959年3月11日。

者代理人的丑恶嘴臉。这些領袖一貫地出賣工人階級利益，簽訂剛果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社會和平”合同。这个合同是1959年5月，由三个主要企业主团体（比利时工业联合会、比利时殖民地利益协会、刚果工业利益协会）的代表，同三个主要工会联合会（比利时—刚果劳动总联合会、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基督教工会联盟、比利时自由工会中央联合会）的代表，在利奧波德維爾簽訂的^①。

刚果全国工人联合会的成立，反映出刚果工人要求摆脱宗主国的改良主义工会强加于他們的“监护”的愿望。1959年4月在利奧波德維爾成立的这个工会联合会，也受到当局的迫害。它的领导者完全是刚果人，他們都是捍卫劳动人民利益，争取刚果独立的战士。該会主席是一位年轻的領袖——安托万·希曼加(Антуэн Чиманга)。1959年1月，希曼加被捕并受到了刑訊，第一副主席雷蒙·比克貝(Реймон Бикеби) (“阿巴科”(Абако)的領袖之一)也曾被关进監獄。

1959年初，刚果政治局勢驟然緊張起來。上面說過，主要由于受到資本主義世界市場銅價暴跌的影響，剛果的經濟情況不斷惡化。壟斷組織始終力圖靠犧牲勞動者的切身利益來渡過經濟難關。非洲居民的購買力本來就很低，到了1957—1958年更是一落千丈。失業現象迅速蔓延到剛果各城市 and 工業中心。同1956年相比，1957年受雇的非洲人，從一百一十九萬八千人減少到一百一十四萬八千人，即減少了五萬人；1958年，失業人數更是急劇增加。1958年年底，僅僅利奧波德維爾一地，男工就將近一半失業。失業者

^① “紅旗報”，1959年5月28日。

和他們的家屬隨時有被餓死的危險，他們得不到一點津貼，當局認為對窮人甚至連給予最有限的救濟也不必要。

土著居民經濟狀況的急劇惡化，是爆發反對殖民主義者的大規模鬥爭的直接原因。屢次的罷工和非洲人跟警察的衝突等等事件，反映了這一點。在爭取實現純經濟要求的鬥爭高漲的同時，人民群眾開始在爭取獨立的口號下團結起來了。根據1957年下半年訪問過剛果的兩個比利時新聞記者 R·戈歇和 P·戈歇所得印象，可以看出近年來剛果的思想傾向，他們寫道：“剛果正在一日千里地向前發展。昨天還被認為是爆炸性的思想，今天卻受到大多數人的贊同。國家政權和行政當局在這種革命面前表現束手無策，望塵莫及。它們如此墨守成規，是應付不了這種瞬息萬變的進步的”^①。

群眾的政治積極性越過了當局規定的範圍。雖然禁止在剛果成立政治性的團體，可是，1957—1958年全國出現了許多政黨和團體，它們在自己的綱領里提出了管理制度民主化、實行普選、爭取最短期內獲得獨立的要求。有些早已存在的民族、文化和慈善性的團體，也都積極參加政治活動。例如，1948年成立的“阿巴科”就有這種轉變。它的目的本來是保護和普及巴剛果族的文化和語言，可是近幾年來，這個最大的團體的活動已經擴展到巴剛果族所聚居的剛果河下游地區以外。“阿巴科”逐漸提出實行徹底的政治改革的要求，以便使國家沿着獨立的道路發展。它在1956年發表的宣言獲得了廣泛的響應。這個宣言第一次在剛果提出爭取民族獨立和民主改革的要求。“阿巴科”以自己的

① “人民報”，1957年10月14日，第1版。

行动博得了全国各地群众的信任。在1957年和1958年利奥波德维尔的市政选举中，“阿巴科”的候选人所取得的胜利，就是人民信任的表现。在首都非洲居民区的八个区长职位中它得了七个，在一百七十个议席中它得到一百二十九个。“阿巴科”的主席约瑟夫·卡萨武布担任了邓达尔区（有居民五万人）的区长，他在利奥波德维尔享有很大声誉。

在刚果首都和其他城市，出现了许多全国性组织。其中规模最大的有：利奥波德维尔的社会主义行动和刚果进步同盟；伊利沙伯维尔的刚果同盟、巴卢巴族中央联合会（1958年年底被当局解散）；布卡武的“非洲团结中心”和“基伍·曼耶马联盟”。1958年9月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在利奥波德维尔成立了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刚果民族运动党。参加这个组织的除了“阿巴科”的代表外，还有许多团体和派别的代表。

1958年年底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是：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第一次向世界舆论表达了自己的要求。刚果民族运动党的领袖在阿克拉召开的全非人民大会上讲了话。该党临时委员会主席巴蒂斯·卢蒙巴在会上宣布：“我们这个运动的主要目的是，使刚果人民从殖民制度下解放出来，是争得独立”。最后他高呼“打倒殖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种族主义和部族主义！刚果民族万岁！非洲独立万岁！”^①。

殖民当局被普遍的愤怒吓得惊慌失措，为了缓和紧张局势，不得不于1958年年底宣布，要在1959年1月实行刚果的政治改革。同时还通过了废除在殖民军和监狱中实行体罚的决定、以及各城市非洲籍居民区与欧洲籍居民区夜间

① “红旗报”，1958年12月15、16日。

实行交通自由的决定。但是，这些措施所顾及的只是刚果人民许多正义要求中的细微末节而已，因此，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1958年，比利时统治集团内部对刚果的政策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政府打算在刚果实行局部改革的方针，遭到极端殖民主义者的拼命反对。极端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控制着一切殖民地行政机关。极右分子和有沙文主义情绪的大殖民主义者，叫嚷要对要求独立的非洲人实行无情的镇压。

刚果的局势非常紧张，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1959年1月4日，警察在利奥波德维尔的挑衅，成了事件的导火线；警察向为抗议无理禁止“阿巴科”召开群众大会而举行和平示威的群众开枪。于是人民长期郁积的怒火便不可抑制地迸发出来了。成千上万的非洲人走上了街头，和前来镇压愤怒的人民的军警进行搏斗。据目击者证明，警宪的行为极端残酷，简直与野兽无异。这次流血事件的结果是，有几百名非洲人被杀害，很多人受伤和成了残废。大批逮捕和肆无忌惮的恐怖行动波及全国。

继利奥波德维尔事件以后，太斯维尔、斯坦利维尔、马塔迪、路路阿堡及其他地方，都发生了自发性的人民骚动。人民的起义被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军警大规模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

极端殖民主义者和对他们唯命是听的行政当局，指望使用挑衅和镇压手段，来克服刚果的政治危机，压制群众日益强烈的抗议。他们妄想“教训教训黑小子”，吓唬他们，希望一劳永逸地“打消”人民积极行动的“兴趣”。殖民主义者以他们一手制造的惨案，作为镇压最积极的政党和民族解

放运动组织的借口。当局首先解散了“阿巴科”，逮捕了它的领袖，其中包括卡薩武布，还逮捕了另外一些工会领导人和政治领袖。他们都被控以唆使叛乱和煽动种族仇恨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所有的全国性组织，包括“阿巴科”在内，都根据自己的通过和平途径争取独立的斗争纲领，竭力劝阻群众的自发性行动，防止发生流血事件。至于所谓“阿巴科”实行种族主义，所谓巴刚果族企图骑在刚果其他各族人民头上等挑衅性指责，在“阿巴科”1957年针对所谓“地域主义”的控诉所提出的纲领性声明，就是对这种诬告的驳斥。声明说：“‘阿巴科’认为刚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刚果人一律平等。刚果并没有高等部落和低等部落之分”^①。

殖民地行政当局一面展开残酷的镇压，同时耍了许多花招来分裂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它们把“阿巴科”解散后第二天，就宣布成立“部族协会联盟党”，它包括除巴刚果族以外的一切民族群的代表。后来，在行政当局支持下另外又成立了一些地方组织，它们公开宣布自己的任务是反对真正的爱国团体，暗中破坏这些团体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1959年1月13日，即殖民地迫害最猖狂的时候，比利时政府发表了关于刚果的诺言性的宣言，其中包括拟议中的改革计划^②。毫无疑问，刚果发生的事件和全世界对这些事件的广泛反响，对于宣言的内容起了一定的作用。宣言答应实行地方管理机关的普选，给予民主自由，以及第一次宣布刚果向独立发展的目标，——所有这一切都是刚果人民从压迫者手中夺得的让步。但是，总的看来十分明显，1月

① “红旗报”，1959年1月7日。

② 宣言全文见“经济金融通讯”附刊，1959年1月14日。

13日的宣言，不过是殖民主义者所玩弄的一种伎俩，其目的无非是要欺騙刚果人民，破坏他們爭取实现自己的要求的願望。宣言对給予独立的諾言說得非常模糊：“比利时打算让刚果成为一个能够行使主权和决定自己的独立的民主国家”。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沒有明确規定給予独立的日期。执政的比利时天主教社会党的机关报“自由比利时报”，对于“政府沒有規定履行义务的准确期限，从而明智地避开了有危險性的陷阱”^①表示十分滿意。

宣言許諾在1959年年底以前，根据普选法成立地方自治机关，1960年3月以前成立各省的代議机关，同时成立刚果全国議會（众議院的“雛型”）以代替政府會議，成立立法會議（参議院的“雛型”）以代替現行的殖民地會議。交易所报纸“法兰西生活报”直认不諱地說：“选举制度是，順利地拦阻有淹沒刚果危險的、热情充沛的人民洪流的堤防”^②。

比利时殖民主义者虽然在刚果人民面前許下了諾言，但无疑地即使是那些模稜两可和极微小的改革，他們也仍然在想方設法使它成为空談。1月13日的宣言答应非洲人說：要彻底消灭种族歧視，改善生活条件，实现管理制度民主化。这里必須談一談作为半个世紀以来管理刚果基础的“殖民地宪章”，其中載有：保障殖民地居民享有个人自由，人身和住宅不受侵犯，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改善土著居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条件”，等条款。可是这一切庄严的义务都成了一紙具文。目前在刚果逞威肆虐的极端殖民主义者，毫不隱諱他們不打算实践改革的諾言，并且公开暴露他們要在刚果保持无限統治权的意图。

① 引自“真理报”，1959年1月16日。

② “法兰西生活”（*La vie française*），1959年1月30日，第18頁。

反动派企图利用恐怖行动和挑衅手段来镇压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在刚果发动的猖狂进攻，受到了不惜以任何代价力争实现自己正义要求的人民群众的坚决反抗。反动派的进攻实际上已遭到失败。比利时殖民主义者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以他们的行动，激起了人民群众发挥更高的政治积极性。他们在刚果犯下的滔天罪行，引起了全世界民主舆论的愤慨。许多国家（其中包括比利时）掀起了支援战斗中的刚果人民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在比利时，这个运动是由比利时共产党领导的。

国际工会联合会、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亚非人民团结委员会和其他国际民主组织，纷纷抗议殖民主义者的暴行，表示支持刚果人民。民主阵营各国听到遥远的刚果发生的流血事件，普遍极为愤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苏联五千万会员致电比利时和刚果的工会组织，写信给比利时首相，表示坚决的抗议，并呼吁采取必要措施制止对刚果黑种居民的迫害。苏联亚非团结委员会发表声明，表达了苏联公众的愤慨心情，坚决要求制止比利时殖民主义者在刚果的暴行。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代表苏联作家，对利奥波德维尔事件表示愤慨，要求立即制止对刚果爱国人士的野蛮迫害。苏联议会联盟小组委员会致比利时各国议会联盟小组的呼吁书，要求它运用自己的所有影响和威信制止在刚果的残酷迫害，维护刚果人民自由和独立的合法权利。

在这艰难的岁月里，各国劳动人民的声援，在道义上给予刚果人民以莫大的帮助。殖民主义者企图孤立和扼杀刚果民族解放运动的阴谋遭到破产。刚果人民以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来回击恐怖行动和挑衅。

各政党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在艰苦斗争和受迫害的环

境下壮大起来、取得了经验教训，并成立了許多新的团体。1959年头几个月，在巴刚果族中产生了刚果人民合并运动。它提出把被划分为比利时、葡萄牙和法国領地的国土合并为独立的巴刚果族国家的要求。在輿論的压力下，殖民当局不得不释放被捕的“阿巴科”領袖。刚果民族运动党成了最强大的、威信最高的民族解放运动政党。“社会主义行动”組織也改組成为政党，定名为国民党(Партия народа)。1957年在伊利沙伯維尔成立的刚果联盟(Конголезский Союз)，順利地展开了斗争，反对要求各省自治，企图分裂刚果人民的反动的加丹加联盟(Катангский Союз)。刚果联盟在加丹加的影响很大，而且在开赛省設立了支部。1959年刚果出现了許多政党：刚果統一党(Партия Конголезский Союз)——部族协会联盟党的分支机构，刚果民主党(Конголез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刚果工党(Конголезская рабочая партия)(倣照英国工党的形式成立的)，刚果自由运动(Конголезское лидеральное движение)，刚果青年联盟(Союз молодежи Конго)等等。1959年下半年，刚果成立了两个規模巨大的政党和社团的联盟：民族解放运动(Движ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освобождения)和刚果人民利益联盟(Союз интересов конголезского народа)。所有刚果各政党的纲领中，主要之点几乎都是争取刚果的民族独立，实现民主改革。

国内政党的增多无疑地证明了刚果人政治积极性的提高，证明了他們抱着团结一致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願望。但是，有些政党是由殖民当局和传教士团倡議成立的，它們企图通过形形色色的組織来涣散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刚果之声”杂志表示反对比利时政党在刚果的活动，它警告

說：“大批政黨的出現，使剛果人面臨着力量渙散的危險^①。

爭取統一，是剛果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任務之一。剛果領袖們都理解到這個任務的重要性。1959年4月，在路路阿堡召開的非洲人政党和組織代表大會，是剛果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大會通過決議：要求1961年初成立剛果政府，立即吸收非洲人參加國家管理事務，為剛果各政党和組織在全國自由活動創造條件。在一項特別決議中確定了統一剛果的原則，公布了立即成立語言委員會，以便制定統一的剛果語原則的決議^②。

比利時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發生了深刻的危機。剛果人民再也不願照樣生活下去了，統治集團也不能照樣統治剛果了。殖民主義者的狡詐政策，決不能消除促成剛果民族解放鬥爭高漲的根源，相反地使剛果的局勢空前緊張，從而為又一次爆發更強烈的人民憤怒創造了前提。1959年的一月事件，清楚地告訴剛果人民，迫切需要進一步開展反帝鬥爭，爭取獨立。受壓迫的剛果人民，根據切身的體驗深信他們的鬥爭不是孤立的，全世界民主力量、其中包括比利時勞動人民，都同情和支持他們。剛果人民只要把自己的力量團結起來，就一定能夠摧毀國內的殖民制度，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① “剛果之聲” (La voix du Congolais), 1959年, 第158期, 第255頁。

② “熱帶和地中海市場” (Marchés Tropicaux et méditerranéens) 巴黎, 1959年, 第701期, 第1068頁。

本书使用的主要参考資料

馬克思：“資本論”，第1、3卷，莫斯科1955年版。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莫斯科1953年版。

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全集第4版，第3卷）。

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全集第4版，第22卷）。

“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一次非常代表大會。1959年1月27日—2月5日。速記記錄”，第1—2卷，莫斯科1959年版。

“比利時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根特，1957年4月19—22日）”，莫斯科1958年版。

M·B·沃里夫和B·C·科魯普特：“資本主義世界各國經濟地理統計手冊”，莫斯科1959年第4版。

“1950—1954年非洲經濟情況”，紐約1955年版（聯合國）。

“比利時司法行政年報”，布魯塞爾1957年版。

“政府年鑑、殖民部”，布魯塞爾1955年版。

“比利時與比屬剛果統計年鑑”（1939—1957），布魯塞爾。

“糧食與農業統計年鑑”（1950—1957），羅馬（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財政彙編”，第1—4卷，布魯塞爾1957年版。

“比利時與比屬剛果經濟情況”，庫爾特雷1956年版（信貸銀行）。

“比屬剛果與盧安達—烏隆迪經濟情況”（1950—1957），布魯塞爾。

“政治家年鑑”（1939—1958），倫敦。

“統計年鑑”（1948—1957），紐約（聯合國）。

B·B·安德烈耶夫：“金剛石。資本主義各國市場”，莫斯科1958年版。

A·M·貝特曼：“工業礦產地”，莫斯科1949年版。

E·C·瓦爾加：“帝國主義經濟和政治的基本問題（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莫斯科1957年第2版。

Ж·П·加魯阿：“非洲——垂死的大地。殖民地化影响下非洲土壤的破坏”，莫斯科1954年版。

П·茹阿：“比利时的托拉斯”，莫斯科1957年版。

Ж·卡斯特罗：“饥饿的地理”，莫斯科1954年版。

Б·基謝廖夫：“比屬刚果——帝国主义角逐的对象(“帝国主义争夺非洲的斗争和各族人民的解放运动”，莫斯科，1953年版)”。

К·И·卢卡謝夫：“资本主义国家的矿物原料资源”，莫斯科1953年版。

К·利尤斯：“1938和1944年的债务国和债权国”，莫斯科1947年版。

В·А·馬尔蒂諾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屬刚果的工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和历史问题”，莫斯科1958年版)。

“外国矿物资源。第18分册。非洲各国的矿物资源”，莫斯科，1950年版。

“资本主义国家的矿物资源(燃料动力原料，黑色、有色和稀有金属)”，莫斯科1959年版。

Ф·莫列特：“赤道非洲，东非洲和南非洲”，莫斯科1951年版。

“非洲各族人民”，莫斯科1954年版。

Е·В·奥尔洛娃和Е·И·馬尔科娃：“资本主义国家铜、铅和锌的资源(手册)”，莫斯科1957年版。

И·И·波捷辛：“现代非洲农村社会关系制度中的民族关系”，莫斯科1956年版。

М·С·罗金：“非洲矿物地理”，莫斯科1957年版。

А·А·薩塔洛夫：“帝国主义争夺原料来源的斗争”，莫斯科1954年版。

Г·Е·斯科罗夫：“谁需要欧非大陆”，莫斯科1957年版。

В·Г·索洛多夫尼科夫：“资本输出”，莫斯科1957年版。

Э·托尔达伊：“刚果”，莫斯科—列宁格勒，1931年版。

А·Е·費尔斯曼和Б·И·科甘：“外国的矿物原料”，莫斯科—列宁格勒1947年版。

У·費次热拉尔德：“非洲。非洲各主要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理”，莫斯科1947年版。

A·Ю·什皮尔特：“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非洲（原料和人力资源）”，莫斯科1959年版。

“比屬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的社会事业”，布魯塞尔(195—)。(比屬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情报中心)。

G·W·斯蒂尔曼：“在現代世界中的非洲”，芝加哥1955年版。

L·安肖：“比屬非洲的穆斯林問題”，布魯塞尔1949年版。

“比屬刚果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年計劃要覽”，布魯塞尔1954年版，(比屬刚果和卢安达—烏隆迪情报中心)。

F·阿列賽：“联合国对非洲的政策”，納沙泰尔1945年版。

“撒哈拉以南非洲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社会面貌”，巴黎，联合国文化教育組織1956年版。

“刚果全图”，布魯塞尔1950—1958年版。

G·巴兰迪埃：“黑非洲現代社会学。中非社会变化动态”，巴黎1955年版。

R·保古尔：“卢尼雍古与果巴利的巴孙果族的经济发展情况”，布魯塞尔，1951年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比屬刚果”，紐約(1943年)(比利时情报中心)。

“比利时与刚果”，倫敦(《财政时报概观》，1957年1月7日)。

F·貝洛蒂：“不可思議的刚果”，巴黎1956年版。

R·貝尔陶：“中非洲工业化情况”，布魯塞尔1953年版(国际关系研究所)。

F·貝吉：“刚果的经济构成問題”，魯文—巴黎，1957年版。

R·P·E·鮑埃拉耶尔：“土著居民的独立状态和土地”，布魯塞尔1956年版。

布尔西埃·德·加尔蓬：“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的金融关系”，巴黎1959年版(“实用经济科学研究所彙刊”，1959年，第80期)。

R·布尔高：“刚果——生气蓬勃的土地。旅行印象記”，布魯塞尔，1949年版。

P·布尔吉：“基督教徒与刚果。关于刚果問題的三个重要文件”，布魯塞尔—巴黎1956年版。

L·卡安：“比屬刚果地质学”，列日，1954年版。

A·夏培里埃：“伊利沙伯維尔。城市地理概要”，布魯塞爾1957年版。

J·夏尔冬内：“一件必要的工作：非洲工业化”，日内瓦—巴黎1956年版。

N·克萊内：“比屬剛果和卢安达—烏隆迪人种学緒論”，安特卫普，1957年版。

“基伍省国民委员会(資料)”，布魯塞爾1929年版。

“加丹加省特別委员会。1900—1950”，布魯塞爾1951年版。

“比屬剛果。政府委员会1957年报告与統計”。

“比屬剛果和卢安达—烏隆迪旅行指南”，布魯塞爾1958年版。

“剛果和卢安达—烏隆迪，鮮明对照的土地”，巴黎—布魯塞爾(1957年版)。

“比屬剛果土著居民的合作社”，利奥波德維尔(1950年)(土著居民情报局刊印)。

B·大韦德逊：“觉醒的非洲”，倫敦1955年版。

E·代烏：“在十字路口的中非洲”，第1—2卷，布魯塞爾1950—1951年版。

F·德曼尼：“黑白舞会。剛果概观”，布魯塞爾1955年版。

J·德尼：“中非洲城市面貌”，布魯塞爾，1958年版。

D·努伊：“剛果—比利时在战争中的保卫者”，布魯塞爾(出版年份不明)。

D·努伊：“今日的剛果”，布魯塞爾1948年版。

G·戴金德倫：“比屬剛果和卢安达—烏隆迪地图”，巴黎—布魯塞爾1955年版。

“热带非洲市場经济的发展”，紐約1954年(联合国)版。

“热带和亚热带国家中等阶级的发展”，布魯塞爾1956年(国际文化研究所)版。

E·德甫罗埃和万德林登：“下剛果——我国殖民地的大动脉”，第二版，布魯塞爾1951年版。

M·狄亚：“非洲经济，新研究和新問題”，巴黎1957年版。

A·杜西和P·費尔德海姆：“比屬剛果的劳工問題和政治社会”，布魯塞爾1952年版。

A·杜西和P·費尔德海姆：“比屬剛果的当地工人和劳动生产

率”，布魯塞爾1958年版。

I·杜·容歇：“非洲的工业化”，巴黎1953年版。

A·杜里厄：“比屬剛果和盧安達—烏隆迪的政治、行政與司法制度”，布魯塞爾1956年版。

A·杜里厄：“比屬殖民地公法中所規定的權力”，布魯塞爾1952年版。

“比屬剛果百科全書”，第1—3卷，布魯塞爾(1950年版)。

“比屬剛果的政治發展”，布魯塞爾1952年版。

“比屬剛果和盧安達—烏隆迪礦藏的開采”，布魯塞爾1955年版(比屬剛果和盧安達—烏隆迪情報中心)。

W·福特：“剛果的總體戰”，倫敦1943年版。

G·富爾東梅：“婚姻與工业化。伊利沙伯維爾一個工人住宅區的當地居民智力的發展”，列日1957年版。

L·弗蘭克：“比屬剛果”，第1—2卷，布魯塞爾(出版年月不明)。

A·弗朗索瓦：“剛果史詩三章——巴泰泰拉起義；下剛果鐵路；反利奧波爾運動”，布魯塞爾1949年版。

S·H·弗蘭克耳：“對非洲的投資，它的方向和效果”，倫敦1938年版。

D·蓋蘭和A·紹伊：“比屬剛果的經濟發展”，布魯塞爾1951年版。

V·蓋爾德斯：“土著居民社會中的部族。比利時社會政策及與他國社會政策的比較研究”，布魯塞爾1943年版。

A·蓋爾布朗：“黑剛果和白剛果”，巴黎1955年版。

L·戈凡：“剛果的鐵路”(馬塔迪——斯坦利—波爾)，布魯塞爾1907年版。

P·古魯：“比屬剛果鄉村人口密度”，布魯塞爾1955年版。

F·格雷維西：“伊利沙伯維爾的非習慣法區。上加丹加工業區當地居民政治的幾種情況”，布魯塞爾1951年版。

J·根室：“非洲內幕”，倫敦1955年版。

W·M·H·海萊：“非洲概觀”，1956年修訂本。“撒哈拉以南非洲目前問題研究”，倫敦1957年版。

托馬斯·海塞：“比屬剛果和盧安達—烏隆迪的土地制度和土地

使用概观(1940—1946年)”，布魯塞爾1947年版。

“所有權與經濟民主”，列日1956年(比利時勞工聯合會)版。

G·霍斯特勒：“1885—1953年比利時對剛果的文化工作”，第1—2卷，布魯塞爾1954年版。

“對比屬剛果的投資，遠景與規劃”，拉維耶爾1955年版。

P·仁根：“比屬剛果的邊境”，布魯塞爾，1952年版。

E·榮格：“比屬剛果土著居民社會的奴役形式”，布魯塞爾1949年版。

F·凱爾干：“比利時及其殖民地擴張的歷史”，布魯塞爾1954年版。

W·L·凱塞爾和J·馬奈：“下剛果的水利資源”，布魯塞爾1956年版。

F·拉馬爾：“剛果一個民族的人口學研究。菲希地區的巴叙古族”，布魯塞爾1949年版。

F·蘭般：“比屬剛果”，布魯塞爾1948年版。

N·勞德：“比屬剛果和盧安達—烏隆迪的少年犯罪”，布魯塞爾1956年版。

R·勞爾：“本世紀中葉的非洲大陸。經濟開發的遠景與各種問題”，巴黎1952年版。

J·勒費伯佛勒：“非洲與歐洲共同體”，布魯塞爾(1957年版)。

J·勒費伯佛勒：“比屬剛果和盧安達—烏隆迪的經濟結構”，布魯塞爾—巴黎(1956年版)。

V·勒費伯佛勒：“二十世紀中的比利時與屬剛果”，沙勒爾瓦1952年版。

X·勒惹奈·德·希埃維爾：“剛果的新城市”，布魯塞爾1956年版。

M·里朋：“我國的殖民主義政策”，布魯塞爾1923年(國際經濟雜誌，1923年2月號抽印本)版。

G·馬朗格魯：“比屬剛果土著居民土地習慣法。法律說明”，布魯塞爾1947年版。

A·馬爾陶斯：“比屬剛果的採礦與冶金工業”，布魯塞爾1955年版。

T·馬爾維：“新剛果”，倫敦1949年版。

- R. 米塞耶夫：“論飢餓”，巴黎1956年版。
- O. 米克耳：“非洲的覺醒”，巴黎1957年版。
- J. M. 托馬斯·梅森：“伊圖里（比屬剛果東北部）的歷史、地理、經濟研究”，布魯塞爾1951年版。
- R. 梅耶爾：“比屬剛果和盧安達—烏隆迪總論”，布魯塞爾1955年版。
- A. 米希埃和N. 勞德：“我國的殖民地。地理與歷史概觀”，布魯塞爾1949年版。
- W. 奈爾溫：“剛果的崩潰”，安特衛普1917年版。
- H. 尼古萊和J. 雅格：“剛果鐵路沿線的風景變化。以B. C. K. 為例”，布魯塞爾1954年版。
- J. H. 皮蘭奈：“英格地區風景的歷史”，布魯塞爾1957年版。
- “比屬剛果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計劃”，布魯塞爾1949年版。
- “非洲的勞動問題”，日內瓦1958年版（國際勞動局）。
- D. 蘭霜：“歐洲人對剛果人民的壓榨和奴役。一千三百二十五萬黑人被運送美洲的歷史”，布魯塞爾1929年版。
- M. 羅伯特：“剛果自然地理”，列日1946年版。
- M. 羅伯特：“加丹加地理新論。社會學論文”，布魯塞爾1954年版。
- M. 羅伯特：“加丹加自然地理”，第二版，布魯塞爾1950年版。
- R. 舒特爾：“比屬剛果的國內資金周轉”（“實用經濟科學研究所彙刊”，第54期，巴黎1957年版）。
- J. 索伊埃：“論風俗習慣的變化”，布魯塞爾1956年版。
- J. 索伊埃：“伊利沙伯維爾歐洲居民外貌的幾種特徵”，布魯塞爾1953年版。
- J. 索伊埃：“1953年12月31日以前剛果和盧安達—烏隆迪成文法與習慣法總目”，布魯塞爾1953年版。
- J. 斯丹格爾：“剛果對比利時有多大價值？”，布魯塞爾1957年版。
- A. 斯湯曼：“比利時重占剛果。議會與外交史論”，布魯塞爾1949年版。
- A. 特瓦耶吉列：“高舉義旗的非洲”，巴黎1958年版。
- F. M. 梯埃：“科基哈特維爾的非習慣法區”，布魯塞爾1956年

版。

“‘第三世界’。半发达与发达”，巴黎1956年（国立人口学研究所。論文与文件集，第27集）版。

“美国与非洲”，紐約1958年版。

“比屬刚果的都市主义”，布魯塞尔1952年版。

L·万德皮埃与H·安謝洛：“十年計劃执行六年后的情况”，利奧波德維尔1956年版。

M·汪·戴·普特：“比屬刚果与政治形势”，布魯塞尔1946年版。

G·汪·戴尔·凱尔干：“比屬非洲的经济危机。现状和未来的远景”，布魯塞尔1931年版。

G·汪·戴尔·凱尔干：“蒙果族”，布魯塞尔1944年版。

R·汪戴尔林登：“利奧波德維尔的海軍造船厂（1881—1953年）”，布魯塞尔1953年版。

M·W·汪·德·維尔德：“比利时的经济与比屬刚果”，安特卫普1936年版。

J·汪·芮埃和R·阿拉：“蒙果族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新探討”，布魯塞尔1953年版。

E·費尔雷因：“刚果——比利时的領地”，布魯塞尔1950年版。

“如何发展当地居民的经济。殖民当局关于当地居民经济的座談記錄”，布魯塞尔1956年版。

A·J·伍泰尔：“比屬刚果政治史”，布魯塞尔1911年版。

A·J·伍泰尔：“刚果的独立状态”，布魯塞尔1899年版。

R·伍迪昂：“比屬刚果的轉变”，布魯塞尔1959年版。

“世界经济地图。政治与时事地图”，慕尼黑1957年版。

沙尔·伊德瓦埃：“崇拜鈾的刚果”，布魯塞尔1953年版。

A·吉什卡：“非洲对欧洲的补給作用”，巴黎1952年版。